

飲冰室叢書 二

商務印



國學叢酌目次

飲冰室叢箸第五種

中國古代思潮

國文語原解

中國古代幣材考

春秋界說

孟子界說

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

中國古代思潮目次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胚胎時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 闕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第一節 其原因

第二節 其歷史

第三節 其別派

第四節 其結果

第五章 老學時代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第三節 諸宗略記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國學叢酌

飲冰室叢著第五種

新會梁啟超著

中國古代思潮 壬寅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據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人耳較吾華文僅有四分之一也印度人雖多而其語言文字最廣猶不過一百二十兆雖南北閩粵其語異殊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爲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我中

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墳典索邱其書不傳姑勿論即如尙書

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婆羅門之四章

陀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百九百年前門梭之埃及史約在二千三

百年前皆無能及。書者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

國今傳者尙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真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

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

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

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

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

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

學術思想所磅礴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獠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

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泰西雖有希臘多

德諸賢然安能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我國之學術

及我先秦諸子思想雖稍衰。然歐洲更甚。

歐洲所得者惟基督教及羅馬法耳。自餘則暗無天日。歐洲以外更不必論。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尙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燄。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燄之何以盈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屑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曠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攝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

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華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聯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

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

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卽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餘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方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識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羣幼稚時代雖頗有效。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

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臭味。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恒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一統

者謂全國民之精神也不必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

牡馬交歐亞之牝駒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

兩緯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較聰慧皆緣此理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各遼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鑠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驗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於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

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爲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泉。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當稱黃族。向用漢種之名。故改用此族。來也。黃族起於西北。戰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寔昌寔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搢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爲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爲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第一黃帝時代

第二夏禹時代

第三周初時代

第四春秋時代

胚胎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爲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吸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頓。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爲華夏。爲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雖箕子所

述其稱傳自神
萬必非盡誣

皆爲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落並立。

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禮。近

多攻周官爲僞書周官雖或有後人竄附然豈能不筆抹煞耶攻之者蓋有二蔽有由過崇尊主視孔子以前之文明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羣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野蠻思想習俗者便以爲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古聖人豈當有此野蠻思想習俗而生迷因也

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并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爲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即天然界近於地文學範圍者之狀態。能使

初民

此名詞從侯官嚴氏譯謂古代最初之民族也

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爲者。蓋

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爲羣利也。請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蔽皆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主者頗近。但其語圓通。

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述。以爲天者。生人生物。萬有之本原也。

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隲下民禮記萬物本乎天。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詩皇矣上帝臨下有

奠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爲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有

秩有禮天。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爲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确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問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爲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化身。中國之

神權。以君主爲天帝之雇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絕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質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邈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爲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無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民不必有所顧忌。得以課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殂死也。稱天而謚。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寧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

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對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其法不立其效不觀。然安可以責諸古代。當遂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尙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卽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爲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

代思想之變遷。於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

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稱最多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

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記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

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

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爲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

以爲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也。皆取以爲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

由思想發爲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羣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埃及之祭司

長見於舊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族婆羅門爲首。利次之。利利帝王之族也。婆羅門司祝之族也。乃至波斯安息莫不皆然。今西藏有坐牀喇嘛掌全國大

政。仍是此制。歐洲自羅馬教皇興後。其權常駕各國君主而上之。而俄羅斯皇今猶兼希臘教皇之徽號。其教務大臣柄權最重。此實半開民族之通例也。中國

宗教之臭味不深。雖無以教權侵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爲祝之所掌焉。祝

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祀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福祉者也。周

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

將戰楚。首言牲牷肥腍粢盛豐備。蓋以爲祭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焉。其

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祝。主揣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

也。三皇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司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

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堯典及後天之曆數。在爾躬。及後世言三代受

命之符。皆推其本於曆學。後世言洪範五行。言讖緯。皆源發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

略。有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古代之學術。半屬此類。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裨竈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

官。爲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

人羣初進時之形狀。詫其支離誕妄。因以疑左氏之僞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

爲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繼緯亦然。緯書之爲真僞。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

戰國時代。而爲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

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爲學

術思想之所薈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太史乘輜

若書。若春秋。漢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皆史官之所職也。若禮。若樂。亦史官之支裔

也。故欲求學者。不可不於史官。周之周任史佚也。楚之左史倚相也。老聃之爲柱下

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

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至漢猶然司馬談司馬遷其最著者也若別爲一族者然。蓋當時竹帛不便。學術之傳

播甚難。非專其業者。不能盡其長也。而史之職。亦時有與祝之職相補助者。蓋其言

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

而陰陽讖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論之。則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全在天

人相與之際。而樞紐於兩者之間者。則祝與史皆有力也。今列其系統如下。

學術思想

天人相與

一 祝官

天事

(甲) 司祀之祝

(乙) 司曆之祝

(子) 曆象家 (即天文學)

(丑) 曆數學 (即陰陽家)

(寅) 占驗家 (方術之言)

二 史官

人事

(甲) 志事的史家 (儒家之祖)

(乙) 推理的史家 (道家之祖)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作醫。黃帝內經有祝由科。然則醫實祝之附庸也。樂與詩同體。詩掌於太史。樂官亦稱醫史。

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Castes 印度分人為四種。最上者為首領。婆羅門其次為利。通婚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

德 *Deities* 歐人大率分僧侶貴族公民奴隸四種 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爲然。而

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往等言 流布尤窒。

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

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

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榮。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覩也。

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畧。班志全本

劉歆七略故今用其原名 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據。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管子稱士有士之鄉。農有農之鄉。士工商之鄉。不可使雜處。又曰。士

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爲氏。如祝氏。史氏。樂氏。正氏。詹氏。庚氏等。皆由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

中國爲然。卽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窒抑多數之民智爲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

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爲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記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摺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凡人之公羣進

必由行國進而爲居國。由漁獵進而爲畜牧。由畜牧進而爲耕桑。殷自成湯以至盤庚。凡五遷其都。蓋尙未能脫行國之風焉。孟子頌周公之功。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詩美宣王之德。則以牛羊蕃息。蓋殷及文王化被南國。武周繼起。而中央集權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漢學家言禮儀也。威儀儀禮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列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嫻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遞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卽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偏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爲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皇。實爲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顧亭林曰。知錄云。自左傳之終。以至戰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姓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土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爲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觀。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周室之勢既微。其所餘

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於

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爲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

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

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

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好

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

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

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罣無礙。

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

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兩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也。其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刺伯人西漸。威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各國交涉日本名為國際取孟子之義最爲精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并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種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爲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雄割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護故其交際皆甚重要非如周初朝覲貢獻方物循行故事而已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鷄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膺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學最優之士。

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齎之歸以爲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弦高。能以身救國。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爲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橫捭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爲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於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

貴族階級最爲文明之障礙中國破此界最早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

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爲甚。會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諸侯力政。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皇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

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摺屨織席以爲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和之。一人啟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爲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旣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爲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爲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

如下。凡爲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 一、儒家。
- 二、道家。
- 三、陰陽家。
- 四、法家。
- 五、名家。
- 六、墨家。
- 七、從橫家。
- 八、雜家。
- 九、農家。
-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 一、陰陽家。
- 二、儒家。
- 三、墨家。
- 四、名家。
- 五、法家。
- 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爲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 一、它囂。魏牟。
- 二、陳仲。史鱗。
- 三、墨翟。宋鉞。
- 四、慎到。田駢。
- 五、惠施。鄧析。
- 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 一、墨翟。禽滑釐。
- 二、宋鉞。尹文。
- 三、彭蒙。田駢。慎到。
- 四、關尹。老聃。
- 五、莊周。
- 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儒墨楊兼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騶忌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爲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西方之學亦未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

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蓋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也。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李斯坑儒所以排異己者實荀卿本隘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

非殆不足採。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法墨等比類齊

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農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爲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老三家。頗能絜當時學派之大綱。天下篇前一段所謂內聖外王之學指儒家也宋程尹文墨派也彭蒙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者小取等篇相近近於墨派也篇中大勢也三嘆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談馬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分雄於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爲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據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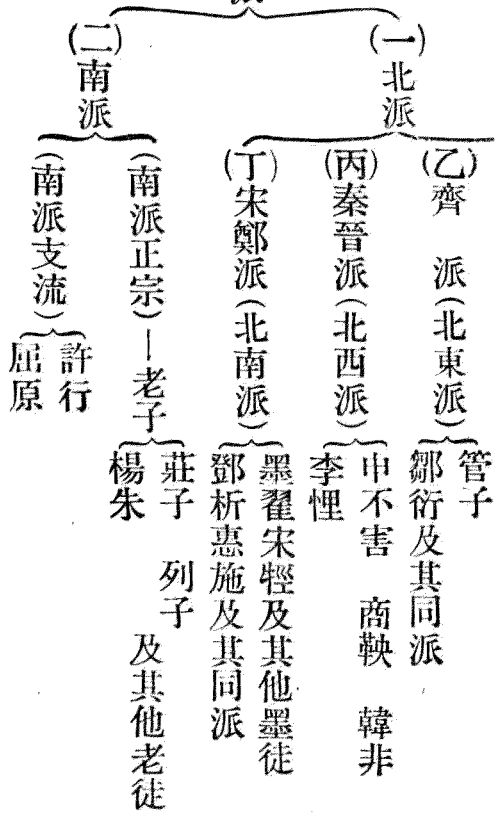
(甲) 鄒魯派 (北派正宗) 孔子

孟子

及其他儒徒

荀卿

先秦學派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瘠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

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騫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爲政治之本。封建與宗法皆族長政治之圓滿者也。敬老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繫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爲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崇實際。

南派崇虛想。

北派主力行。主勳

南派主無爲。主靜

北派貴人事。

南派貴出世。

北派明政法。

南派明哲理。

北派重階級。

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南派重平等。

如莊子齊物論行並耕之論

北派重經驗。

南派重創造。

北派喜保守。

孔子曰非先王法行不敢服非先王法行不敢行

南派喜破壞。

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北派主勉強。

勉強者節性也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董子曰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南派明自然。

自然者順性也莊子山木之喻渾沌竅之喻皆其義也

北派畏天。

孔子曰畏天命

南派任天。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北派言排外。

南派言無我。

北派貴自強。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

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學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阨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輿歌之。丈人擲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輿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

孔老分雄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顧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採。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卷今爲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之所及如下。

三宗

孔學

小康一派

春家音秋
本之治術
焉治漢初
亦亦頗多
出於升平
此其世義
的以法治
國而禮率
李民故
等法

大同一派

春非秋
受於後十
於世二太
孔子可子
也見篇世
此子攻之
派思子義
為孟思傳
荀子孟諸
派之子子
所學云游
奪實以而
至由為孟
泰子仲子
而游尼大
絕以子昌
為之明
茲荀
厚子

天人相與一派

此謂陰陽
子北東派
及東陰陽
其派多亦
餘由者秋
今此此之
文出派學
言至之而
皆漢流其
其代裔原
子而也出
孫極以於
也盛終易
董書與
為洪範
論蓋九
齊流
派流
即所

心性一派

世各子
皆子(碩
明一漆
義離
閑子等
千餘傳
年之
後孟
衍子荷
為宋子
明告
學子

考證一派

孔蓋於子
為則然也
東漢初此
唐派亦書
注疏之卿
學其焉北
未漢與六
於經皆朝
本荷嘉所
乾所傳古
嘉所傳古
行勢

記纂一派

孔學子
即紹重子
受述先因
孔子學例
此自故史
派命史作
之其學之
教作秋與
也史興左
記亦邱
相明
因探
而國
至語
者以
也為
太之
史傳
公蓋
以北

哲理一派

此道德大
列傳之盛
家言於魏
晉問也莊
記亦邱
相明
因探
而國
至語
者以
也為
太之
史傳
公蓋
以北

厭世一派

凡游學心
老學之空
流理也者
後必世逸
離民傳中
楚人狂皆
沮溺之徒
皆

老學

權謀

一派

老將老學最毒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此老法未流亦得真此術極盛於

縱樂

一派

楊朱傳之數日

神秘

一派

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蓋必有符籙丹鼎之學盛於漢末方

兼愛

一派

此墨學正宗也禽滑釐等為鉅子之末祖述之以者極

墨學

游俠

一派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子所以愛其難也故墨者

名理

一派

墨子經說之上下大取堅白同等異論名家言莊子偶不下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獨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爲繼別之大宗。申商爲繼禰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爲諸學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爲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爲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衍爲法家。世界觀衍爲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騶衍之徒興。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制度。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

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鄒衍所謂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近世奈端達爾文諸

賢能開出彌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

雖其以陰陽爲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

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騶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騶子之徒導之也。此爲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

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爲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爲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東派）者興。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變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爲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旣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鄧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理俶詭似南學。其必起於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眞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精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尙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

楊子居爲老子之徒見莊子

楊氏之爲我主義。縱樂

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爲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與近世邊沁彌兒等之爲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卽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主義者謂平等博愛之理論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爲羣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

必無者也。北方政論主干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

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尙未有定論者也。十八世紀以前

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

義之宗師也格爾斯頓放任主義之實行者也而許行實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

言之湮沒而不彰也。漢志農家者流殆即指許行一派若僅以李克盡地力者當之似不足爲一家言也又按許行一派亦兼有墨家主義殆南而

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

閔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跪敷衽以

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顧而不

行」一段。徒見其詞藻之紛綸雜遝。其文句之連犴俶俛。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

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北人。進化之跡。歷歷

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爲南風也。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閭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尙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採他派之所長以修補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

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即韓非子所勤謂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觀。史記儒林傳云。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爲怪也。故禽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爲墨家鉅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爲道家魁桀。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爲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爲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敢越其畔也。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

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髡夷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瞻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第一期
兩派
北派
南派

第二期
三宗
孔學
老學
墨學

第三期
六家
儒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北派

陰陽家

道家—南派

儒家

曾子
子夏

(子弓)

子思

孟子

田子方

荀卿

道家

楊朱

莊周

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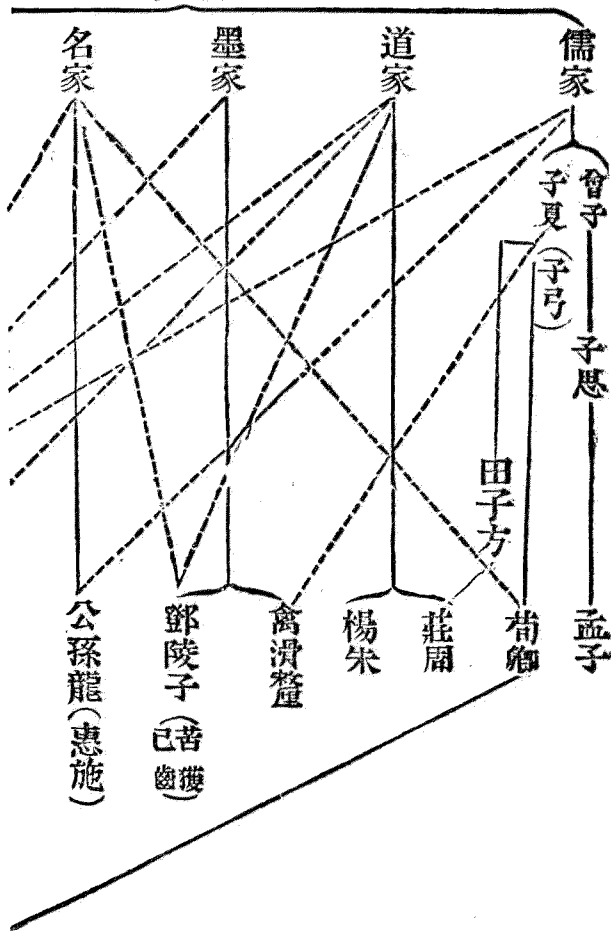
禽滑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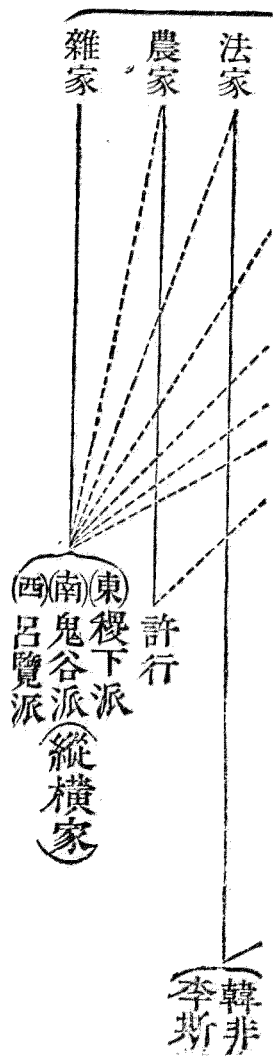
鄧陵子
(已苦齒)

第四期
分裂混合

名家

公孫龍
(惠施)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臟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瀦浣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漢張衡有地動儀其名家之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學。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經濟學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

國而霸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俱見史記貨殖傳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爲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鐸氏春秋。楚人鐸椒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爲記事之史如左氏傳或爲解

經之書如公羊穀梁傳或爲纂述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其時光燄萬丈者。尤

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學之盛衰。與思想之強弱。當成比例。當時文家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徧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

非大家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或雖無著書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孔子。老子。墨子。管子。戰國時人纂集晏子。戰國時人纂集孟子。荀卿。關尹子。

列子。或云依託莊子。慎子。文子。探集本或依託鶡冠子。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其書今探集本或云依託商君。

韓非子。公孫龍子。尉繚子。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尸子。名佼晉人商君師申子。探集本鬼

谷子。或云依託鄧析子。探集本尹文子。惠子。探集本楚辭。孫武子。

以上其書今存列於四庫總目者。其四庫不載而近世探集成本通行者數種亦附焉

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孔子弟子景

子三篇。漢志原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弟子夏公孫

尼子二十八篇。芊子十八篇。名嬰寧越一篇。公孫固一篇。董子一篇。原注云名無心

徐子一篇。原注云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君七篇。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

以上儒家者流。娟子十三篇。原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老成子十八篇。長廬子九

篇。楚人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原注魏之公子稱之也田子二十五篇。名駢老萊子

十四篇。楚人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云 以上道家者流。 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

五十六篇。原注名術齊人為燕昭王師 公孫發二十二篇。原注六國時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國時 杜

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黃帝秦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韓諸公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

原注六國時 鄒奭子十二篇。原注齊人 公孫櫛終始十四篇。原注傳鄒爽始終書 閻丘子十三

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原注鄒人 將鉅子五篇。原注六國時在南公前 以上陰

陽家者流。 李子三十二篇。原注名悝相魏文侯 處子九篇。 以上法家者流。 毛公九

篇。原注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家 以上名家者流。 田俅子一篇。原注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

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原注並墨翟弟子 以上墨家者流。 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

十篇。 龐煖二篇。原注燕將為 以上縱橫家者流。 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三十五

篇。原注云齊人好議兵 以上雜家者流。 神農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愈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

老十七篇。原注六國時 以上農家者流。 齊孫子八十九篇。原注孫臏也 公孫鞅

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 范蠡二篇。 大夫種二篇。 李子十篇。 龐煖三

篇。兒良一篇。六國時王孫十六篇。原注圖五卷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圖十卷名無忌以

上兵書略。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

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囂。見荀子非十二子篇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子牟疑卽是人陳仲。同上孟子又史鱗。同上論語作史魚宋

鉞。同上又見莊子天彭蒙。見莊子下篇許行。見孟子告子。見孟子蓋楊朱。見

莊子列子有揚朱篇載其學說子莫。見孟子中者執楊淳于髡。見孟子史記云博接子。見史記

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劇子。見史吁子。見史記索隱云卽乘。見莊子謂

惠施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乘而五乘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孫龍字子乘也待考白圭。俱見史記計然。俱見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賾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嘻。烏克有

此。嘻。烏克有此。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爲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尙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率爾操觚也。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著者附識。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爲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七十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興。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罄。時則秦漢之

交也。而波爾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興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爾尼之學以

言語爲道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時代傳說不同。大率先波騰。開梨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

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 Thales 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芝曼德。Anaximandros

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天算鼻祖。以律呂言天運者

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 Xenophanes 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彌匿智 Parmenides

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 Heraclitus 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

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

十年。德謨頡利圖 Democritus 倡阿屯論即莫破質之說也者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

Socrates 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 Plato 倫理政術之

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

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 Antisthenes 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之教者也。生周

元間。芝諾 Zeno 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三年。伊壁

鳩魯。Epicurus 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Arcesians 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學支流。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遼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殺異。而其菁英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伶倫吹而鳳皇鳴。於戲。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哲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懷疑派雖亦講求解脫主義然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僭論之。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恆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

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爲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爲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

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爲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洲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力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政策。 Free Trade 孟子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聽諸其

市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全地球生計學 即前論所屢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

有吾中國若者也。 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學史搜集前哲所論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爲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爲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爲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爲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非指其全體也。讀者勿泥耳。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爲螺旋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轍。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爲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纍纍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并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斯多噶派雖與羅馬風俗有影響。然不多也。

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爲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爲益爲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

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 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因明之一也。其法為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臘之三句法。而希臘自芝

諾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蔚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

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當時堅白詞

荀莊韓子所通稱道也。如墨子大取小取等篇最著矣。即孟邃奧。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士。試舉一二為例。孟子云。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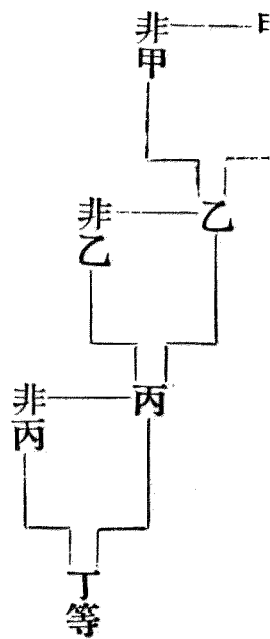
愛是無父也。夫為我何故與。無君同物兼愛何故與。無父同物以性論理法。反詰之。必立窮矣。孟子言性善。謂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

爭奪起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斷字相反終天亦何欲不能決皆由無論
理以範圍之不能於對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惡天欲義而
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我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疊用數然則字
欲其生而惡其死（中略）此知我欲義而惡不義也。云云語中疊用數然則字
望之極似環循論法然究不立矣。中國古書何以欲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徧舉也。大抵西
也。是其前論之基礎胥不立矣。中國古書何以欲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徧舉也。大抵西
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一定義以縱說橫說。坐此之故。譬
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義亦寥寥而不定他無論矣。坐此之故。譬
之雖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爲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
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爲鵠。而理論之是非。
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 Language Grammar 之教。
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爲任。有傳授而無駁詰。
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
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
明。濫觴於培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鳴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恆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

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爲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師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曠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來。茲學固已大鬯。而額拉吉來圖德謨頡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爲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旣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譬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之者。乙說出焉。乙說旣起。旋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卽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與之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旋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青於藍。冰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古代。卽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

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未有堂堂結壘。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殺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後世儒者動言羣言殺亂。見非聖此譏言也。此乃主奴之見。非

所謂折衷也。何以故。彼其所謂聖者。孔子也。如老墨等之言。則孔子之論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羣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

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宣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

兩極端矣。維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情狀者哉。惜其論

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苟有精義。他書必當引及。何以於孟子之

外並名氏亦無暗也。凡爲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

之地位。而中國殊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

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

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

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熄。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

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

爲務也。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爲爭。爲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爲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爲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僞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僞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毋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爲私仇。其毋乃濫用強權。而爲思想自由之蝨賊耶。梭格拉底被僂於雅典。僂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僂於聖人。吾實爲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摭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論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爲賤儒。指其無

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嫗謾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折。而惟務以氣相競。以權相凌。然則焚阮之禍。豈待秦皇。穀中之入。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慙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剗此孽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爲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爲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德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爲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試一讀漢書藝

文志。其號稱黃帝容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嘻。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過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謗前輩。然吾祝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蟹目蝦之遺習也。

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於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於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於亞矣。中國不然。守一先生之說。則競競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

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萬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窶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致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 闕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畧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暫付闕如。 著者附識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荼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巍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力。此其統一之也以他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競爭淘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力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厲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無法。風行草偃。民

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叙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興一亡之間。其原因至曠至雜。約而論之。則有六端。

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霸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薶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以立於此焚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并之禍。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龐。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爲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爲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於帝王馭民。最爲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溲溺。及既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爲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爲之奧援也。此

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爲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爲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爲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笞且飴則羣兒服。故宋修太平御覽以穀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興。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君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爲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哲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茁。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爲不復可加。不復可幾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

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律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爲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詁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爲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塗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鋤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芻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爲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萌芽時代。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爲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爲秦始皇。始皇焚阮之虐。後人以爲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阮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爲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爲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蚤年最惡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

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嘩。引爲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爲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興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 交戰時代。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馘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爲一時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

蓋孔墨兩派。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仲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

百餘條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史記曹參爲齊悼惠王

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聞膠西有蓋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蓋公爲言治道

黃生之事竇后。漢書外戚傳云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讀老子尊

年徒此四十五年問勢傾外廷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披靡之其野史稱

見一論自由可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解。高誘注淮南子云天下方術左

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
總統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云云

司馬談之論六家

要指。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其父談所論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
歸本於道家班固譏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非遷之言也

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學雖磅礴鬱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

其在法家。則景帝時代。鼂錯用事。史稱錯與雒陽宋孟劉帶同學申商刑名之學
於軹縣張恢然則張恢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

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宏羊輩。欲行李悝

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

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漢桓寬撰乃敘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
學論辨鹽鐵均輸之利害者也兩黨各持一見互相詰難洋洋

十數萬言以視英國議院爭受爾爾自治案改正選舉法者其論辨之
激烈持理之堅確殆有過之無不及實爲中國學界政界放一大異彩也由此觀之。

當儒學將定未定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爲三小時期。第一期。爲儒墨

之爭。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孟嘗平原
信陵春申之遺風。猶赫赫印人耳目。故重然

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爲一世所稱羨。尙氣之士。每不惜觸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爲

柔異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芟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萎

絕矣。第二期爲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帝如景帝等相如曹參以爲之後援。故其勢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術固有適宜於當時之天擇者。故氣燄驟揚。而詆儒爲虛僞繁縟者有焉矣。雖然。帝者之好尙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爲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武之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爲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確立時代。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竇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於上。竇嬰以太后之親爲丞相。田蚡以帝舅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綰臧下吏。嬰蚡

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蚡復爲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興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四)變相時代。一尊既定。尊經逾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覬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箝盈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僞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書。古人削竹爲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爲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艱。故受燬甚易。其爲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衆。以此三者。故圖書悉萃祕府。歆既親典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卽不見信。又孰從而難之。况有君權。潛爲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爲太師。視爲家法。莒人滅郟。呂種易嬴。自茲以往。而儒之爲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極盛時代。雖然新歆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

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一)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

有也。西漢前半紀三小期之交戰時代不待言矣。即武帝別黑白定一尊以(二)東

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養三老五更自(三)西漢傳經

之業專在學官。而東漢則散諸民間也。凡學必盛壘斷於一處者學必衰散布諸民間

移於平民遂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詣博士不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

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劉昆弟子常五百餘人注丹徒衆數百人

揚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人李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魏應宋

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樓望九千餘人教李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魏應宋

此者不(四)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二種其秋

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賈馬許鄭服何諸大家著述傳世五十萬人共見者不計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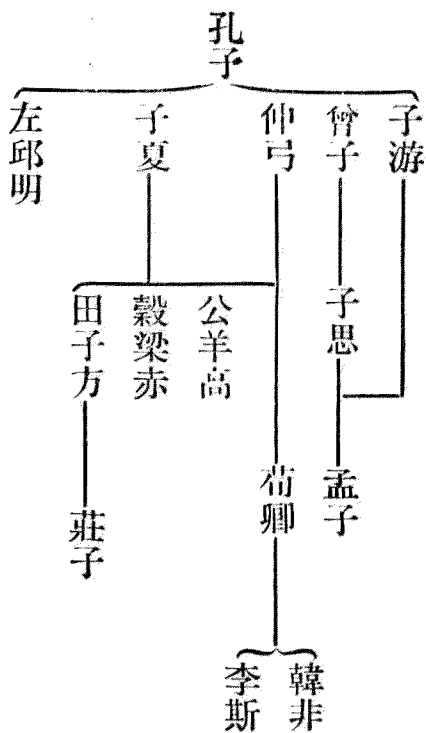
儒傳林所載如周防著四十萬言伏恭著二十萬言景鸞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

者尚指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言過也。

第三節 其別派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羣治有然。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

顯學篇。謂孔之卒後。儒分爲八。顧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覩。其條葉附萼。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表例說明

一其流派不光大者不列 一列子游於孟子派者孟子言大同而大同之說本於禮運禮運爲子游所傳荀子

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於子游也 一列仲弓於荀卿

派者非十二子篇以仲尼子弓並稱論語言雍也可使南面正荀子君權之學說所自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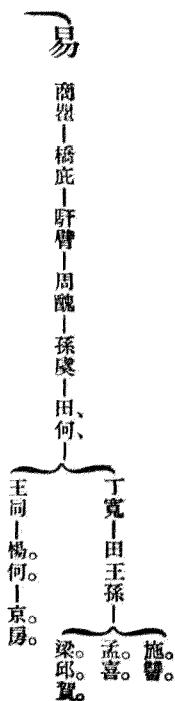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三世之中，復各含三世。如太平之撥亂，太平之升平，太平之太平等是也。大義之學，荀卿傳之。微言之學，孟子傳之。至微言中最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惜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鉅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氏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爲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也。春秋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者。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兩義皆孔子所有，言大同者，必言性善者，必言擴充近於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性惡。撥亂世，當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擴充近於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克治近於督。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同之行也。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堯舜者，大同之代表也。禮運所謂大同之行也。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運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禮義以爲紀等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歿，公孫丑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

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爲荀子所傳。見汪容甫述學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爲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學術在荀派以外者惟公羊春秋耳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 說經之儒。

(二) 著書之儒。

(一) 說經之儒。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六藝) 孔子

書

(今文) ~~~~~ 伏勝、歐陽生、張生、夏侯都尉、夏侯始昌、夏侯勝、夏侯建
 (古文) ~~~~~ 孔安國、孔安國

詩

(魯詩) 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荀卿
 ~~~~~ 浮邱伯、申公、楚元王、王臧、趙綰、瑕邱江公、孔安國  
 (齊詩) ~~~~~ 轅固生、翼奉  
 (韓詩) ~~~~~ 韓嬰

## 春秋

(公羊) 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毋生、臧公、陸宏、顏安樂  
 (穀梁) 子夏、穀梁赤、荀卿、申公、江翁、江翁子、江博士、胡常、董仲舒  
 (左氏) 左邱明、曾申、吳起、吳期、鐸椒、虞卿、荀卿、張蒼、尹咸、劉歆、翟方進

## 禮

(儀禮) ~~~~~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戴德、慶普  
 (周禮) ~~~~~ 劉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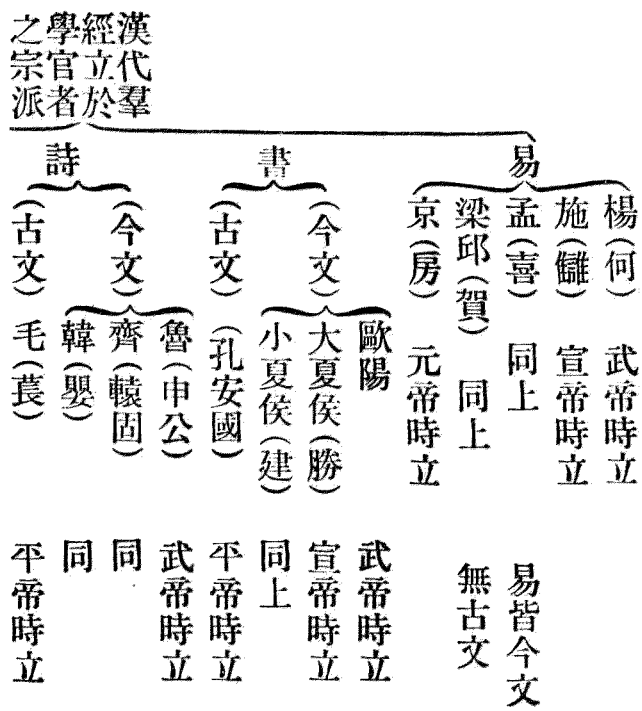
表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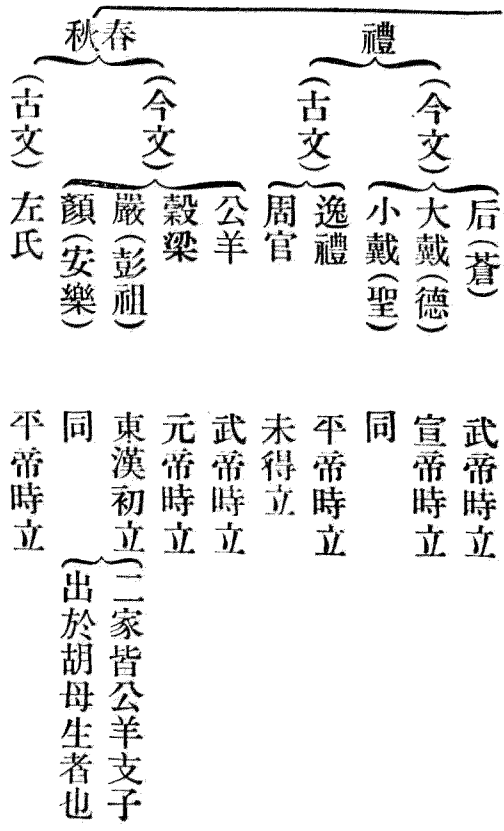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爲識傳授不明者以~爲識 一所表授  
人只據故書其眞僞非著者之責任 一每經於漢初第一本師  
旁施、爲識立於學官者旁施○○爲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戴記又多採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爲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興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爲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託。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泐定五經正義。皆爲古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

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  
今古文之派爲一表。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

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爲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卽位也。誓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謚。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寧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鷓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恆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興。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旣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懾。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怨恫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

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指也。及於末流。寢乖本誼。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齊詩派至於春秋。又益甚焉。訓至讖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駸駸競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見漢書藝文志不爲章句。訓故。舉大義而已。見漢書儒林傳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覃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尙。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德明孔達穎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裁王之引嚆矢。買櫝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



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真實未定。新書割綴所成。未足以概作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爲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爲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爲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徇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泰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土爲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爲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厲尙武之

精神也。龜筮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

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邃。太史公自序稱其父談學天官於唐

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生於天下之中央。而足跡徧海內。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鄙。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鄖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蓋今日版圖除兩廣貴州福建甘

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徧矣。其於孔子之學。獨得力於春秋。自序稱吾聞諸董生曰云云蓋史公

司馬子曰云云吾友仁和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

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舊思想。磅礴鬱積。以入於一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爲上

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醇儒。然爲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

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云。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

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乏創作力。而惟存模擬性也。王仲任頗思爲窮理察

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撫其小而遺其大。吾友餘杭章炳麟。以比希臘之煩瑣

哲學。斯爲近矣。節信符王公理統仲長。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

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爲學界放一綫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覘當時文明之迹者。則詞賦爲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閎之曆數。張仲景之醫方。著傷寒論張衡之技巧。製地動儀亦有足多者焉。

####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如何。試舉犖犖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爲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以經明行修四字。爲進退士類之標準。故東漢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寢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讓爵

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莫尙於東京。非過言也。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於真心與否。吾不

敢言。雖然。孟德斯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爲元氣。孔子之政治思想。專就其

言統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尙名。治至東京。而

儒效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顧

亭林亦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

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又曰。『雖

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猶使之以名爲利。』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

果也。雖其始或爲『以名爲利』之一念所毆。而非其本相乎。至其寢成風俗。則其欲

利之第一性。或且爲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學所以

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其所雅言

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故東漢承其學風。斯旨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從漢書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顛。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同左雄傳論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爲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曾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繼踵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弑逆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

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

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爲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爲合意之關係。即近於契約之關係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其一家者也。儒家則不然。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庸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則以壓制暴威爲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爲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爲君說法。而不爲民說法。其爲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

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於中國。而歷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箝制之。以民權。當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爲大戒。猶可言也。寢假而要君亦爲大不敬矣。猶可言也。寢假而庶人議政。亦爲無道矣。儒教亦多非常命。順之不二法門也。雖然爭權而必出於革命。慘矣。傷矣。且革命之言。皆所以限制其君權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之無已時。而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欲成治舍此何以哉。而惜乎儒者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昌言也。此所以雖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蒙其澤也。 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誠虎狼。勿矐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校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遽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固不得爲古人諱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

法家以爲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家

專指小

以爲君也者有

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爲優也。雖然、義

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

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怵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

數千年政體。所以儒其名而法其實也。

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之乖謬而不完全更甚也

故夫東京末葉。鴻

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軫益適。以若此之

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爲本權。則

中國議會之治。雖興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袞闕爲責任。以清君側爲

旗幟。曾不能乘此實力。爲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

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

事理。至繁曠也。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



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爲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卽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徵諸古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蠶起。舉前此之縛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糞土。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爲護耶教者之功耶。爲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倜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瞠乎後也。吾之爲此言。讀者勿以爲吾欲攻孔子以爲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末流失真。大勢趨於

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爲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撫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爲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爲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爲大。所以爲聖。而吾所頂禮讚歎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尙而不能逮下。亦其結果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顧儒教全不及此。使駭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入之。釋家入之。馴至袁了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仍禍福迷信之說。牖民。雖非無利。而

利或不勝其敝。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 第五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爲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詭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吾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逃難。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漢書藝文志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勸。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羣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恆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

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跖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

十九年十二月令語意皆同

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

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爲董袁所襲。亦無子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乃黨錮之禍。俊顧廚及。一網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闕下。若屠豬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遁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

四海鼎沸。原野腥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漂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離。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帶王儒者。崇尚讖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爲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爲清談之俗者二三十年。開其宗者。實爲何晏王弼。晉書王衍傳。稱「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嵇康、劉伶、王衍、王戎、

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以推究老莊爲第一事業。潘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又王

僧虔傳引其戒子書云：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執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云云。

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閣

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寧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若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所心得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鉅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爲溢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羣治者，既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爲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詭黠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爲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馬貴與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二

此實數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儻括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欒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盛。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燄益播。後蜀彭曉序參同契云：謂伯陽先示青州徐從事徐至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

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其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此。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固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是，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眞理，知有軀殼，不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遊戲塵

寔。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之外道每欲速滅其軀

每欲長保其軀殼以享飛昇之樂雖其見地之深淺不同要之為軀殼所迷縛一也

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重視軀殼所致也耶教號稱靈魂而其言未

日審判死者皆從塚中復生其為軀殼所迷亦至矣此為當時老學第一別派。

三日符籙派。符籙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順桓

間。宮崇襄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襄楷傳云「楷

宮崇所愛于吉神書不合明聽又云「初瑣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

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令書其言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語有司奏崇

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長角頗有其書焉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

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者宋中興史志始著錄馬端臨經籍考亦存其目于吉後

策孫策所殺順帝時孫同時張道陵亦託此術。密相傳授。延至後世。仰為真人。奉

為天師。按三國志裴注云張陵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朝人廷不能

討就拜為天師於漢寧太守以此張天師之號起通考載唐天寶六載以後漢天師子孫嗣

真教册贈天師為太師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自是凡

有世者皆賜號師元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靈應冲和真人之號給三品銀印其後屢

今加號晉秩至一品公耶氏之教皇等矣豈不異哉。自是南北朝士大夫習五斗



米道即張陵教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自言遇太上老

君命之繼天師張陵之後處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及天師等名稱實始於此其後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言之於元魏世祖乃遣使奉

玉帛牲牢迎致焉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書言陶弘

下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云云

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符籙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議之文獻之恩誼益厚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弘景之

甚陳武世居吳與故亦奉焉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

教已入震旦。妖妄者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欺惑愚衆。故其所言天地淪

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往往開劫度人。彼中言天孽開劫已非一度有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四十一億萬載云云皆竊佛氏過去七佛之說成住壞空四劫之論也皆損益四阿舍。俱舍論等所

說。剽竊之跡顯然可見。而復取兩漢儒者陰陽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

爲儒佛過渡時代。此派實其最著者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二別派。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陸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旣已盛說五行。夸言讖

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東京儒者。張衡。郎顛。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揚厚等。亦班班

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術諸

名義解俱見後漢書方術列傳注恕不具引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

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者

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此書四庫著錄或言依託璞名注青囊。此書今佚爲後世堪輿家之祖。而嵇康亦有

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說之盛行可知。隨志著錄瑤瑤子一書。六朝人撰言祿命者

以爲本經。而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衛元嵩著元

包。庾季才著靈臺祕苑。皆北周人爲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宏景著相經。爲後世言相

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謬罔怪誕之說。沮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

爲魏晉六朝間。爲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也。此爲當時老學第三別派。

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厭世精神亦

最盛。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

「芻狗萬物」揚朱「奚追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

晉六朝爲尤甚焉。曾無雄奇進取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揚之毒。使然也。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劉炫徐遵明之流。然曾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兩派之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爲儒學最銷沈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苻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爲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爲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之治佛學者。徒誦讀經文。皈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曾無所心得也。

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卽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爲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 第六章 佛學時代

##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隋唐爲

全盛時代

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

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兩大。儒教之衰亦宜。

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卽爲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親切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爲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

終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爲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爲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爲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爲然耳。以其並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鉅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繼法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中世史號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爲北狄所蹂躪。幾陷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爲並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驚。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實亦不能真似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豪髮。譬猶潑墨於水。其水而爲徑尺之盂。方丈之池也。則黑痕倏忽而徧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寧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別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青於藍。冰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生蛟龍。龍伯大人之腳趾。遂終非僬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真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齋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

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牙褚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有牟子作理感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

教之議必其與始有辨之不然之者矣及晉代魏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

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齋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於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論。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

僧叡。其最顯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眞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眞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匯。至是遂爲佛學全盛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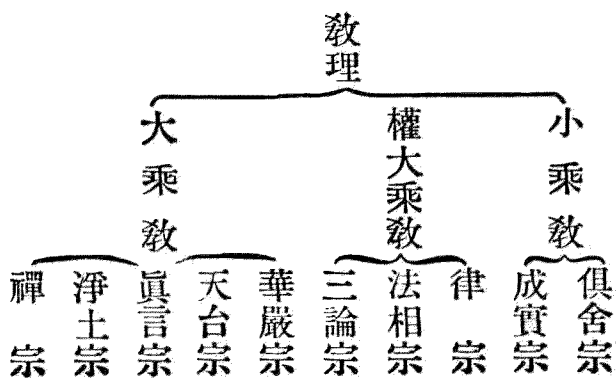
###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爲一表。示其系統。



| 宗名  | 開祖   | 印度遠祖                             | 初起時  | 中盛時  | 後衰時        |
|-----|------|----------------------------------|------|------|------------|
| 成實宗 | 鳩摩羅什 | 訶梨跋摩                             | 晉安帝時 | 六朝間  | 中唐以後       |
| 三論宗 | 嘉祥大師 | 龍樹、提婆、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 涅槃宗 | 曇無讖  | 世親                               | 同上   | 宋齊   | 陳以後<br>入天台 |
| 律宗  | 南山律師 | 曇無德                              | 梁武帝時 | 唐太宗時 | 元以後        |
| 地論宗 | 光統律師 | 世親                               | 同上   | 梁陳間  | 唐以後<br>歸華嚴 |
| 淨土宗 | 善導大師 | 馬鳴、龍樹、世親                         | 同上   | 唐宋明時 | 明末以後       |
| 禪宗  | 達摩大師 | <small>馬鳴、龍樹、提婆、<br/>世親、</small>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 俱舍宗 | 真諦三藏 | 世親                               | 陳文帝時 | 中唐   | 晚唐以後       |
| 攝論宗 | 同上   | 無著、世親                            | 同上   | 陳隋間  | 唐以後<br>歸法相 |
| 天台宗 | 智者大師 | ……                               | 陳隋間  | 隋唐間  | 晚唐以後       |
| 華嚴宗 | 杜順大師 | 馬鳴、堅慧、龍樹                         | 陳    | 唐則天後 | 同上         |
| 法相宗 | 慈恩大師 | 無著、世親                            | 唐太宗時 | 中唐   | 同上         |
| 真言宗 | 不空三藏 | 龍樹、龍智                            | 唐玄宗時 | 同上   | 同上         |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十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  
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為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及之。

(一) 俱舍宗。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

二卷。雜阿含經五卷。皆小乘經也。造俱舍論。三十卷。實爲本宗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

競學。大顯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即真諦。三藏。攜梵本以

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毘達磨俱舍論」。即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

愷。唐淨慧。皆爲作疏。及唐貞觀間。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之

奧義。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尊。競爲疏記。遂以流通。

但此宗本爲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 成實宗。本宗之祖師。即成實論之訶梨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

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宗」與「空宗」兩派。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

此論。然其宗義不盛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

弟子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二)律宗。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律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爲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人受」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祇律等。相續出世。律教漸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戒律。及奘師西游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爲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證明戒律爲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尠。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法相宗。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爲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爲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爲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謂「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無著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在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傳鉢裝師。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域此學微矣。唐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西遊記。即演裝師事蹟也。子身徧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所造。十支論。即無著以下所造。博通因明。聲明諸學。印度當時有所謂五明者。佛徒外道並學。之。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爲法相宗入中

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爲淄州惠洽。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爲樸揚智周。著「唯識演祕」。經此數師。宗義遂日以光大。

(五)三論宗。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 亦名四論宗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

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翻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生肇僧肇融道融叡僧叡影僧影觀慧觀恆

道恆濟名濟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朗。法朗授嘉祥。至嘉

祥大師名藏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辨智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

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卽爲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

聽之如聲如啞。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演眞如緣起法門。卽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尠。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尙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首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歿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轍。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謂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天台宗。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

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顛。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派。荆溪尊者智者第六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智。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按指度論爲指南。以大經按指涅槃經也爲扶疏。以大品按指大品般若經也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真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并稱龍象。中唐以後。荆溪尊者湛然最顯焉。

(八)真言宗。佛教有顯密二教之別。此宗所謂密教也。密教者何。不特言語以立教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位一體之說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



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舉十宗。惟真言宗屬大日教。

淨土宗屬彌陀教。今婦孺通念南無阿彌陀佛卽宗彌陀教也餘八宗皆屬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受

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

畏。善無畏始來唐。翻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

尙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翻譯。爲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真言宗之確立。實

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卽創造日本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

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淨土宗。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一論往生淨土論。以念佛藉他

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

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清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

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爲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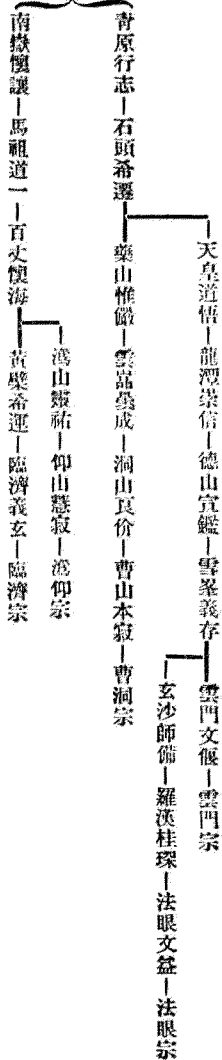
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弘斯旨。其後

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覺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 禪宗。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爲印度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渡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

且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得傳鉢之人。卽自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爲首座。竟不能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以不識一字之賃舂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爲雲門、法眼、曹洞、潯仰、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 六祖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略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哲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鄙人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貧子說金之類而已。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獮祭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爲數葉。亦頗劬耳。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爲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最而錄之。亦足以省緝檢之勞云爾。著識者。

####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真宗日蓮宗。爲彼所自創。然真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真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中國所謂居士之類耳者以此爲佛徒也何如禪宗直指本心並佛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爲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

乎後矣。此寧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祝。吾跂踵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

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於亞東諸國。豈不悲哉。豈不異哉。佛滅度後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衆。各鳴異見。別爲二十部。凡世紀皆以佛滅後計。下仿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如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著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三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眞佛教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徧禮戒智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

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教。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掙。佛徒不支。乃思調和。浸假採用婆羅門教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此母國已無復一佛跡。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既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披靡以開日本。佛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三百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近世南海瀾陽皆提倡佛學。吾意將來必有結果。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國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 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佛教之行。西訖波斯。北盡鮮卑。

即西伯利亞南至暹羅。東極日本。凡亞洲中小百數十國。無不徧被。吾深發耶教為翻竊印度婆羅門及

佛教而成者其言天主即韋陀論所謂梵天大自在天其言永生即佛教所謂涅槃自餘天堂地獄之論禮拜祈禱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類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家言流入希臘太亦非奇事但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雖然。彼其所傳皆小

乘耳。日本佛學以中國爲母不在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中人。固已紛紛集矢。謂大乘

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謗毀圓乘。卽如今日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其於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迨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憬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跡。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歆之以福樂。懼之以禍災。故惟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爲解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爲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二)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

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據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經於海龍宮。是爲本經流通之始。此等神祕之說。雖不足深信。然華嚴不經於

印度可見矣。

而宗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

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爲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剎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眞僞固不易辨。卽云眞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然也。不寧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卽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承。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眞言宗淨土宗。嘗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爲一表示之。



- 一 俱舍宗……………印度有而不盛……………中國極盛
- 二 成實宗……………印度創之而未行……………中國極盛
- 三 律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 四 法相宗……………印度極盛……………中國亦極盛
- 五 三論宗……………印度有而不盛……………中國極盛
- 六 華嚴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 七 天台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 八 眞言宗……………印度極盛……………中國甚微
- 九 淨土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 十 禪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孽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曾盛於天竺。其二皆創

自支那。我支那人在佛敎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

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爲二部。初分爲大衆部。二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

多聞部。次爲說假部。皆二世紀中衆部分出也。次爲制多部。有部三世紀初葉所分也。

化地部。子部復由子部分爲三世。中葉所分也。次爲飲光部。密林山部。次爲化地部。復由

出經量部。四世紀以後小乘衰熄。大乘未興。佛敎幾絕。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

凡爲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六世紀末第二期則龍樹提婆也。七世紀第三期則無著世親

也。九世紀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公后蒼等之經學。及其末流。護法

清辨。諍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唇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始立。而法

輪已轉而東矣。蓋大乘敎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當不於彼而

於我。此非吾之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敎而兼有哲學之長。中國人迷信宗敎之心。素稱薄弱。

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

爲不神。見墨子公孟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

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

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覺悟者正迷信之反對也

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耶教以爲人之智力極有限不能與全知之造化主比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

耶教日事祈禱所謂借他力也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

所度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國

原有之哲學相補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

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爲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

先秦之哲學。則毗於其可思議者。而乏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

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此其

特色四也。

觀佛學之在中國。而我國人吸化外學之能力。略可見矣。



# 國文語原解序

新學未成。國學先廢。其亦我國今日一危險之象乎。雖然。余非持極端的國粹主義。而以新學一一歸之於國學之中。而崇拜國學萬能者也。余以爲新學自新學。國學自國學。無論其中亦有可通者在。然必當各分其疆界。新學固不可不講。而國學尤不可偏廢。何則。國學者。我文化所由成長。且自今而後。將益益成長所繫之命脈也。試問今日我國之能知新學。孰非由我國固有之國學所吸收而得者乎。若無國學。必不能攝取世界之新學。此事理之昭然者。我國豈可置國學之功而忘諸。况乎文字未廢。凡我國今後所以載學問。及關於政治法律與夫日用一切諸事。皆一一有待於國文。使人皆荒蕪。則偶有記述。文字杌隉。其爲文化之障礙甚大。觀近來著書譯書之

無責任文字。借屈不可解釋。使讀者不能增長其智識。亦不能感何等之興趣。途至讀書之人。日少。新書積山。願問無人。則實由著書譯書之人。不能長國文。致釀此文。明之厄運也。然近見朝廷典章煌煌。製作亦多。世未有一國之人。自棄其國文。而猶能難索解。人其爲日後事實。上之害可勝道哉。

成爲文明之國者也。於國學之中。其大致分而爲二。一文辭。一訓詁。文辭者。所以爲

綴字屬辭之用。昔之古文家。詞章家。皆屬於此者也。訓詁者。探索其字語之原。昔之所謂小學家。屬此者也。文辭雖與訓詁異趣。然文辭家皆不可不通訓詁。昌黎之能勝于後世之文人者。固以其能識字而通於訓詁也。訓詁古爲解經之用。雖然。今日訓詁家之用。斷不止此。蓋實可藉此以與世界古今之事理相通。而能復爲中國古代發生其光明者也。故余嘗謂今日之訓詁家。其爲學之法。必當與國朝諸前輩異其軌。蓋國朝諸前輩。當新學尙未輸入之世。其範圍多以一國之事爲限。此勢之無可如何者。而今則世界諸事。皆可爲我訓詁之注脚。而我之訓詁界。遂能開一極大之新生面。此固我今日學者所當有事之一境也。但以所有世界之智識發明其事。理則可決不可以新學事附會。

於國學之中成一種牽強穿鑿之惡習慣。試略舉世界事之有裨於我考古者。若本書所載十干十二支。固多通於西方諸國。而尤不止此。今考亞美利加之墨西哥人。亦有十二支之名。其生肖亦與我中國大同而小異。如左。

# 墨西哥

|   |            |     |
|---|------------|-----|
| 子 | Atl        | 水   |
| 丑 | Cipactli   | 海怪物 |
| 寅 | Ocelotl    | 虎   |
| 卯 | Tochtli    | 兔   |
| 辰 | Cohuatl    | 龍   |
| 巳 | Acatl      | 蘆   |
| 午 | Tecpatl    | 燧   |
| 未 | Ollin      | 黃道  |
| 申 | Otomatli   | 猴   |
| 酉 | Onaschtli  | 鳥   |
| 戌 | Ttaenintli | 犬   |
| 亥 | Calli      | 豕   |

夫十二支之名。既見于西方巴比崙。而印度有之。印度以十二支配十二生肖見夫

故變爲虎見法苑珠林四〇號乃至於美洲之墨西哥亦有之。據德國學者一八〇四年爲研學旅行

南美洲及墨西哥所著之書然則世界古代之人種。其果有若何交通之祕鑰乎。凡此類之事甚多。

故竊以爲是實世界智識。助我訓詁界之一新時期也。由此而得新發見之事理何限。適任公先生著是書成。寄示索序。余見而深喜之。以爲是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其有助於研究國學者之興會而振起之。其功豈有既哉。因略抒予之所見。以備一說。而告世之讀是書者。諸暨蔣智由識。





## 國文語原解

人之有語言。其所以秀於萬物乎。所懷抱於中者。能曲折傳達之。以通彼我之情。於是智識之交換起。而模倣性日以發達。此社會心理成立之第一要素。而人類進化之筭鑰也。與語言相輔而廣其用者曰文字。時地間闕。語言用窮。有文字則縱橫萬里之空間。上下百代之時間。皆若覲面相接。社會心理之所以恢廓而愈張。繼續而不斷者。賴是也。今存於世界之文字。以數十計。綜其大別。不出二派。一曰衍聲。二曰衍形。衍聲者。自古代東方之印度。西方之腓尼西亞。遞嬗至希臘羅馬。以爲今歐洲諸國之國文者是也。衍形者。自古代西方之巴比倫埃及。東方之中國。及受其文系之安南日本等國是也。然衍聲之派。其所憑藉者。亦在象形文字。今羅馬之二十五母。編辭書者。尙能探其朔於埃及。以明其遞嬗之跡。觀鳥獸蹏遠。而分理之以相別異。人智不甚相遠也。腓尼西亞人。以商業渤興。力趨簡易。乃刺取埃及二十餘文。

爲音本以衍其聲。遂別開生面以大賚今日之歐土。此偶然之發明。而後人無意中食其賜者也。乃若我中國。雖以衍形爲宗。而固未始不根於聲。何則。凡人類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非先有文字而後有語言。當其肇造一文也。必先有其口中所以命此事物之音。然後寫其形以實之。如一大爲天。此其形也。然天何以得梯烟切之音。則必其當未造天字以前。仰觀夫穹高而廣大者。而旣以梯烟切之天呼之。及造字後。則寄此聲於此形云爾。其它各文。例皆準是。洎夫社會之生事日繁。人之所欲表其中心之思想者日複雜。故語言日多。而文字緣以日滋。其在衍聲派之文字。則遺形以達聲焉。其在衍形派之文字。則不能遺形固也。然又未嘗能遺聲。故後起之字。可以四類括之。一曰事物旣有其聲。其聲在前此亦旣有文以表之。又其事物之屬性。前此亦旣有文以表之。乃取表其聲之舊文與表其屬性之舊文。綴合以成新字。形聲是也。例如江河。水表其屬性也。工可表其聲也。當未制江河二字以

前。北人見此汨汨而黃者呼以可。南人見此滔滔而清者呼以工。而其屬性則皆水也。水工可三語。既有前文。綴而合之。此一種也。二曰事物既有其聲。而其聲在前。此未有文以表之。惟其屬性之一部分。則前此既有文以表之。乃取表其屬性各部分之舊文。相綴合成字。而命以新聲。會意是也。例如武信。口中先有武之一聲。而前此無表武聲之文也。乃會合止戈二舊文之意。而錫以武聲。人言之爲信亦然。此又一種也。三曰同一事物。而有兩種以上之聲。或其屬性有一部分之差別。而其聲及其屬性在前。此亦既各有表之之文。緣此故爲兩種以上之形。乃溝而通焉。使各相受。轉注是也。例如初哉。誼皆訓始。然初爲裁衣之始。哉爲草木之始。屬性小異。而各具固有之元聲。此元聲差別之起因。或由屬性。亦或由方言。或由時代之相闕。皆得溝而通之。此又一種也。四曰事物既有其聲。其聲在前。此既有文以表之。但其屬性在前。此未有文以表之。乃即取其表聲之舊文。賦與新屬性之意義。故形同。

聲同而義各別。段借是也。例如不爲。不爲花萼。爲爲母猴。既有文以表之。取消詞之不。與花萼同聲而未有其文也。卽借同聲之不以命之。作爲之爲。與母猴同聲而未有其文也。卽借同聲之爲以命之。此又一種也。準此以談。則雖衍形派之文字。其亦何能遺聲。最初所造之字。夫既先有語言之聲。而後以文表之。其後起之字亦然。許氏說文序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六書中之象形指事也。字者。六書中之形聲會意轉注段借也。形聲會意轉注段借。既不外形聲相益。而象形指事。又必先有語言乃象焉。指焉。以達之。然則安所往而能遺聲耶。而形聲相益。則雖謂之衍聲焉可耳。劉熙之作釋名。無一字而不以聲爲訓。蓋有所受矣。但遺形而衍聲者。以聲爲主。其衍之之法。極簡單而自由。無所滯礙。故衍之得至無垠。社會進步之後。語言日趨複雜。而表之之文字。亦得應於其程度。隨而複雜。且以方法簡單之故。其於普及教育。進智識也最便。衍形而

兼衍聲者。以形爲主。形之爲物固定。衍之不能自由。既不離形以衍聲。則聲並爲形所束縛。而不得自由以爲衍。文字遂成爲固體。洎社會之新事物新思想發生。舊有之文。不足於用。而無術以補之。惟乞靈於轉注段借之二例。而能表者與所表者之範圍。往往不脗合。而去造字之時代愈遠。則文字與語言愈分離。欲藉文字之用以通彼我。而相貺以智識。其道甚艱而不能逮下。故近世有識者。莫不苦之而思所以易之。雖然。易之抑談何容易。我國文字。行之數千年。所以糅合種種異分子之國民而統一之者。最有力焉。今各省方言。以千百計。其能維繫之使爲一國民而不分裂者。以其不同言語而猶同文字也。且國民之所以能成爲國民以獨立於世界者。恃有其國民之特性。而國民之特性。實受自歷史上之感化。與夫其先代偉人哲士之鼓鑄焉。而我文字起於數千年前。一國歷史及無數偉人哲士之精神所攸託也。一旦而易之。吾未知其利害之果足以相償否也。夫生今日而採萬國之法。

製一完善之衍聲字母。取吾國民所固有種種複雜之發音。而悉能網羅以衍之。其事抑非甚難。然雖有此新母。而舊字之不可以廢。則既若是。舊字既不可不學。而復益之以新字。其母乃使學者益其勤已乎。日本廢漢字之議。倡之已二十餘年。且有議並廢和文代以羅馬字者。彼中有力人士多贊之。然至今不能實行。誠不易也。况夫中國則又與日本異。日本無固有之文字。一切悉受之於我。即其假名。亦漢字之偏旁耳。故漢字自外鑠者也。羅馬字亦自外鑠者也。抑何所擇。若我國文。則受諸吾祖。國家之所以統一。國民特性之所以發揮繼續。胥是賴焉。夫安可以廢也。不佞自數年前。頗熱心於新字問題。而至今則反顧而深有所憚者。良以是也。然爲教育事業普及而逮下起見。抑未敢盡非新字說。無已。則造一種新字與舊字並行。其新字專爲下級人民不能受中等以上教育者之用。其或庶乎其可也。而稍進而受中等教育者。則固不能辭兩習之勞。雖益其勤。非得已矣。夫日本之不能逕廢

漢字也。則尤有故。彼泰西之文。其以衍聲易衍形也。既數千年。彼雖無所謂形聲相益者。而大率皆聲聲相益者。試觀今日英德法諸國文。其綴多母以成一字者。就其母以解剖之。則恆見有數義存焉。或合本國通用語之數語以成一字。或合羅馬古語之數語以成一字。或古語今語甚乃他國之方言。糅合以成一字。故無論何字。績學者皆能考其語源。以聲聲相益故也。故有聲相同而母殊者。亦有母相同而聲異者。夫是以雖衍聲而所表之義能正。確示別。不詒讀者以鼠璞之誤。蓋其受諸歷史者然也。今使日本人廢漢字和字而易以羅馬字。則前此既無聲聲相益之字。字之音同義別者。不知凡幾。壹皆察其形而知其意。一旦廢形不用。而惟采簡單嚴格之綴字法。悉取其語言而衍之。則字義混淆。在在不能正確。學問之道。末由發達。以底於精深。而法律質劑之間。且將起無量之爭議。安見其能通也。日本廢舊字之論。所以倡者雖衆。而久未能實行者以此。日本且然。况我國文又爲歷史之產。

物者乎。夫我國文之衍形。其缺點固如前述。而其優點抑未嘗無也。歐文聲與聲相益。故驟視之而欲索解也頗難。必研究其聲之所自受。而后能言其義。而聲之所自受。亦不過表其無形之音。而非表有形之事物。故肆英法德文者。遇含義稍富之字。則必探其朔曰。此媾合羅馬之某字某字而成也。而媾合羅馬之某字某字。何以遂能成今義。則又非識羅馬文且曾治羅馬學者。莫能言之也。故在歐土而欲爲高尚之學者。其用力之勤。與取塗之紆。固亦不讓於中國。我國文則或形與形相益。或形與聲相益。形也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者也。故驟視之而概念可以發生焉。其形聲相益之字。則既覩所益之形而知其意。復覩所概之聲而知其讀。此最便也。而文字之泰半。實屬此類焉。其獨體之象形指事字。與夫形形相益之意會字。則雖不能望形以知其聲。固能察形以知其意。惟段借字寓聲於他形。非可臆測以得。而必賴於指授。此則與彼純衍聲者。殆相類矣。準此以談。則彼我得失之數。亦正相



半耳。但我國既主衍形。而其形則由古而籀而篆而隸以迄於今之楷行草。不知幾經遞嬗變化。或與固有之形。絕不復相肖。故欲按形索義。往往有差毫釐而繆千里者。雖然。此仍不足以揜其長也。不佞既信國文之不易變置。又鑑其委曲繁重。不適用於普及。爲教育家深所患苦。頗思別闢塗徑。爲新研究法以餉國人。學殖淺薄。志焉未逮。屬方草史。冥想先民生活之程度。進化之次第。考其思想變遷之跡。而覆按諸其表。此思想之語言文字。犁然其若有爪印之可尋也。輒相說以解。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己。乃劄記四十八條。九十七文。名之曰國文語源解。雖所發明者不過九牛一毛。然自信於國學。蓋有小補。循此法以求之。則世人所目爲乾燥無味之字學。或可爲思想界發一異彩焉。其於國粹之發揚。與國弊之矯正。或能間接以生效力也。故過而存之。抑我國近二百年來。江戴段王諸大儒相踵起。又益以咸同間金石家言。其於漢志之所謂小學者。披荆翦棘。登堂履闕。用力至劬。而所以餉後學

者亦至厚。吾儕生今日。藉外國新智識之輸灌。旁通觸類以與諸先輩研究。所得者相證明。是先輩蓄畚而吾儕獲其實也。故吾每擲筭而不知所謝。但恪守其家法。蘄勿爲先輩羞而已。國方多難。待解決之問題。不知凡幾。顧乃爲此舉世不治之學。毋乃翫物喪志。未忍覆瓿。復聊存之。自丁未正月十七日訖二十日。著竟記。

姓 說文云。人所生也。从女。从生。會意。生亦聲。古之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

春秋隱公八年左氏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今按。姓从女从生者。言女所生也。白虎通曰。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嚴譚甄克思社會通詮。言初民所生子女。皆從母以奠厥居。以莫知誰父故也。此實姓从女之真意。古代著姓。若姚若姒。若姬若姜。若媯若嬴。若姑若妘。文皆從女。實本於是。五經異義引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皆云。古者聖人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則聖人皆有父。鄭康成則引詩玄鳥生商及漢高母劉媪感赤龍事。謂雖有父仍不害其感。

天。以此爲調停之說。不知此皆宗教家言耳。實則古代婚姻制度未立。無夫婦故無父子。莫知誰父。乃不得不從母。謂無男性之配合而能生子。其荒誕固不待辨。然確指其有父。是又不喻初民之狀態者也。至感天之說。則宗法時代。以此繫民宗教之作用也。

太平御覽引易緯是類謀云。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吹律定姓。似屬至可笑之事。然甄氏社會通詮又言。澳洲蠻俗。圖騰有祭師長老。所生者聽祭師爲分屬以定圖騰焉。此其事抑與吹律定姓。甚相類矣。初民狀態。不謀而略相同也。

其後進爲宗法社會。則姓爲貴族所專有。而平民奴隸。不得與焉。蓋緣不知誰父而有感天之說。既有感天之說。則長於其宗者。稱爲天子。而凡屬於此宗者。皆謂同出於天。翹之曰百姓。以與齊民異。詩杖杜。不如我同姓。傳同祖也。又麟趾。振振公姓。傳公同姓也。禮記郊特牲。戒百姓也。注王之親也。又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

百姓。又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注、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又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羣臣之父子兄弟。凡此皆姓爲貴族專有之證也。古書中多有以百姓與民對舉者。書、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又、黎民阻飢。百姓不親。國語周語、百姓兆民。

亦有天子特賜之姓者。書禹貢、錫土姓。左傳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國語周語、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物而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注、官有世功受姓氏者。是天子能以百姓之資格予人也。凡在宗法社會。其有宗人之資格者。則凡社會之產業。與夫本宗應享之利益。應有之權責。乃至祭祀昏喪及宗教之所有事。咸得與焉。故其獲此資格也甚難。其唯天子得以錫之也。

民 奴 女 民、古文作𠃉。或作𠃊。奴、古文作𠃋。女、古文作𠃌。此三字意義互有關係。錢唐夏氏曾佑曰。𠃊者。𠃊下加一。此人械一足象也。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窺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極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械一

足縛兩手與髮於木上與屮形正同。蓋古者待降人之常法也。由是觀之。上古民字之義。殆如漢唐之稱虜矣。今案古文𠂔與古文𠂔同形。𠂔卽屮。或作•。或作一。皆所以指事。指所械也。詩候人。季女斯飢。傳。女民之弱者。然則女字之語源。亦與民同。凡降人。其男則械之。其女則否。以其弱故防之不必嚴也。奴則其已馴服者。故从人从古文女。不問男女而皆去其械也。

民者。古之所以稱異族。含賤蔑之意。說文。民衆氓也。廣雅釋言。民氓也。書呂刑。苗民勿用靈。鄭注。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春秋繁露。民者暝也。荀子禮論注。民泯無所知者。賈子六政。民之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也。周禮。以興利勸萌。注。萌猶懵懵無知兒也。此皆民字所以得聲之由。亦卽其所以起義之由。皆貴族輕藐賤族之言也。又氓从民从亡。會意。謂自他部落亡而來歸者也。詩。氓之蚩蚩。義亦與萌盲泯同。初則鹵掠他部落之人爲民。後有自他部落歸來者謂之氓也。

說文、奴婢皆古之臯人也。今案。俘自他族者則以爲奴。本族有罪者。亦削籍爲奴。此古社會之通例也。始焉克敵。則殺之而已。洎夫產業事興。知手指愈多。而所助於生計者愈厚。於是有降服者。則貸其死。而械其足。供使役。因名曰民。及其既馴。乃去其械。故古文奴从女。不从民。謂民之已去械者也。

女與民同形者何也。凡古代婦女。男子皆視爲奴隸。甄克思曰。社會女子之終於一夫。徒以人功價值之昂。男子欲保其身。與其所生之力役而已。又曰。古代昏姻。皆由掠奪。蓋男子以強力劫其鄰部之女子以歸也。然則女之取義。與民同源。抑有由矣。說文女下云。婦人也。象形。王育說。段注云。不得其居。六書何等。而惟王育說是象形也。蓋象其揜蔽自守之狀。余按王育說。必有所受。許氏覺其無形可象。故存其說。而不敢逕指爲是。段氏則直嚮壁虛造矣。豈知民字本爲象形。而女字卽省民之形而象之耶。說文以民部次於女部之後。亦必有所本。沿襲久而失之耳。

由此觀之。女與奴爲同物。而民之資格。抑視奴更下焉。皆不能與百姓享同等之權利者也。其後民之界說漸寬。雖貴族亦同此稱。蓋一則無制限昏姻之禁。種族漸淆。一則貴族之人日多。其不得官者耕田鑿井。與民無異。因卽以民之名加之。於是舉社會中。惟有君主與民之兩階。而無復貴族之階級介乎其間。此實進化之一現象也。

然貴族一階級雖除。而有罪削籍之制。仍緣而不廢。乃於民之下而別生出奴之一階級。說文謂奴爲古之皐人。此後起之義也。古者由民而進爲奴。後世由民而降爲奴也。

夆 說文服也。从夂。夂相承不敢並也。會意。今案。此卽降服之降字也。篆文作夆。夂刃也。說文夂下云。夂越也。从刃。然則夂卽刃也。夂象人械。双足而跪之形。械其足而臨之以刃使降服也。

童 妾 說文童下云。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妾下云。有罪女子

給事者。从辛从女。會意。侯官嚴氏復云。童妾之文皆从卒。蓋種人有罪。而無力自贖。則沒爲奴婢也。今案。嚴說是也。但其云童妾之文皆从卒。則非。卒之義與有罪不相覆也。童妾所从之辛。說文云。皐也。从干二會意。二卽上字。干犯也。犯上故爲罪。童妾从之者。正明其爲罪人耳。周禮太宰。臣妾聚斂。疏材。注。臣妾男女貧賤之稱。又司隸。其奴。男子入於皐隸。女子入於春槩。皆此義也。童或加入爲僮。史記貨殖傳。僮手指千。又。魏僮。注。皆云。奴婢也。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注。謂隸妾也。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八百人。注。謂奴也。此皆後起之奴隸也。

取 娶 婚 說文取下云。捕取也。从又。从耳。會意。今案。又者手也。以手馘耳曰取。

周禮。獲者取左耳。是其義也。爾雅釋詁。探篡俘取也。左莊十一年傳。覆而敗之曰取。然則取字之語源。含有取之於敵之意。說文娶下云。取婦也。从女。从取。會意。取亦聲。然則娶字之語源。實含掠奪意可見。近世社會學者。言最初之婚姻。實爲掠奪。甄克思社會通詮曰。奪婦之風。今雖久亡。然其跡尙存於禮俗。至今猶以女子



怡然來歸無事強逼者爲足赧焉。歐俗嫁娶。爲夫壻僮相者稱良士。此古助人奪婦者也。爲新婦保介者曰扶孀。此古助人扞賊者也。旣合卺。壻與婦相將外游。踰旬時始返。謂之蜜月。此所以避女氏之鋒而相與逃匿者也。今按禮經士昏禮。壻婦皆有從者。其禮俗所緣起。亦當與彼同。而說文婚下云。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會意。士昏禮注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今案。許鄭二君皆以陰陽之義說昏禮。所以用昏時之故。此不通古俗而穿鑿傳會也。實則暮夜取便掠奪耳。易匪寇昏媾。緣寇與昏媾最易相混也。此皆非借今日之新學說。無以解之。及夫後世蠻俗盡去。而其蛛絲馬跡。猶存諸禮制中。蓋禮之起緣於慣習。所從來遠矣。

或國。說文或下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會意。一地也。今案。此造字最精之義也。从口者。古人文字。多以口代人。如合字同字之从口皆是也。人在地上。以戈守之。此正國字之解釋也。近世學者言國家之要素三。曰領土。曰人民。曰主權。或字

之口。所以表人民。其一所以表土地。其戈所以表主權也。表主權而必以戈者。必以武力乃能保國家之獨立。且使人民生服從之關係。故非戈不爲功也。其後加口爲國。說文。國下云。邦也。从口。从或。會意。口所以示國界。蓋確定領土之觀念也。國字之原意。與或小別。或指全國。國指都內。考工記匠人。國中九經九緯。注。城內也。周禮士師。三曰國禁。注。城中也。又太宰。以佐王治邦國。注。邦之所居曰國。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注。謂都邑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注。國謂郊以內也。然則國之正字。實爲對野對鄙而言。古代人民。皆爲堡聚。春夏秋則散之郊鄙。以耕以牧。及冬則斂其畜藏而返諸堡聚。或遇敵侵。則亦羣徙於堡以守焉。公羊宣十五年傳。注。所謂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是也。希臘古俗亦然。故古代人民。常認城郭以內爲國。此國字之所由起也。迨世運日進。人民不專萃於都邑。於是視地方之重要。與中央等。故國字遂奪或字之義。而或之本訓。反爲段借所揜矣。

家 說文。居也。从宀。緞省聲。段氏玉裁曰。竊謂此乃豕之居。段爲人之居。如牢爲牛

之居。段爲拘臯之陞牢也。豢豕之生子最多。故人居處借用其字。久而忘其本義。使段借之義得冒據之。蓋自古而然。許書之作。盡正其失。而猶未免此。且曲爲之說。是千慮之一失也。今案。段說是也。然所以必段借此字者。猶未能言其故。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注。有夫有婦然後爲家。然則家不惟含有居室之義。且含有家族之義。家族之起。必自進於牧畜時代以後。故家之語源。與牧畜相附麗。亦宜牧畜之業。以牛羊豕爲最普通。然牛羊放之於野。豕則圈之於舍。故家族之所居。必與豕相鄰。且初民生事至艱。不能多營宮室。旣構數椽以蕃畜其豕。且晝適野。暮歸則與豕同棲。其後遂段豕之居爲人之居。蓋以此也。

尹 君 后 說文尹下云。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今案。又者手也。丿者所握者也。

此指事字也。掌握主權。謂之曰尹。說文君下云。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白虎通。君羣也。荀子王制。君者善羣也。春秋繁露。君者不失其羣者也。又。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荀子君道。君者民之原也。尊羣元原權。皆君字得聲。

之由也。侯官嚴氏曰。條頓種之稱君曰開寧。巴社種曰可汗。今英人謂其王曰欽。德人謂其王曰區匿。皆與中國君字音近。殆同出一原歟。

說文后下云。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朱氏駿聲曰。从坐人。从口。會意。與君同意。今按。朱說是也。以其爲繼體君故。引申爲先後之後。又釋名。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亦引申之義。臣。說文。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今案。臣之本訓。亦與民相近。書費誓。臣妾逋逃。鄭

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周禮太宰。八曰臣妾。注。男女貧賤之稱。禮記少儀。臣則左之。注。謂囚俘。又樂記。商爲臣。注。服也。漢書高帝紀。臣少好相人。注。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左氏僖十七年傳。梁嬴孕。卜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此皆臣之本訓也。古義臣與官不同。說文官下云。吏事君者也。从宀。从自。會意。自猶衆也。廣雅釋詁。一。官君也。國語周語。王公之子弟。是爲百姓。姓有徹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蓋貴族之佐君。

以執行國政而治民者。就其佐君言之。可謂之事君。就其治民言之。亦可謂之君也。臣則民奴之位置稍高者耳。以臣而任官者謂之宦。說文官下云。仕也。从宀。从臣。會意。國語越語。與范蠡入官於吳。注。爲臣隸也。此其義也。及後世貴族階級消滅。而臣始與官混。

王 皇 說文王下云。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今按。據許說則王者會意字也。必自宗法社會以進入於國家社會。然後得有此觀念。我中國三代以來之政治思想。謂天下國家非一人一姓所得私。惟有德者宜爲之君。論君主之資格。不以血統而以道德貫通三才。民所歸往。卽王者所必要之資格也。此其義與古代所謂君者絕異。至孔子而大昌之。然亦必先有此說。考唐虞之書無王字。始見於禹貢王屋。孟子引夏諺曰。吾王不游。然則始於夏也。古大誓。至於王屋。馬注。王所居屋。然則王屋山殆禹治水時所曾居。因以得名歟。但王居門爲閨。而閨字

已見堯典。則似唐虞前已有王字。然此或當時雖已推曆知閏。而尙未賦以定名。此名爲後人所追加也。

說文皇下云。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會意。自讀若鼻。今俗始生子爲鼻子。今案。皇字當更起自王字之後。三皇稱皇者。後人追稱也。

父 說文。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朱氏駿聲曰。丿指事也。今案。父與尹同形同義。父古文通作尹。而尹考鼎之尹字正作父。兩者皆从手持物。會意字也。宗法社會。家長卽君。兩者之性質。無甚差別也。故父之兄弟曰諸父。父之父曰王父。

田 畝 男 蓄 說文田下云。陳也。樹穀曰田。象形。从口。从十。廣雅釋地。田土也。釋名釋地。已耕曰田。此皆以農耕之義爲解釋也。然易繫辭。以田以漁。又師卦。田無禽。書無逸。不敢盤于游田。詩。叔于田。周禮田僕。以田以鄙。穀梁桓四年傳。春。曰田。禮記曲禮。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此皆田獵之義。後儒謂此乃畱借田疇之田以爲用。然漁獵社會。遠在農耕社會以前。斷無前人反畱借後人所造字之理。

竊以爲田獵之田。實其本字。而田疇之田。乃其假借字也。易繫辭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漁。罔篆作网。說文云。象网交文。而鐘鼎从网之字皆作𦉳。與田相似。竊以爲田字之十。乃象結罔形。其口。則畫各部落獵場之界也。厥後耕稼事興。而田疇之形。又正與相類。乃卽段此而爲之耳。旣段田爲田疇。而本字反加支爲畋以示別。此又其後起也。

說文男下云。丈夫者也。从田从力。會意。言用力於田也。許君此文田字。指田獵之田。抑指田疇之田。雖不可知。然鄙意謂必當爲田獵之田。蓋男字之起原當甚古。必不待農耕時代而始有也。

說文畜下云。田畜也。淮南王曰。玄田爲畜。魯郊禮文从兹从田。兹益也。侯官嚴氏曰。畜从兹田。兹所畋者也。今按。嚴說是也。甄克思曰。初民雖無遠慮而貪饗。然其愛物好弄之情。視文明人。時或過之。故畋獵所獲。苟旣供日食而有餘。則常留一二以爲珍。而不必盡出於殺。故豢養之事。始於畜玩。其後或閱時而無所獵獲。則

殺所畜而饗之。於是知畜牲之大用。不徒玩好。且以救飢。而豢擾之業愈興矣。此說大可以證明畜字之語源。从茲田者。謂田獵所有餘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呂覽適威。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以好訓畜。此亦畜牲起於玩好之證歟。

昔 說文云。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今案。此昔字之本訓也。後世則段借爲古昔之昔。而乾肉字則加月爲腊。古昔之昔。所以段義於乾肉者。初民之記憶力。不能及遠。食乾肉之時。猛憶前此晞之之日。則指爲昔。此所以引中得名也。从殘肉。亦其所餘之肉。蓋初民必無專宰牲以供製腊之用者。必食而有餘。乃始晞之。亦與畜之从茲同義。

有 求 說文有下云。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侯官嚴氏曰。从手肉。會意。謂手所持肉也。今按。齊侯鍾。咸有九州。文正从肉。不从月。說文云。从月。而不能解釋其所以从月之由。乃引日月有食之。穿鑿甚矣。太古人民。絕無所有權之觀念。惟手所持之食物。則目爲己有。此與兒童之思想。其簡單正相類。



說文求下云。裘之古文。省衣象形。朱氏駿聲曰。當从又。从尾省。會意。以手索取物也。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右者以手取月。名字相應。今案。許說之誤無待言。朱說亦未盡。竊謂求當从手。从殘肉。會意。石鼓文。君子之求。作柔。而邢敦昔作𠄎。牧敦作𠄎。咎。咎鼎作𠄎。累其殘肉。而或單排之。或雙排之。或三排之。或上向。或下向。皆所以象其凌亂之形也。有者。手所持之肉爲己有也。求者。人所餘之殘肉。從而以手求之也。

奪 盜 說文奪下云。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按隹鳥也。今按。此字蓋起於射獵時代矣。說文盜下云。私利物也。从次。次欲也。从皿。會意。今按。初民所欲盜者惟食物也。

安 寧 甚 說文安下云。婦也。从女。在宀中。會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寧从宀。心皿。安从宀。女。寧下云。安也。从宀。心在皿上。會意。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甚下云。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會意。段注。甘者飲食。匹者男女。今案。此皆至精之

義訓。安室皆從宀者。宮室也。有宮室有飲食有男女。生計粗備矣。故安樂也。

它 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屈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从虫作蛇。今案。此說明佗字引申之義。最饒趣味。

凶 虐 畏 說文凶下云。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指事。虐下云。殘也。从虍。虍足反。爪人也。畏下云。惡也。从由。从虍省。會意。鬼頭而虎爪。可畏也。今案。虐篆作𤝵。畏篆作𤝵。虐之巨象虎爪。漢隸省人也。畏之⊕爲鬼頭。下從虎爪人形。此可見漁獵時代人民之思想。以陷入於阱爲最凶。以虎爪爲最虐而可畏。畏鬼頭者。亦初民之迷信也。

人 內 說文入下云。內也。象从上俱下也。內下云。入也。从冂从入。自外而入也。今案。入篆作人。故云从上俱下。此營窟時代之俗也。

古 說文云。故也。从十口。會意。十口讖前言者也。十口相傳爲古。十口並協爲叶。今案。未有文字以前。神話皆託諸口碑。故十口相傳爲古也。

蠱 說文云。腹中蠱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梟桀死之鬼亦爲蠱。从蟲从皿會意。今案。蠱之起源蓋甚古。周禮庶氏掌除毒蠱。剪氏凡庶蠱之事。爾雅釋器。康謂之蠱。史記秦本紀以狗禦蠱。又封禪書。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而易亦有蠱卦。是古代卽有此名詞可知。蠱乃微生物毒害人者。今醫家大從事於黴菌之發明。然猶苦未能盡。古代乃能見及。可謂異事。然至今苗族猶善用蠱。蓋野蠻人之奇術。常有爲文明人所不及者。如埃及古代人之木乃伊之類是也。此蠱字或由與苗族交涉始有之乎。苗人多鬼神異術。故蠱含有詭異之性質。漢時之巫蠱是也。殺狗以禦。亦由迷信來。而周禮至專設兩官以掌此。殆當時我族甚患苦之也。

焚 野 說文焚下云。燒田也。从火从林。會意。此據段氏訂定本野下云。郊外也。从里予聲。

古文从林从里省。作埜。今案。凡可耕之土。必爲沃壤。故草水叢生而爲林。埜之所。以从土上林也。初民之進於農耕時代。則烈而焚之。故焚从火从木。訓燒田也。未

耕之田謂之菑。而菑亦與災通。其義正同。

委 說文云。隨也。从女从禾。今案。此會意字也。而从女从禾。何以能與隨之意相屬。許君不及言之。余謂隨乃後起之義訓。其語源實不如是。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孟子。孔子嘗爲委吏矣。注。主委積倉廩之吏。管子大匡。三十里置委。注。謂常有儲擬以供過者。公羊桓十四年傳。黍盛委之所藏也。甘泉賦。瑞穰穰兮委如山。此皆委之本義。謂所儲餘糧也。从禾从女者。禾以女守之也。初民之進入農耕時代。使婦女司此事。

厶 公 說文厶下云。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指事。公下云。平分也。从八从厶。會意。韓非子五蠹篇曰。背厶謂之公。或說分其厶以與人爲公。今案。今本韓非子云。自環者謂之私。蓋厶篆作𠄎。自環也。此兩字造字之義深遠矣。

自 說文云。鼻也。象形。今案。引申爲自己之自者。凡人之自稱。每以手指其鼻。此殆自然之習慣也。

工 巨 槩 說文工下云。象人有規矩也。段注。直中繩。二平中準。是規矩也。今案。

此於六書爲指事。非象形也。橫則句。豎則股。凡工之事。一規矩盡之。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之法。一旬股盡之。此造字之精義也。巨下云。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又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今案。禮記大學。君子有挈矩之道也。古本作挈巨。管子宙合。成功之術。必有巨獲。注。矩矱也。此巨字之本義。

巫 說文云。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今案。凡野蠻之祀神。無不傚倭以舞者。至今苗族及美澳各地之蠻族猶然。緣此字可見古俗。

夏 篆作𡗗。說文云。中國之人也。从夂。从頁。从白。白兩手。夂兩足也。今案。頁頭面也。就字形諦審之。此必爲象人形無疑。顧有頭面有手有足。此一切人所同。何以特造此一字而命爲中國人。此不可解。且中國人之稱諸夏稱華夏。蓋由以朝代名爲國名。如今之稱漢人稱唐人。尤不應以中國人爲夏字之本訓。然書堯典。蠻夷猾夏。此則在夏朝未建以前。豈此果爲中國人之本名耶。果爾。則竟以大夏爲國。

名。良佳。存疑以俟來哲。

眞 說文云。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乚隱也。凡所乘載也。今案。六經無眞字。莊子大宗師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列子天瑞歸其眞宅。此當是此字本義。今通眞實之眞字。古人多以信字當之。希臘學說。標眞善美爲三德。孟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正與彼同。

仁 倝 說文仁下云。親也。从人从二。會意。儀禮鄭注。仁者相人偶也。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立字二人爲仁。春秋繁露。仁以愛人。義以正我。今案。後儒說仁字之定義。言人人殊。此殆其本訓矣。說文倝下云。巧詔高材也。从女仁聲。徐據本鑑小爾雅廣言。倝才也。左成十三年傳。寡人不倝。又十六年傳。諸臣不倝。晉語。倝之見倝。果喪其田。注。僞善爲倝。今案。倝當从仁从女。仁亦聲。从女者。女陰道。言陰若爲仁也。國語韋昭僞善之訓。最合本義。古人用爲才最普通。寡人不倝。諸臣不倝。猶言不才也。論語。仁而不倝。則流俗且以爲美德矣。後世解爲口才便給。乃其

狹義也。

便 說文云。安也。人有不便。更之。从人。从更。會意。今案。社會常因時改革。乃安也。

文 字 說文文下云。錯畫也。象交文。字下云。乳也。从子在宀下。會意。子亦聲。今案。

易繫辭。仰以觀於天文。又。觀鳥獸之文。又。物相雜謂之文。此文之本訓。卽自然界之現象是也。字者。廣雅釋詁一。字生也。易屯卦。女子貞不字。虞注。妊娠也。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索隱。孕字之牝也。然則孕生爲字。字本訓。說文序。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此文文字二字引申之義也。就其引申之義言之。則單體謂之文。複體謂之字。六書中。象形指事爲文。會意諧聲爲字。四者造字之本。其轉注假借。則用字之法也。文字之本意不相蒙。故許氏名其書曰說文解字。然對稱則別。散稱則通。後世雖文亦謂之字矣。若文章文學文明之文。則假借形爲之。說文彤下云。𠃉也。从彡。从文。會意。

士 說文云。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會意。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今案。逸周書。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此士之正訓也。蓋貴族別於平民者。所以取數字。从一从十者。漢書律厯志云。數者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數術之學。乃黃帝時代所獨發明。認爲自然法之一部分。惟貴族乃受其學。故士从之也。

辟 宰 說文辟下云。法也。从卪。从辛。節制其臯也。从口。用法者也。宰下云。臯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卪。从辛。會意。辛臯也。今案。爾雅釋詁。辟君也。書洪範。惟辟作威。馬注。辟君也。漢書五行志。辟邊有德。注。天子也。此辟之引申義。小爾雅廣詁。宰治也。白虎通。宰者制也。周禮目錄。宰者官也。序官。乃立天官冢宰。注。主也。此宰之引申義。君相之稱。皆與臯字義相屬。蓋初進於法治國。其唯一之法律。則刑法也。

亟 說文云。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會意。从二。二天地也。指事。人生天地間。手口並作。敏疾成事也。今案此字極複雜而有趣味。

弔 篆作。說文云。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毆禽。按此會意字。



也。必起於未有棺槨以前矣。

貝 說文云。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今案。此說古代貨幣進化之次第。最爲明白。後人謂夏禹時有安邑二貨金幣者。僞也。或乃言太皞伏羲時已有圓法。更不經矣。古代人民。皆用實物交換。易繫辭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也。及稍進。乃始蓄一種物焉。以爲易中之用。而其最始恆用貝。各國古社會皆然。匪獨我也。蓋貝之爲物有五德。一曰文采可觀。二曰質堅難壞。三曰體小可數。四曰採集較艱。五曰可貫以持。故當古代礦業未興以前。此物最適於爲貨幣之用。故財賄貸賁賒質買賣貢賦賂賞賀贖賜賚賍賈販貫賃責負寶貧貧貴賤等字。凡屬於經濟界者。罔不從貝。貝實古代經濟之樞紐也。

說文皿下云。穿物持之也。皿象寶貨之形。兩貝爲朋。一橫穿之。指事。貫下云。錢貝之貫也。从皿貝會意。是古之用貝。以繩穿之也。

僞 說文云。詐也。从人。爲聲。今案。當云。作也。从人。爲會意。爲亦聲。廣雅釋詁二。僞爲

也。釋言、僞端也。又、條也。又、引也。詩、兔爰、尙無造、傳、造僞也。禮、記、月令、無或詐僞、淫巧。今本作作爲。荀子、性惡篇、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又、正名篇、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又、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此僞字之本訓也。非不美之名。後引申爲虛假之義。

爲之本義爲母猴。段借爲作爲之爲。亦易混用。加人以明之。如母貫本一字而加从貝。昔腊本一字而加从肉也。其後爲之本義。爲其段借之義所奪。而僞之本義。緣此復爲其引申之義所奪。

灋

說文云、荆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會意。今文从水从去。古文从△从正。會意。又、廌下云、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聽訟。令觸不直者。段注、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獸。見人鬥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皋陶治獄。有罪者令羊觸之。按古有此神獸。非必皋陶賴之聽獄也。今案、初民法律不備而多迷信。使獸觸不直。非必無之事。此如

歐洲古代之探湯決獄耳。及後世製字。遂會其意以成文。又從水者。說苑雜言云。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是水之德平且正也。從水以示平正。從廌去以示正直。然則灋之語源。實訓平訓正直也。管子七法篇。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凡以言其平且正直也。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如四時之不賁。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此所以示其固定不變。天下惟平而正直者。能固定不變也。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注。法經也。常也。爾雅釋詁亦云。法常也。是其義也。其後用之於廣義。則爲成文法律之法。用之於最廣義。則爲法則方法之法。皆展轉引申也。釋名釋典藝云。法逼也。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此雖非最初義。然與近世學者所言法之觀念。甚相接近。所謂莫不欲從其志者。言人人欲自由也。使有所限者。自由有界也。逼者。卽強制制裁之意。而制裁必軌於正。則我國之觀念也。

古文从亼从正者。說文亼下云。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古代治獄。以輿論取決也。書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輿論取決之法也。故从三合之亼。廣雅釋詁二。法合也。義本古文也。

井 荆 形 側 型 說文井下云。八家一井。象構韓形。今案。此自井之本義。然

井之形實平而正。且有水德。故義通於法。荀子儒效篇。井井兮其有理也。以井爲形容詞。含秩序意。易井卦。改邑不改井。王注。井以不變爲德者也。然則井也者。具有秩序與不變之兩義者也。秩序不變。與法之觀念正合。故廣雅釋詁一云。井灋也。易井卦鄭注亦云。井法也。越絕書記地傳云。井者法也。一切經音義引易記云。井爲刑法也。風俗通云。井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此必其古義有所受者矣。故荆字从之。

說文荆下云。罰皐也。从荆从刀。會意。易曰。井法也。井亦聲。字今誤作刑。似刑。今案。

荆與刑殊。說文刑下云。剗也。剗下云。刑也。二者轉注。然則刑之本義甚狹。謂剗人之頸而已。段注云。荆謂典刑儀型等字。以刑當之。俗字也。造字之指既殊。井聲并聲各部。是也。說文法下云。荆也。而此文云。井法也。是荆法二字相轉注也。詩毛傳亦屢云。荆法也。段注曰。易。利用荆人以正法也。引中爲凡模範之稱。本部曰。模者法也。竹部曰。範者法也。土部曰。型者鑄器之法也。據此。則荆法之爲轉注益信。易曰。利用荆人以正法也。是荆含有正之意。荀子張國篇云。荆範正。金錫美。是荆以正爲貴也。禮記王制云。荆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一成不變。正與型之性質相合。亦卽法字之意也。其字又與形通。左傳引詩。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云。形同刑。程量其力之所能爲而不過也。然則荆有形式之意。模範之意。程量之意。其德則平正秩序而不變也。故典刑儀荆等字。皆備此諸義。今若下其定義。則當云。荆也者。以人力制定一平正有秩序而不變之形式。可以爲事物之模範及程量者也。與灋字之範圍正脗合。說文訓爲罰臯者。就其狹

義言之。則罰臯之法也。

律 說文云。均布也。从彳聿聲。段注云。律者所以範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

布。桂氏馥義證云。均布也者。義當是均也。布也。樂記。樂所以立均。尹文子大道篇。

以律均清濁。鶡冠子。五聲不同均。周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今案。說文之訓。段桂

之釋。皆能深探語源。確得本意。蓋吾國科學。發達最古者。莫如樂律。史記律書云。

王事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漢書律曆志云。夫律

者。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故曰萬事根本

也。書言同律度量衡。而度量衡又皆出於律。夫度量衡爲一切形質量之標準。而

律又爲度量衡之標準。然則律也者。可謂一切事物之總標準也。而律復有其標

準焉。曰黃鐘之宮。黃鐘之宮者。十二律中之中聲也。以其極平均而正確。故謂之

中聲。所以能爲標準之標準者。以其中也。故律者。制裁事物之最嚴格者也。左傳

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是其義也。孟子又曰。不以律不能正五音。蓋樂之爲理。

十二律固定不動。而五音回旋焉。若衆星之拱北辰。然則律者。非徒平均正確。而又固定不動者也。綜上諸訓。以下其定義。則律也者。平均正確。固定不動。而可以爲一切事物之標準者也。其後展轉引申。凡平均正確。固定可爲事物標準者。皆得錫以律名。易曰。師出以律。孔疏云。律法也。爾雅釋詁。律法也。常也。律法律通名之始也。爾雅釋言。又云。律銓也。郭注云。所以銓量輕重。此猶刑之訓。程量標準之意也。釋名云。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此猶法之訓。逼所以正不正也。自漢以還。而法遂以律名。史記蕭相國世家。獨先入收秦律令。又杜周傳。前主所是。著爲律。漢書刑法志。不若刪定律令。是皆以律名法矣。多不克悉舉。

則 制 分 說文則下云。等畫物也。从刀从貝。會意。貝古之物貨也。段注云。等畫物者。定其差等。而各爲介畫也。物貨有貴賤之差。故從刀介畫之。今案。古者以貝爲貨幣。而貨幣之用。在於易中。故能權物之貴賤。而等差之者。莫如貝。故曰等物。齊之如刀切焉。故曰畫物。从貝以示等。从刀以示畫。蓋含秩序均齊之意。既差等

而猶命之曰均齊者。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本不齊者。因其等而等之。是乃所謂齊也。爾雅釋詁。則法也。常也。管子七法篇。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易乾卦。乃見天則。詩烝民。有物有則。六月。閑之維則。周禮大司馬。均守平則。又太史。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左傳九年。傳順帝之則。文十八年。傳則以觀德。昭六年。傳。聖作則。周語。蔑棄五則。魯語。毀則者爲賊。晉語。略則行志。夏小正。將閑諸則。離騷。名余曰正則兮。傳注皆訓法。此則字之本義。蓋均齊秩序而不變。與法之觀念正脗合也。

凡字之从刀者。多含以刀切齊之意。又含差別之意。如荆則分解。列制等皆是。說文分下云。別也。从八从刀。會意。刀以分別物也。列下云。分解也。別下云。分解也。解下云。判也。从刀判牛角。會意。制下云。裁也。从刀从未。會意。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皆其義也。管子七臣七主篇。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荀子禮論篇。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禮記禮運。男有分。凡



此皆含等畫物之意。與法則義相通。法之爲用。不外定分以止爭耳。無論公德私德。莫不有然。此字之所以多從分也。制字从未之義。未詳。許君說近穿鑿。然其字古文又从彡作割。朱氏駿聲曰。以刀斷木。从未猶从木也。木老而堅。中材用。故从未。古文从彡。象斫木紋。淮南主術訓云。猶巧工之制木也。今按朱說近是。荀子王語篇。處國有制。注。謂差等也。禮記曲禮。必告之以其制。注。法度也。越語。君行制。臣行意。注。法也。此皆制字之引申義。與則字同意。

式。說文云。法也。从工弋聲。今案。式之取義在工。而工象規矩之形。直中繩。二平中準。所以衡度也。衡度者以中正平均爲體用者也。與法同觀念。故訓法。廣雅釋詁一。式灋也。詩下武。下土之式。傳。法也。周禮典婦功。掌婦式之法。注。婦人事之模範。又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注。式謂節度。老子。抱一爲天下式。注。猶則之也。

範。說文無範字。竹部範下云。法也。竹簡書也。古法有竹刑。段注云。通俗文曰。規模曰範。元應曰。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範。一物材別也。說與說文合。

今按。據此則知範與型同義。型卽荆也。故訓法。考工記。軌前十尺。注云。書或作軛。軛法也。然則在車曰軛。範乃後起之字。媾合範軛二文而成也。易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鄭注。範法也。書洪範。僞孔傳云。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然則範亦爲法之名。而其義又全與法同也。

卩 𠄎 辟 令 命 卩卽古節字。與法字義相屬。說文卩下云。瑞信也。節下云。

竹約也。蓋皆所持以爲號令者也。引申爲節制節度之義。賈子道術篇。費弗過適。謂之節。禮記樂記。好惡無節於內。注。法度也。又仲尼燕居。樂也者節也。疏。制也。周禮趣馬。簡其六節。注。猶量也。此與法之訓逼律之訓累同意。皆言法之用也。示強制執行之意也。以手加卩爲𠄎。𠄎卽古服字。說文𠄎下云。治也。从又从卩。會意。卩事之制也。服下云。用也。蓋法旣立則服從於法之義務。緣而生也。又辟下云。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臯也。从口。用法者也。會意。觀此則卩與法之關係益明。爾雅釋詁。訓辟爲法。又訓爲君。又訓爲臯。三者若絕不相屬。然皆是也。就其本體言之。則

謂之法。就用法之人言之。則謂之君。就受法之目的物言之。則謂之臯也。說文報下云。當臯人也。从牽从反。會意。義亦本此。

命令字亦皆从卩。蓋法者。命令服從之關係也。說文令下云。發號也。从入从卩。會意。命下云。使也。从口从令。會意。會亦聲。爾雅釋詁。令禁也。又。令君此也。與辟之訓法又訓君者同。其後天子之言謂之命令。上之對於下皆謂之命令。此其引申也。

寸 守 討 寺 等 度 說文寸下云。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指事。守下云。官守也。从宀。寺府之事也。从寸。法度也。討下云。治也。从言从寸。會意。寸法度也。射下云。篆文从身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寺下云。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聲。等下云。齊簡也。从竹从寺。會意。寺官曹之等平也。據此則从寸之字。多會法度之意。寸者量度之本位也。由寸而累之則爲尺。由寸而析之則爲分。故以擬法焉。亦取均齊之義也。

說文度下云。法制也。从又。庶省聲。从又與从寸同。寸本从又。以一指事。皆借手爲

量度之意也。

中正直平均齊。此數者皆中國道德上之根本思想。而尤爲法律觀念之所從出也。是以比而論之。

說又中下云。和也。从口。丨上下通。段氏訂爲內也。从口。朱氏駿聲曰。當从月。象射侯形。从丨。通也。亦象矢形。橫穿爲卍。縱通爲中。用字从此作用。古文用作由。則象侯更顯然矣。周禮射人。與太史數射中。儀禮大射儀。中離維綱。禮記射義。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故盛算之器卽曰中。鄉射禮記皮樹中闔中虎中兕中鹿中是也。今案。朱說是也。中正二字。皆以射喻。後世習用不察耳。我中國道德倫理之觀念。至有弓矢以後而始發達。蓋弓矢造於黃帝。而黃帝以後。我文明乃大進步也。當時新發明此種利器。旣以威敵。復習用之而覺其有種種之德。故矩矱知等字皆从矢。而中正之德。亦以矢喻也。引申爲凡適中之義。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也。禮記有中庸篇。其言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君子而時中。又曰。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論語曰。允執其中。又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夫。春秋繁露云。中者。天之所用也。皆以之爲最高之德矣。字之从之者曰史。其从用者曰庸。从史者曰吏。曰事。說文用下云。可施行也。庸下云。用也。事可施行謂之用。行而有繼謂之庸。爾雅釋詁云。庸常也。惟中而可用故爲常道也。說文史下云。記事者也。从又持中。會意。中正也。古代一切教育。皆託諸史。故以中爲史德焉。吏下云。治人者也。从一从史。會意。漢書景帝紀。吏者民之師也。管子明法篇。吏者民之所懸命。故从史。取中之意。事下云。職也。从史之省聲。一切人事。皆史所教。而以手持中爲標準也。

說文正下云。是也。从止。一以止。朱氏駿聲曰。此字本訓。當爲侯中也。象方形。卽曰从止。亦矢所止也。受矢者曰正。拒矢者曰乏。故於文反正爲乏。小爾雅。鵠中者謂之正。是也。今案。朱說是也。其後引申爲凡正直之義。字之从之者曰是。曰定。曰政。說文是下云。直也。从日正。會意。定下云。安也。从宀从正。會意。政下云。正也。从支。

正聲。余謂當訂爲从支从正。正亦聲。論語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釋名釋言語政正也。下所取正也。古文法从亼从正。亦會意。取正直之義也。

說文直下云。正見也。从乚从十目。會意。今案。謂十目視乚。無所匿也。蓋以輿論取直之意。引申爲凡正直之義。詩小明。正直是與。傳。能正人之曲曰直。荀子修身篇。是謂是非。謂非曰直。韓非子解老篇。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又引申爲價直之直。當得者曰值。字本作直。詩柏舟。實維我直。傳。相當值也。禮記投壺。馬各直其算。疏。當也。皆謂行宜享有者也。英文之 *Right* 本義爲正當。引申爲權利。日人以權利譯之。侯官嚴氏謂與原義不密合。詩實維我直。爰得我直。實含有正當與權利兩意。故謂 *Right of men* 宜譯爲人直或民直云。

說文平下云。語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此語源之果正確與否不可考。詩終和且平。鄭箋云。齊等也。此實引中之義之最古者也。考中國平等思想。濫觴最早。而日日發達。以至於實行。書堯典。平章百姓。卽以平爲義。雖其時有百姓與民之階

級。由今日觀之。正與平等義相反對。然古代視異族之人。不以人類。蓋有所蔽而不足爲怪也。然以有此思想之故。故階級之界。日見消滅。至戰國時已不復留其痕。孔子作春秋。張三世。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大學言平天下。其道。則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實圓滿之平等思想也。我國法律。以此種思想爲基礎。故雖疏闊不完。而其精神有足尙者。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勻。調勻也。从勺。二。會意。二猶分也。廣韻云。勻。徧也。齊也。說文均下云。平徧也。从土。勻聲。今案。當云。从土。从勻。會意。勻亦聲。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無貧。蓋我國經濟思想。以分配之平均爲期。均。从土。謂土地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牛馬車輦之力政。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凡此皆所以爲均也。而其事多屬於經濟問題。井田之制。所由生也。

近今歐洲倡社會主義土地國有論。其精神正同之。

齊篆作𠂔。說文云。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朱氏駿聲曰。二象地。其中高地之禾。左右下地之禾也。今按。朱說是也。以字之原形。其三穗原不平。而謂之平者。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其不齊而各如其位置。是謂至平。荀子王制篇曰。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今案。此論最足與𠂔字之形訓相發明。與莊子之齊物論有異。但非齊而仍可謂之齊者。則人民得各竭其才能。自由競爭以進其地位。所謂爰得我直也。

甲

乙

丙

丁

說文所訓之文字。其最密合附會者。莫如十幹十二支之二十文。試悉舉而校之。甲下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大一經曰。人頭空爲甲。甲象人頭。古文命始于一見于十成於木之象。乙下云。艸木冤曲而出。



也。象形。與一同意。丙下云。裁也。古文作灾。从火在宀下。丁下云。鑽也。象形。今俗以釘爲之。戊下云。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己下云。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庚下云。絡絲柎也。从干。象柎形。夊又手絡之。會意。辛下云。大皐也。从羊上。會意。干上爲辛。皐之小者。羊上爲辛。皐之大也。壬下云。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曰龍戰於野。戰者接也。象人褻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敝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癸下云。兵也。象形。子下云。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稱。象形。古文从叒。象髮也。籀文从冫。有髮。臂脛在儿上也。丑下云。紐也。寅下云。居敬也。从宀。象人體。从白。手自約束之形。與中同意。卯下云。門兩扉開也。从二戶。象開闢之形。門从二戶相向。卯从二戶相背。古文象柴門桑戶形。尙書帝命。驗。卯金出軫。注卯金到字之別。辰下云。有身也。从尸。从丐省。象人之形。與后卮同意。伏而龜蔽。有所恥也。辱字从此。古文从尸省。或曰身中有身。知其蠢蠢不見其人。故从丐。巳下云。目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午

下云。母也。从丁母一。一其物也。指事。未下云。木老枝葉重也。从木从屮。象形。屮下云。束身也。从白。自持也。从丨。身也。與寅同意。酉下云。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卯之形。古文作𠄎。从𠄎。𠄎爲春門。萬物已出。𠄎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開門象也。戊下云。恤也。人被殺傷。可矜恤也。从戊。古文矛字。一指事。識其殺傷處。與刃同意。亥下云。𦉳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古文作豨。亥爲豕。與豕同。亥而生子。復從一起。以上所說。或以後起展轉段借之義爲本訓。或穿鑿異體而指爲象形。或雜引無價值之書以作證。或並列數說義各相背而不知所抉擇。此殆與其自序中所引俗師之言。謂馬人頭爲長人持十爲斗者。同一可笑矣。許書大體完善。其於訓釋。大率皆有所受。而獨至此二十二文。若暗中摸索。進退失據焉。其不以列五百四十部中。而別附全書之末。豈其自覺有所未安也。古籍稱倉頡造書契。而大撓作甲子。口碑相傳。必有所自。然則此二物者。自其始已非同出一源。今乃欲

拘牽六書之義例以強解之。安見其可。且此二十二字。尙有種種異稱。爾雅釋天云。大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涪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闌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又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此等名稱。雖以郭璞之博聞多識。猶云事義未詳。注中闕而不論。而其音讀亦往往有異同。以史記校之。闕逢作焉逢。旃蒙作端蒙。柔兆作游兆。強圉作彊梧。著雍作徒維。屠維作祝犁。上章作商橫。重光作昭陽。玄黓作橫艾。昭陽作尙章。此皆以音近而生同異者。然則此二十二文。殆爲衍聲而非衍形也。且此二十二文。其在古代。尙爲種種奇異之應用。夏殷時之人名。大率以十干爲之。今其帝王之名。猶可稽也。而又以十二支代表動物。子爲鼠。丑爲牛。寅爲虎。卯爲兔。

辰爲龍。巳爲蛇。午爲馬。未爲羊。申爲猴。酉爲雞。戌爲犬。亥爲豕。今世俗通用之。陸深春風堂隨筆。謂本起於北俗。趙翼陔餘叢考從之。且引唐書黠戛斯國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宋史吐蕃傳。仁宗遣劉渙使其國。廝囉延使者勞問。具道舊事。亦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以證明陸說之確。然王子年拾遺記。稱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旣悟。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曰歲在龍蛇。賢人嗟。然則在中國古代。久有此說。故說文亦云巳爲蛇。亥爲豕。許鄭大儒。必有所受矣。而黠戛斯吐蕃等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而亦有此。則此等名義。必非中國所專有。而或同有所自出。可以推見。要之從種種方面觀之。此二十二文之性質。實奇異複雜。而不可思議。頗近於世界的神祕的。許君之不能下確詰。良非無故也。丹徒馬氏良曰。甲子等十干十二支。蓋與今歐洲通用之羅馬字母同物。腓尼西亞及希臘文。皆二十二母。其數與此正同。甲篆作甲。而羅馬文之 A。希臘文作 alpha。其形與甲同。其讀如羅馬文之 alpha。與粵音之讀甲

相類。乙篆作 $\text{乙}$ 。而羅馬之 $\text{I}$ 。草寫作 $\text{乙}$ 。讀如衣。形音皆同。丙古文作 $\text{丙}$ 。與羅馬之 $\text{B}$ 。形聲皆近。不過一橫寫一直寫耳。丁篆作 $\text{丁}$ 。與羅馬文之 $\text{D}$ 。形音皆同。申古文作 $\text{申}$ 。與羅馬文之 $\text{S}$ 。形音皆近。不過一左旋一右旋耳。我國字形變遷。不知凡幾。音讀變遷及其方言。不知凡幾。泰西亦然。若從兩方面盡搜羅其異形異音者而校合之。安見此二十二文。非卽腓尼西亞之二十二母乎。案此可謂空前之新發明。此說若信。則古代東西兩洋之民族。既早有密切之關係。而凡爲世界歷史之著述者。其機軸皆不可不一變矣。以郡國山川所出鼎彝之款識考之。此二十二字多有異文。其殊詭之狀。有深足憲者。而羅馬字母。導源於腓尼西亞。腓尼西亞又導源於埃及。蓋亦自象形文字。幾經遞嬗。始爲今體。今泰西之爲辭典者。往往載其沿革焉。如 $\text{A}$ 本爲一鳥形。轉而爲 $\text{A}$ 。爲 $\text{X}$ 。爲 $\text{A}$ 。爲今以至於 $\text{A}$ 。 $\text{B}$ 本爲一長頸鳥形。轉而爲 $\text{B}$ 。爲 $\text{H}$ 。以至於 $\text{B}$ 。 $\text{C}$ 本爲一齒形。作 $\text{C}$ 。略如古文酉之 $\text{C}$ 。 $\text{D}$ 本爲伸手形。作 $\text{D}$ 。 $\text{E}$ 作 $\text{E}$ 。如古文之 $\text{己}$ 。 $\text{F}$ 作蛇形。 $\text{H}$ 作貝形。 $\text{I}$ 从二直加點。 $\text{K}$ 作

刀形。L作犬形。M作梟鳥形。N作連山形。P作日。如我之隸書日字。Q作石鏃形爲 $\triangle$ 。R作橢圓形爲 $\circ$ 。S作三禾並穗形爲 $\text{𥝌}$ 。如我古文品之 $\text{𥝌}$ 。又如我篆文齊之 $\text{𥝌}$ 。丁作 $\text{丌}$ 。如我古文以之 $\text{𠂇}$ 。Z作雙鳥交棲形。諸如此類。今考古者皆能探其朔焉。蓋西洋衍聲文字。雖屬腓尼西亞人所發明。然亦不過因當時通行之埃及文。選形定聲而孳乳之云爾。最初之文字。必起於象形。未有不經過象形之一階級。而能驟進入於衍聲之域者。然則大撓之造此二十二文。就令果爲衍聲之用。而其始皆有所象。亦不足怪。但其所象者。今已不可考見。而所象者又不必與其用字之義相屬。如羅馬文之A B。何必爲鳥。日何必爲蛇。L何必爲犬。刻舟求劍。不亦遠乎。若許君以木釋甲乙以火釋丙以中釋戊己以北釋壬之類。皆附會後起之義以爲訓。適見其武斷也。

右四十八條九十七文。隨手割記。不爲編次。蓋以存研究之一得。非爲有系統著述也。義訓以說文爲主。而旁徵爾雅及古籍之傳注。行篋藏書不備。

漏略滋多。世之君子。糾而正之。固所深願。又所列九十七文。不過觸手舉例。其他諸文之語源。饒爲興味。足供研究之價值者。以嚮味所見及。蓋尙不鮮。大氏指事會意二類之字。最爲先民思想之所寄。蓋象形形聲。其命之也多。從客觀。指事會意。其命之則皆從主觀故也。世有好治小學者。試取說文指事會意字而悉求其語源。則亦可以裊然成帙。不朽之盛業也。他日編中國大辭典者。其或注意於斯乎。丁未正月二十一日覆校竟記。





# 中國古代幣材考目次

第一項 貝

第二項 龜幣

第三項 皮幣

第四項 粟 帛布

第五項 禽畜

第六項 器具

第七項 珠玉

結論



# 中國古代幣材考

庚戌

貨幣之職務有四。一曰交易之媒介。二曰價值之尺度。三曰支應之標準。四曰價格之貯藏。故凡文明稍進之國。莫不有貨幣。以其功用至鉅。舍之無以前民用也。既有貨幣。則不得不選定若干種物品。以爲制幣之材。其物品最能完此四種職務者。則其最適於爲幣材也。今世各國。其幣材率用金銀銅諸金屬。而尤於其中選最貴之一種金屬以爲主幣。而以其他金屬爲從幣。主幣從幣日本譯爲本位貨幣補助貨幣凡以其最能完此四種職務而已。吾輩生當今日。數見不鮮。視爲固然。殊不知卽此區區選定幣材之方法。亦幾經進化。然後止於至善。其在古代。無論何國。皆不解用金屬。蓋金屬隱於礦中。不易發見。卽復發見而化分以取純質。其事尤難。此非文明已開。學力稍深之民。不能從事也。吾嘗讀歐美碩儒所著貨幣論。記述各國前古所用之幣材。光怪陸離。至可詫異。因探討先秦遺籍。仿其體例。綴爲此篇。因以明進化之軌轍。示羣治之不可封於故見。以自卽安。而歸結於今日中國之必當用金以爲主幣。略言其所

以然之故。好學之士。或不以玩物喪志相誚耶。

### 第一項 貝

考古代凡濱海之國。其人民皆喜用貝殼以爲幣材。西史所述地中海沿岸諸民族用貝之跡。歷歷可稽。卽今日印度洋南太平洋諸島民。尙多用貝者。其影片屢見於各地志。而用之最盛者。則莫我中國古代若矣。考古代人民所以喜用貝者。其原因蓋有六。

一 其文采斑斕可觀。爲狃獠之民所同嗜。

二 其質堅緻。經久不壞。可以貯藏而無損其值。

三 其量么小。便於攜運。且便於數計。其一枚之單位。可供最小交易之用。而層累之。亦可供較大交易之用。故適於爲交易媒介。

四 其每枚大小略相等。彙集之而稍分等級。可用爲價格之尺度及借貸之標準。

五 其物爲天然產物，不能以人力任意製造。驟爲增加，而得之頗需勞費。故其價格變動，不致甚劇。

六 其得之雖需勞費。然比諸採礦范金，爲事較易。故文化未深之民，未解用金而先解用貝。

坐是之故，無論何國，古代人民，皆喜用貝。而我國其最著者也。我國自伏羲建國於黃河上游。部陳今河南其後沿河東徙，漸及於沿海膏腴之地。神農部曲阜今山東

山東曹州府時則漁業與獵牧耕三業相並。故採集貝殼，爲一時嗜好所共趨。及夫交易

之道漸開，因公認爲媒介之良品，故古代之貨幣，雖命爲貝，本位制焉可也。

說文貝字下云：「海介蟲也。居陸名蜃。在水名蜃。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謂以貝爲貨以龜爲

寶也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一此說若確，則用金屬爲貨幣，實自周始。前此實皆用

貝。卽周代亦不過貝錢並用，貝之不爲幣，實自秦而始然耳。此徵諸文字而可知也。

我國凡生計學上所用之字，無論爲名詞爲動詞爲形容詞，十有九皆從貝。蓋古代

之生計組織。生計行爲。無一不以貝爲標準也。試取說文所示之訓。詰擇要而詮索之。

賁 飾也。按此爲貝最初之用。蓋以爲飾介也。其後好飾者漸多。乃爲交易之媒。

賄 財也。按此會意。兼形聲。字起於後。財則謂之財。故从貝。从有。亦聲。所有權之觀念起於後。財則謂之財。故从貝。从有。

財 人所寶也。按能養人生欲而給人求者。以英文之寶一語。示其定義。最爲確當。而古

代所謂財即有貝之謂也

貨 財也。按廣韻引蔡氏後世清以爲貨幣之化。專字亦化。反易之物。故字从化。然則後世以爲貨幣之化。專字亦化。反易之物。

資 貨也。

賑 富也。按西京賦。鄉邑皆賑。蓋饒之謂。匡謬正俗。曰振給。賑字皆作賑。振舉救也。俗作賑。非。

賢 多財也。按凡多皆曰賢。後世習其引伸之謂。賢而本多。財之廢。稱耳。

賀 以禮相奉慶也。

貢 獻功也。

贊 見也。按段氏云當作所以見也相見以貝爲贊今俗所謂見面禮

賚 會禮也。

齎 持遺也。

貸 施也。

賁 從人求物也。

賂 遺也。

賸 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

贈 玩好相送也。

賜 予也。

賚 賜也。

賞 賜有功也。

贏 有餘賈利也。

賴 贏也。

負 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非解人爲守貝幣則有所恃此貝字

貯 積也。

貳 副益也。

賓 所敬也。按相敬者必有饒贈故賓亦从貝

賒 貫買也。

貫 貸也。

贅 以物質錢。从敖貝。敖者猶放。謂貝當復取之也。按漢書嚴助傳賣爵當錢子以

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此不過贅之一種其實凡以物抵押皆謂之贅放貝而當復取之放貝即貨錢與人也其

質 以物相贅也。

質 易財也。

贖 買也。



費 散財用也。

責 求也。从貝束聲。按責字篆作責蓋兼有稱責以傳別稱責人即今之舉債古無債也

責字也凡責又引謂之為責罰引之伸為

賈 市也。而段氏曰市者買賣所之也。因之凡引買伸之賣皆曰市。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買

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古無是也。按古代以貝為價格之比準。故價古作賈。其文按古代以

販 賣賤買貴者。

買 市也。

貴 物不賤也。

賤 賈少也。按言賤之本後引物伸為上。下階於之。義

賦 斂也。按此亦形聲兼會意。主權以武之力。意強人。獻所行有也。

貪 欲物也。貝按謂之多貪得

貶 損也。

貧 財分少也。

賃 庸也。按庸者今之傭字任用也。用他人之工錢曰賃。而酬之以貝曰賃。今日本人猶名傭工之工錢曰賃銀。

賅 以財物枉法相謝也。

購 以財有所求也。

貲 小罰以財自贖也。

以上皆許氏說文貝部所解之字也。其未錄者十字其他見於徐氏新附者如貺、賜也。贍、給

也。賻、助也。賽、報也。賺、重買也。錯也。者市物賺集韻云貼、以物為質也。貽、贈遺也。贈、贈死

者也。賭、博筭也。凡九字。賊害字不見說文。本義謂竊人之貝傷害也。引申為凡

稍後起其時已以玉與貝並為貨幣矣。又說文無贄字。贄字有贄字而無賣字。賣下云街也。後人奢為賣也。又說文無贄字。贄字即含贄字義。由是觀之。凡中國

文字與生計學有關係者。大率皆从貝。則貝為古代最通行之貨幣。且行之最久。其

事甚明。

古代以貝代表百物。其跡更有極著明者。說文貝部員字下云。「物數也。从貝。口聲。」

口字說文別爲一部訓曰回也象回而之形其字讀爲羽非切圓圖等字从之與口字異金壇段氏釋之云「从貝者古以貝爲貨物之重者也。」然則古代以貝指物數問人之富則數貝以對此與今日計財產者言有金銀幾何圓無以異矣从口者兼象其回而之形後世貨幣皆以金屬鑄爲圓形名曰圓法亦取象於貝也。

古之用貝者皆累而貫之說文母字下云「穿物持之也从一橫口口象寶貨之形。」

貫字下云「錢貝之母也从母貝。」古者以二貝爲一朋漢書食貨志云大貝壯貝。

么貝小貝皆以二枚爲一朋詩小雅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是也。說文有朋字从二貝烏聲切其形與音皆

近於朋竊疑百朋爲百眼之譌口正象二貝相並之形以一橫貫一象繩以繩穿二貝也是母字已

函貫義貫乃後起之字加貝以明之耳而後此變爲刀變爲錢皆穴孔以備穿而持

之之便實則皆濫觴於穿貝也後世累千錢而貫之而一貫遂引申爲一千之名若

語其朔則兩貝耳。說文實字下云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多蓋成貫之貝則稱爲富此亦貝本位制之確證

以上所舉之字未必皆起於一時其爲夏商周間孳乳寔益者蓋甚多然凡屬財富

之意義。無不以貝表之。蓋貝本位制之時代甚長故也。

### 第二項 龜幣

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禮記云。諸侯以龜爲寶。史記平準書云。人用莫如龜。漢書食貨志云。貨謂布帛及金刀龜貝。是古代以龜爲幣。以其介爲幣也。歷歷甚明。據杜氏通典。言神農時已用之。其信否雖不可考。然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凡龜貝皆不爲幣。然則秦以前皆用爲幣甚明。易曰。或錫之十朋之龜。然則殆與貝子母相權。十朋云。

古代龜幣



者。謂所錫之龜。價值十朋。卽二十貝也。

鄭康成詩箋言五貝爲朋與漢志異未審孰是若從鄭說則值五十貝也

之所以適於爲幣材者。(一)以其質經久不壞。(二)以其得之甚難。(三)以其

可以割裂也。以其得之較貝爲難。故可高其值。以與貝相權。然亦以此故。其用不能如貝之廣。其可以割裂。雖便於貝。然經割裂。則其價必損。又不如貝之有常值也。

古代用龜幣。以全龜爲之者固多。然割裂之者亦不少。蓋勢之所趨。不得不爾也。光緒二十五年。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里城。有龜板數千枚出土。皆槩有象形文字。爲福山王氏懿榮所得。推定爲殷代文字。而莫審其所用。余以爲此殆古代之龜幣也。  
參觀拓本周官龜人職云。既事則繫幣。曰比其命。繫幣之義。杜子春鄭康成各異其訓。雖未敢望文生義。然或卜餘之龜。用以爲幣。亦未可知。牖里出土之物。或古代人民所窖積。如後世之藏鏹也。其所鑲之文字。或所有者自爲標識。如今銀塊之有鑿印。期票之有裏書也。此說若信。則古代龜幣之盛行。可以概見。

### 第三項 皮幣

刻畫獸皮以爲貨幣。泰西各國古代。莫不從同。蓋太古人民。類以獵爲主業。皮爲其較所易得。而毛采足以供翫飾。鞞質可以經久遠。又得之益需勞費。其價格變動不劇。故以爲幣材。其用尙適。各國所以廣行之。蓋以此也。我國書契所記載。已自獵業時代以進於農牧時代。故皮幣之用於民間者。不甚可考見。言幣制者。亦罕道焉。  
漢金

貨志通典記古代錢幣皆不及皮

然尚行之於聘享餽贈。其用亦等於貨幣。蓋皮幣之爲物。經割裂

則其價大減。而獵業漸衰。得皮不易。全端之皮。所值日昂。不適於爲普通交易媒介之用。而古俗相沿。猶以爲寶。故專用之於大禮重典。而不與尋常貨幣同視也。儀禮聘禮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又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又云。致命張皮。又云。受皮者自後右客。鄭康成謂天子之孤用虎皮。公之孤用豹皮。諸侯相餽。皆以虎豹皮。若聘賓覲諸侯。諸侯待使臣。及使臣與所聘國之卿大夫相覲。皆用麋鹿皮。凡此皆最隆重之有價物品。卽貨幣之變相也。士昏禮。納徵用儷皮。亦所謂以貨財爲禮也。孟子

曰事之以皮幣以貨幣相賂贈也

秦漢以降。獵業益衰微。得皮益難。而金屬之幣材漸盛。皮幣之廢。理有固然。而漢武帝時。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纁。爲皮幣。命值四十萬。強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用之。見史記平準書是爲逆人情之所習。強賦賤價之物以高價。其不能通行宜也。

#### 第四項 粟 帛布

吾國古代。常以粟及布帛縑絹等爲幣。此雖近於實物交易。然亦有當別論者。蓋彼時之粟帛等。兼有兩種資格。其一爲直接消費物品之資格。其二則爲幣材之資格也。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耒粟屋粟。問粟而用之。廩人職云。掌斂布帛布總布質。布罰布塵布而入於泉府。載師職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孟子云。廩無夫里之布。職幣職云。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粟也。布也。幣也。幣卽帛皆後世所謂貨幣也。以粟爲交易媒介。其象實等於實物交易。故自古言幣材者。多不及此。然稽諸經傳。其跡歷歷可見也。周官司市職云。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注云。有災害物貴。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國語云。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管子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由是觀之。年凶鑄幣。三代同符。夫貨幣多。則其價賤。貨幣少。則其價騰。貨幣價賤。則百物價騰。貨幣價騰。則百物價賤。此一定之學理。古今中外所莫能外者也。然則當年凶物貴。

之時。而反增鑄貨幣以益之。毋乃等於抱薪以救火耶。而古代以此爲唯一之政策。且行之而灼著成效者何也。殊不知古代以粟爲幣。全國所有之粟。以一部分供民食。以一部分資幣材。當歲凶粟乏之時。而兩者之用。皆不可須臾缺。則民病滋甚。故廣鑄幣以濟其窮。使疇昔專資幣材之粟。得受代而卸此職務。舉其量以悉充民食。則一國生計。賴此而蘇也。此與今世諸國。當恐慌時代。多發紙幣者。同一作用。然苟不知當時以粟爲幣之制。則此理無從索解也。

中國以布帛爲幣材。其歷史最長。唐虞以前。殆已有之。

通典謂起於神農

三代及春秋戰國

間。其用蓋極盛。故錢謂之布。亦謂之幣。布者布也。幣者帛也。貨幣二字。今成爲交易媒介物之專名。貨之材則貝。幣之材則兼布帛而言也。然則貝與布帛。殆可稱古代幣材之二大系統矣。

漢書食貨志云。「周布帛之制。以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而周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衆注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尺二寸以爲幣。貿易



物。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禮記雜記。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康成注云。

十個爲束。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

今謂之匹。錯綜諸說而參覈之。則當時所謂制幣者。略可見也。凡布帛以匹爲單位。

每匹以兩端相向對卷。卷各一端。兩卷而成匹。故匹亦謂之兩。匹者匹緝之意。與兩同義。今從一端。循摺

而謂之匹。非古也。而其長則四丈也。匹之五倍爲束。故一束爲二十丈。經傳所屢稱束帛者

是也。二分匹之一爲卷。十分卷之一爲布。亦謂之幣。鄭衆所謂布廣二寸。長二尺者

是也。其廣其長。皆當每卷十分之一。當每匹二十分之一。此普通貿易所用也。故曰。

貿易物。此種布幣。以二十方而值一匹。以百方而值一束。束帛爲典禮用。不以施諸

貿易矣。由此觀之。則當時幣制。有法定畫一之單位。單位之上。有倍數位。單位之下。

有補助位。子母相權。與今世之幣制系統極相似。不可謂非時代之進化矣。

古代所謂布者。乃度量衡之名。而非物品之名。申言之。則布者非與帛對舉。而與卷

與端與匹與兩與束對舉也。就其可舒而言之謂之布。就其可卷而言之謂之卷。就

其兩相對卷而言之。謂之兩。謂之匹。一布一卷一匹。皆一段也。特其段有大小耳。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云。錦二兩。魯人買之。百兩一布。謂以普通幣帛之百兩。乃能買此錦一布也。卽以四百丈之帛。乃能易二尺之錦。言其貴也。後世習用之。則以帛之賤者。名爲布矣。

夫龜貝皮等。皆爲天然產物。不能隨人意以畫分其形質。其伸縮力極弱。貝之與粟。雖其形么小。可隨時增減其量以爲計數。然僕僕數算而秤量之。亦滋弗便。惟布帛由人工織造。故可懸一定式以爲鵠。以之爲量度價格之尺度。則標準確而免鬩爭。指數易而省煩費。此與金屬貨幣之由秤量制而進爲員數制者頗相似。古代人民。便而習之。蓋有由也。布幣之用既廣。後此雖鑄金屬以代之。而仍沿舊名曰布曰幣矣。後儒因古人名錢曰布。不解所由。乃強以布散之義釋之。是未稽其朔耳。漢書食貨志云

貨布於布束於帛如淳注云布布於民間也李奇注云束聚也此皆望文生義也今者不名布而名幣寧得曰散於幣耶

鄭司農所云布參印書者。考漢書平帝紀如淳注引漢律云。一傳信用五寸木。封以

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此所謂參印書者。疑亦同此。印三印於布之封面。所以檢姦僞也。故晏子云。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禮記王制亦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夫使布帛僅爲交易之目的物。則何必於其數量斤斤焉。爲制度以干涉之。而使不得遷哉。徒以其爲交易媒介物。故必須由國家檢定。俾得斟酌畫一也。準此以譚。則國家造幣權之觀念。濫觴於是矣。

一布之廣二寸其長二尺實不適於爲衣料然則當時此項之布殆以交易媒介爲其唯一之職務舍此以外不爲他用矣此亦爲今世之貨幣性質酷相類者也

幣制既以匹爲單位。匹亦謂之兩。故兩之名最爲通行。周官媒氏職所謂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春秋左氏閔二年傳所謂重錦三十兩。昭二十六年傳所謂幣錦二兩。所謂百兩一布。皆其例也。兩本爲布帛幅長之名。不爲金屬重量之名。後世雖鑄金作幣。然民久習於布帛之兩。不能驟易。故襲其名曰兩。秦始皇鑄錢。文曰半兩。謂此錢一枚。其值半兩也。半兩卽十布也。

由此觀之。則周代八百年間。幣制殆可稱爲布帛本位時代。其他物雖亦兼爲幣材。

而爲用總不如布帛之廣。此實中國古代史一特色也。各國古代所用金屬以外之幣材。雖有多種。惟未聞有用布帛者。則以蠶業爲中國專有之文明故也。秦漢以後。金屬貨幣雖盛行。然布帛之用猶不廢。直至明代。而布帛始不爲幣材。徵諸唐宋明史。其官俸皆言縑若干匹。信而有徵矣。

### 第五項 禽畜

泰西古代各國。多以家畜爲幣。而我國則不概見。蓋緣彼都古史所記。皆游牧遷徙之蹟。而我則蚤進爲農國也。雖然。其蹟亦非無一二可尋者。古者相見必以贄。贄之文从貝。亦所謂以貨財爲禮也。周官大宗伯職云。作禽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旣爲貨幣。則羔雁等亦爲一種之貨幣無疑。聘禮言幣。或用皮。或用馬。士昏禮言納徵用束帛。儷皮。而納采納吉。請期皆用雁。是皆古人以禽畜爲幣材之證。孟子言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皮幣珠玉。旣皆爲古代貨幣。則犬馬亦爲古代一種之貨幣明矣。漢武帝鑄幣鑄馬形於其上。

亦猶希臘古幣鑄牝牛形。皆沿古者用畜之習。而以金屬代表之也。

### 第六項 器具

各國有以器具爲幣者。而我國古代之例證。更爲顯著。其最盛行者。則軍器與農器也。古代部落戰爭甚烈。人人所不可缺者。則護身之兵器也。然冶鑄之事。非盡人所能。故人多欲出他物以易取之。久之遂成爲交易媒介之用。其後

齊法貨



雖錯金以鑄。專供幣用。而猶沿其名。且模其形。故古代錢謂之刀。而齊太公所鑄法貨。如上圖文曰齊法貨作刀形而小之。後儒不察本末。乃謂刀之名。取義於利民。漢食貨志如淳注云名錢

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失之遠矣。民習於以刀爲幣。故雖鑄新幣。而猶作刀形。凡以代表刀而

已。其意若曰。此幣一枚。卽與刀一柄同值也。

農器亦然。爲人人所欲得之物。而非人人所能造。故咸欲以他物易取之。久之遂成爲交易媒介之用。其後雖鑄專幣。亦沿其名。且模其形。徵諸錢字之語源而可知也。

說文錢字下云。銚也。古者田器。詩周頌臣工章庠乃錢。毛傳云。錢銚也。然則錢之本義。與銚轉注。絕不含有錢幣之意。甚明。然則銚果爲何物乎。銚字爾雅釋器作𦉳。郭注云。古鍬字。方言云。𦉳謂今鍬也。然則錢卽銚。銚卽鍬。古者以農具之錢。爲一種交易媒介之要具。後此鑄幣。仍象其形。而襲名曰錢。觀古代之錢。其形與今之鍬酷相類。則其命名之所由。可以見矣。錢爲本字。周代或稱曰泉者。乃同音假借字。後儒妄以如泉之流釋之。亦見漢志實嚮壁虛造也。後世之錢。圓周方孔。此乃鑄造技術之進化。形雖變而稱不改。於是錢鑄之名。遂爲錢幣所奪。而世無復知錢之本爲何物者矣。

錢



吾嘗考古代地中海沿岸人民所用銀幣。有作魚形者。印度洋沿岸人民所用銅幣。有作刀形者。其形略似我古代刀幣而尤類澳洲土人所用石刀又其銀銅幣。有作海藻形者。魚刀海藻。皆其地前此一種幣材。及鑄金爲幣。仍象其形以代表之。說本德人羅查生計學原論因以悟吾國錢

刀之得名亦同此理。東西一揆。人情固不甚相遠也。

### 第七項 珠玉

管子稱古者以珠玉爲上幣。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始不以珠玉爲幣。則珠玉之充幣材久矣。然其爲物。所值太奢。而毀壞極易。一有破損。價值全失。實幣材中之最不適者也。故雖在前代。已不普行。羣治稍進。遂受淘汰。遺跡所存。無甚可考。大率以供藏襲之資。備享餽之用耳。朝覲會盟聘饗。必以圭璧爲禮。蓋猶是玉幣之遺意。而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郭璞注云。雙玉曰穀。五穀爲區。是則古代用玉計數法之可考見者也。

### 結論

由此觀之。古代之貨幣。非自始卽能用金屬以爲材也。金屬之用。實最後起。然遂能凌駕諸品。獨占優勝者何也。吾固言之矣。貨幣有四種職務。惟最能完此職務者。最適於爲幣材。欲完此職務。奈何。是當具八德。一曰爲社會人人所貴。而授受無拒者。

二曰攜運便易者。三曰品質鞏固。無損傷毀滅之憂者。四曰有適當之價格者。五曰容易割裂。且不緣割裂而損其價值者。六曰其各分子以同一之品質而成。七曰其表面得施以模印標識者。八曰價格確實而變遷不劇者。而前此所用龜貝皮粟布帛禽畜器具珠玉諸品。於此八德者。或具彼而闕此。或具此而闕彼。終以資格不備而見淘汰。惟金屬則悉備之。故其用獨專也。而金屬之中。賤金之資格。又不逮貴金。故銅鐵不如金銀。銀又不如金。非以其價值之鉅也。謂其具幣材之諸德耳。不然。珠玉鑽石之值。豈不更鉅於黃金哉。夫金則八德咸備矣。銀亦幾於具體而微。而其所缺憾者。則以晚近數十年來。全世界銀塊之出產太盛。而需要之增進。不能與之相應。故其價漲落無常。而於第八項所謂價格確實之德。蓋闕焉。故二十年前。各國尙有以金銀兩種。並爲主幣者。今則惟金獨尊。而銀則夷而爲從。與銅同位。原則所支配。大勢所趨赴。雖有大力。莫之能抗也。今者交通盛開。生計無國界。欲爲國民謀樂利。終不容逆時以取敗亡。我國方承國法極敝之末流。我后我大夫。亦旣知頒定幣制之不可以已。顧頗聞廷臣之議。猶復有



主銀而不主金者。此猶生秦漢以降。尙矜矜然欲貨貝而寶龜也。蔑有濟矣。吾因考古。縱論及此。若主金關銀之議。他日更當爲專篇以闡發之。



## 讀春秋界說

界說一。春秋爲孔子改定制。度以教萬世之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一儒者之筆耳。何以謂爲天子之事。蓋以春秋者。損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萬世。此其事皆天子所當有事者也。獨惜周道衰廢。王者不能自舉其職。而天地之公理。終不可無人以發明之也。故孔子發憤而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故說苑曰。周德不亡。春秋不作。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見罪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執布衣不當改制之說。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後之儒者不明此義。而甘爲罪孔子之人。則何益矣。

孔子改制之說。本無可疑。其見於周秦諸子兩漢傳記者極多。不必徧舉。卽如論

語麻冕禮也一章。顏淵問爲邦一章。改制之精義。猶可考見。使孔子而僅從周云爾。則何不云行周之時。乘周之輅。樂則武舞。而必兼采三代耶。可見當時孔子苟獲爲邦。其制度必有所因革損益明矣。旣已不見用。則垂空文以待來者。亦本其平日之所懷者而著之。又何足異乎。黃梨洲有明夷待訪錄。黃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黃書有噩夢。王氏之改制也。馮林一有校邠廬抗議。馮氏之改制也。凡士大夫之讀書有心得者。每覺當時之制度。有未善處。而思有以變通之。此最尋常事。孔子之作春秋亦猶是耳。夫以梨洲船山林一之所能爲者。而必不許我孔子爲之。此何理也。西人果魯士西亞虎哥。皆以布衣而著萬國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萬世公法也。今必謂孔子之智。曾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界說二。春秋爲明義之書。非記事之書。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以明春秋之所重者在義。而不在事與文也。其意若曰。若僅

論其事。則不過桓文之陳迹而已。若僅論其文。則不過一史官之職而已。是二者乃晉乘楚檮杌之所同也。孔子未修之春秋。亦猶是也。及孔子修之。則其中皆有義焉。太史公所謂萬物散聚。皆在春秋。其指數千者。卽今之春秋是也。春秋所以爲萬世之書者。曰惟義之故。孔子所以爲聖者。曰惟義之故。孟子所以言道統述及孔子卽舉春秋者。曰惟義之故。若夫事也者。則不過假之以明義。說詳第義之既明。兼記其事可也。義之既明。而其事皆作筌蹄之棄。亦無不可也。若徇其事而忘其義。則大不可也。痛哉左傳家之說也。乃謂春秋書不書之例。不過据列國赴告之策以爲文。然則孔子直一識字之史官而已。乘與檮杌皆優爲之。而何必惟孔子之春秋是尊也。自公穀之大義不明。後儒之以史目春秋久矣。夫使孔子而果爲史官也。則亦當搜羅明備。記載詳博。然後爲史之良。我朝二百餘年。而東華之錄。已汗牛充棟矣。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乃僅得一萬九千字。猶復漏略蕪雜。毫無體例。何其陋歟。故使春秋而果爲記事之史也。則吾謂左邱明賢於孔子遠

矣。嗚呼。此義也。孔子自言之。孟子又言之。董子太史公又言之。而竟數千年沈寗晦。無一發明。則無怪王荊公謂春秋爲斷爛朝報。而雖以朱子之賢。亦自言于春秋無所解也。故苟不辨明義與事之界。則春秋不可得而讀也。

界說三。春秋本以義爲主。然必託事以明義。則其義愈切著。

問者曰。孔子之春秋。旣已如明夷待訪錄。校邠廬抗議之例矣。則何不條舉直書。言某事當如何興作。某政當如何改革。一如黃王馮氏之例。而何必比附當時之事。以眩惑後人乎。答之曰。孔子自言之矣。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故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見春秋繁露序篇又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此蓋聖人警時憂世之苦心也。如春秋有大居正之義。但言大居正本已足矣。而必借宋宣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不居正之害。可以召爭亂也。春秋有譏世卿之義。但言譏世卿本已足矣。而必借尹氏之事言之。所以使人知世卿之害。可以篡逆也。蓋春秋所重者在大居正。譏世卿。而不在葬宋。

繆與尹氏卒也。不然。一巡撫之出殯。一京官之死。何足以勞聖人之筆哉。故曰。因其行事。假其位號。故讀春秋當如讀楚辭。其辭則美人芳草。其心則靈修也。其辭則齊桓晉文。其義則素王制也。知此則於春秋無所閔焉矣。善哉。句容陳氏立之言也。曰春秋記號之書也。見彼所著公羊義疏學句股者。見青出朱入而以爲顏色。學代數者。見甲乙丙丁而以爲干支。不亦陋乎。

界說四。孔子因避時難。故僅借事以爲記號。而大義皆傳于口說。

問者曰。然則春秋曷爲不並舉其義與事而兩著之。而惟事之是傳何也。答之曰。孔子作春秋。於當時王公大人有所褒譏貶損不可書見。乃口受弟子。見漢書藝文志故

春秋繁露曰。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中庸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又孔子之無可如何者也。故欲求春秋者。但求之於口說焉可矣。繁露曰。不能察寂若無爲徒讀經文者言之也。曰能察之無乎不在。爲能傳口說者言之也。

界說五。既明第二至第四三條之理。則可以知春秋有三書。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

### 記號之春秋。三曰口說之春秋。

未修之春秋者何。孟子以與晉乘楚檣杙並舉者是也。記號之春秋者何。今本也是也。口說之春秋者何。公羊穀梁傳春秋繁露公羊何注及先秦兩漢諸儒所引春秋之義皆是也。未修春秋久佚矣。從何見之。曰可以從傳注文中求得之。今試舉其一例。如開卷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据何注云。變一爲元。元者氣也。則知原文必爲一年。据傳云。曷爲先言王。則知原文必無王字。据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可知原文有公卽位。合而觀之。則知未修之春秋。爲一年春正月公卽位矣。用此法以求之。雖不能盡見。亦十得八九矣。自孔子修之。則爲今本之春秋。改一爲元。以明一元統天之義。加一王字。以明師文王及大一統之義。去公卽位。以明讓國爲賢之義。於是大義出焉矣。變元也。加王也。去公卽位也。所謂記號也。所謂文也。統天師文讓國。所謂口說也。所謂義也。孟子所尊之春秋。乃口說之春秋也。漢人凡引春秋者。皆引口說之義。而直指爲春秋云曰云。此漢儒引春秋通例。兩漢書中多不勝舉。蓋口說乃



經之精華也。董子曰。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凡先師言春秋之義。皆不必在經。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學春秋者不可不察也。易曰。書不盡言。言者卽口說之謂也。而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乃詆其信口說而背傳記。此所以歆學盛而口說晦。卒使二千年無解春秋者。悲夫。

界說六。先師所傳口說。與經別行。故箸之竹帛之時。間有遺漏錯置。

問者曰。旣已謂公羊傳、穀梁傳、春秋繁露、及先秦兩漢諸儒所引春秋之義。皆同爲孔子口說矣。然每有一經而公穀不同義者。或公羊與繁露不同義者。或繁露與何注不同義者。或諸書與秦漢儒者所引皆不同義者。則又何也。答之曰。此無足疑也。先師傳春秋時。本經文自經文。口說自口說。不相比附。太史公所謂文成數萬。卽指經文。其指數千。卽指口說。先師師弟相傳。默記此數千條之義理。當其初受之於孔子也。必詳言某義屬某經。及歷數傳展轉相授。以至箸于竹帛之時。

則容有失記。或有其義尙能記而不記其屬於何經者。此亦極尋常之理。求之於傳文中。亦有實據焉。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文十

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無聞焉耳。

隱二年何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

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

此等有經而無義者。是先師失其義也。桓五年傳。春秋

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是先師能記及口說中有此義。而經文之中。有兩經與此義相屬者。不能確記其屬於何經也。凡公穀同經異義之故。皆可以此求之。卽如開卷元年春王正月一條。公羊則極褒隱公。而穀梁則微不足于隱公。似不知何所適從矣。不知無足怪也。春秋有賢讓國一義。又有大居正一義。公穀兩家傳口說時。皆同受之。及著之竹帛時。穀梁則以大居正之義。解隱公之事。公羊則以讓國之義。解隱公之事。而別以大居正之義。解宋宣公之事。要之其同爲春秋之義。孔子之傳一也。援傳例言之。則亦當云春秋有言大居正者。則未知其在魯與在宋與云爾。故必取其異經而同義者。徧舉以比較之。則

其同經而異義者。可以無疑矣。太史公所謂其指數千者。今苟取羣書之義。而一一列出之。編爲一書。不必與經文相比附。則益矚然無罣礙無爭辯矣。此董子繁露之法也。觀于此。益知先師所重者在口說。其事與文。皆可作筌蹄之棄。故偶有錯置之處。而不以爲意。但求其義之傳于後世而已。後世之治春秋者。於此中斤斤爭之。抑惑矣。

界說七。春秋既借記號以明義。有時据事直書。恐其義不顯明。故常變其詞。變其實以著其義。

春秋繁露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又曰。

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俱玉英篇或者疑焉。謂孔子作春秋。以教萬

世。安有用詭之理。不知董子所謂詭者。乃詭變之詭。非詭詐之詭。篇中所述晉文莒子慶父紀季諸條。語意甚明。皆謂變其文而已。故南海先生作春秋變辭變實考。以大發明董子之意。蓋春秋之變文明義者實多。不勝數也。試舉數例。如元年

春王正月。本當書公卽位也。孔子必變其詞而去之者。蓋如是而後隱公讓國之意始見也。無駭帥師入極。本滅極也。孔子必變其實言入者。蓋如是而後內大惡諱之義始明也。尹氏卒。本當如劉卷卒之例書其名。蓋氏人所同也。卒人所獨也。若不書名。知是何人。此實不可通曉。孔子必變其辭言尹氏者。蓋如是而後其世世爲卿之實始見也。似此之類。不可枚舉。實則春秋一書。變文者居十之七八。所以取其別異。易爲記號而已。世之溝猶魯儒。輒以左氏之記載翔博。而疑公羊之簡略錯誤。然則直疑春秋可耳。何必公羊哉。有見人演代數者。謂以甲加乙則爲天。以乙減甲則爲地。乃大詫異。謂天之爲物。豈甲乙相加所能造成。因指演數者爲誣辭也。吾見魯儒之測春秋者。有類于是矣。

界說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義。義旣明。則例不必泥。

公羊傳注中。每以時日月爲例。以地爲例。以書不書爲例。以崩薨卒葬爲例。所以有例者何。取易於標識也。蓋旣借事以明義。惟事之種類有限。而義之差別無窮。

恐其記號之易混也。故立爲標識以表之。然後就此標識以爲比例。則耳目較清。云爾。譬之算者於未知之數。命天元一以代之。然後一切數因其所命之天元一以遞加遞減焉。春秋之各例。猶天元一也。命天元一所以待加減。設各例所以待變例者。無不變者也。使其不變。則無所用其例矣。故董子曰。春秋無達例。算者之立法。所以求數也。既得其數。則法爲筌蹄矣。春秋之立例。所以求義也。既得其義。則例亦筌蹄矣。故左傳家之蔽於事。公穀家之蔽于例。一也。吾今教學者以檢對數表之法。教學者以用算尺之法。但一開卷一展尺而諸數畢具焉。雖不明法者亦能得其數矣。將春秋所有大義一一條列而出之。雖不明例者亦能得其義矣。然後得以餘日推求聖人所以立此義之故。而據而施之實用。此乃真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以視拘于文局於事滯于例者。其所得何如矣。



## 讀孟子界說

界說一。孔子之學。至戰國時有二大派。一曰孟子。二曰荀卿。

史記特立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傳又云。孟子荀卿之徒。以學顯於當世。蓋自昌黎以前。皆孟子荀卿並稱。至宋賢始獨尊孟子與孔子等。後世遂以孔孟並舉。無以孟荀並舉者矣。要之孔子乃立教之人。孟子乃行教之人。必知孟子爲孔教中一派。始可以讀孟子。

界說二。荀子之學在傳經。孟子之學在經世。荀子爲孔門文學之科。孟子爲孔門政事之科。

漢興諸經皆傳自荀卿。其目略見汪容甫述學其功最高不可誣。然所傳微言大義不及孟子。孟子專提孔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之宗旨。日日以救天下爲心。實孔學之正派也。

界說三。孟子於六經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

詩書禮樂。孔子蚤年所定。著爲雅言。荀氏一派傳之。荀子謂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故荀子一書。言禮者過半。春秋爲獲麟以後所作。昌言制作。爲後王法。孟氏一派傳之。故孟子每敘道統。於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後。述及孔子。卽舍五經而言春秋。于舜明於庶物。禹惡旨酒。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周公思兼三王之後。述及孔子。亦舍五經而言春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蓋凡言經世者。未有不學春秋者也。故必知孟子所言一切仁政。皆本於春秋。然後孟子學孔子之實乃見。

界說四。孟子於春秋之中。其所傳爲大同之義。

孔子立小康之義。以治二千年以來之天下。在春秋亦謂之昇平。亦謂之臨一國之言。荀子所述。皆此類也。立大同之義。以治今日以後之天下。在春秋亦謂之太平。亦謂之臨天下之言。孟子所述。皆此類也。大同之義。有爲今日西人所以行者。有爲今日西人所未及行。而可決其他日之必行者。讀孟子者當於此焉求之。



界說五。仁義二字。爲孟子一切學問總宗旨。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知有人不知有我。則爲墨氏之學。知有我不知有人。則爲老氏之學。故墨氏徒仁。老氏徒義。仁至義盡。時曰中庸。孔子所以異於諸教者以此。孟子所以獨尊孔子者以此。一切義理制度。皆從此出。學者勿以陳腐字面視之。則可有悟矣。

界說六。保民爲孟子經世宗旨。

孟子言民爲貴。民事不可緩。故全書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爲民也。泰西諸國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國孟子之學久絕也。明此義以讀孟子。則皆迎刃而解。否則司馬溫公之疑孟。余隱之之尊孟。徒事曉曉。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界說七。孟子言無義戰。爲大同之起點。

此義本於春秋。爲孔子特立大義。後之儒家。惟孟子能發明之。外教則墨翟宋牼

皆深明此意。泰西諸國。惟美洲庶近之。然未能至也。近則公法家大立會以昌其說。此爲孔教漸行於地球之徵。自宋以來。讀孟子者皆闡於此。

界說八。孟子言井田。爲大同之綱領。

井田爲孔子特立之制。所以均貧富。論語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井田者均之至也。平等之極則也。西國近頗倡貧富均財之說。惜未得其道耳。井田不可行於後世。無待言。迂儒斤斤思復之者。妄也。法先王者。法其意。井田之意。眞治天下第一義矣。故孟子一切經濟。皆從此出。深知其意。可語於道。

界說九。孟子言性善。爲大同之極效。

孔子之言性也。有三義。據亂世之民性惡。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惡。亦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太平世之民性善。荀子傳其據亂世之言。宓子漆雕子世子傳其升平世之言。孟子傳其太平世之言。各尊所聞。因而相爭。苟通於三世之義。可以了無窒礙矣。太平之世。禮運所謂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春秋所謂人人有土。

君子之行。故曰性善。西人近倡進種改良之學。它日此學極盛。則孔子性善之教大成矣。不明於此。則孟子斷斷之致辨。誠無謂也。

又案性善性惡屬內言。大同小康屬外言。望文似無關涉。然荀子爲小康之學者。則必言性惡。孟子爲大同之學者。則必言性善。亦可見古人之學。各有家數。不相雜廁。後世學者不明乎此。強拉合爲一以讀羣書。非疑古人。則誣古人矣。

界說十。孟子言堯舜言文王。爲大同之名號。

禮運以小康歸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其大同蓋謂堯舜也。故曰天下爲公。春秋哀十四年傳言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亦指大同性。春秋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亦太平世之義。義詳讀春秋界說凡此諸聖者。皆有天下而不有。故言大同之學者必宗之。讀孟子不可不知此義。

界說十一。孟子言王霸。卽大同小康之辨。

本文自明。

界說十二。距楊墨爲孟子傳教宗旨。

楊朱爲老子弟子。見於列子。距楊朱卽以距老子也。周秦諸子雖多。其宗旨不出老墨兩派。當時最盛名。幾與孔子敵者。亦惟老墨兩派。故距老墨卽所以距諸子也。故曰辭而闕之。廓如也。此孟子傳教之功也。

界說十三。不動心爲孟子內學宗旨。

此中下手功夫。復分三端。一曰先立乎其大者。二曰養氣。三曰求放心。漢儒氣節之學。宋儒主靜之學。各得孟子內學之一體。不動心者。經世傳教之總根原也。學者欲學孟子。不可不致力於此。三端之中。學其一焉可也。

學者初讀孟子。可將界說六至界說十三。共八條。分類求之。

界說十四。孟子之言。卽孔子之言。

然則孔子何以不自言之。孔子及身。教未大行。故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皆口授弟子。俟數傳乃著竹帛。所以避時難也。故論語者孔子之雅言也。其微言亦間有存

焉。然亦罕矣。傳微言者。孟子董子爲最多。故孟子終篇以見知自任也。學者欲學孔子。先學孟子可也。

界說十五。孟子之學。至今未嘗一行于天下。

漢興。羣經皆傳自荀子。十四博士大半屬荀子之學。東漢以後。又遭竄亂。六朝及唐。日益破碎。無論是非得失。皆從荀學中之一法討生活矣。二千年以來。無有知尊孟子者。自昌黎倡之。宋賢和之。孟學似光大矣。然於孟子經世大義。無一能言者。其所持論。無一不與孟子相反。實則據荀學吐棄之餘而已。惟不動心之學。間有講之者。然非其至也。故自宋以來。有尊孟子之名。無行孟學之實。以孔門嫡派。而二千年昏霾湮沒。不顯於世。斯亦聖教之大不幸也。今二三子既有志於大道。因孟學以求孔學。實入德之門。學聖之基也。持此界說以讀孟子。必有以異於疇昔之所見者。勿以爲習見之書而忽之也。



# 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目次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法之起因

### 第三章 法字之語源

## 第四章 舊學派關於法之觀念

### 第一節 儒家

### 第二節 道家

### 第三節 墨家

## 第五章 法治主義之發生

### 第一節 放任主義與法治主義

### 第二節 人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 第三節 禮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第四節 勢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第五節 法治主義之發生及其衰滅



# 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 甲辰

## 第一章 緒論

近世法學者稱世界四法系。而吾國與居一焉。其餘諸法系。或發生蚤於我。而久已中絕。或今方盛行。而導源甚近。然則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於世界也。夫深山大澤。龍蛇生焉。我以數萬萬神聖之國民。建數千年綿延之帝國。其能有獨立偉大之法系宜也。然人有恆言。學說者事實之母也。既有法系。則必有法理以爲之原。故研究我國之法理學。非徒我國學者所當有事。抑亦全世界學者所當有事也。

法律先於法理耶。抑法理先於法律耶。此不易決之問題也。以近世學者之所說。則法律者。發達的而非創造的也。蓋法律之大部分。皆積慣習而來。經國家之承認。而遂有法律之効力。而慣習固非一一焉能悉有理由者也。謂必有理而始有法。則法之能存者寡矣。故近世解釋派專解釋法文者盛行。其極端說。至有謂法文外無法理者。法理實由後人解剖法文而發生云爾。雖然。此說也。施諸成文法大備之國。猶

或可以存立。然固已稍沮法律之進步。若夫在諸法樊然殺亂之國。而欲助長立法事業。則非求法理於法文以外。而法學之效用將窮。故居今日之中國而治法學。則抽象的法理其最要也。

我國自三代以來。純以禮治爲尙。及春秋戰國之間。社會之變遷極劇烈。然後法治思想乃始萌芽。法治主義者。應於時勢之需要。而與舊主義宣戰者也。夫禮治與法治。其手段固溝然不同。若其設爲若干條件以規律一般人之行爲。則一也。而凡持舊主義者。又率皆崇信「自然法」。說詳第四章其所設條件。殆莫不有其理由。其理由之真不真。適不適且勿論。要之謂非一種之法理焉。不得也。而新主義之與彼對峙者。又別有其理由。而旗幟甚新。壁壘甚堅者也。故我國當春秋戰國間。法理學之發達。臻於全盛。以歐洲十七八世紀間之學說視我。其軒輊良未易言也。

顧歐洲有十七八世紀之學說。而產出十九世紀之事實。自拿破崙法典成立。而私法開一新紀元。自各國憲法公布。而公法開一新紀元。逮於今日。而法學之盛。爲有

史以來所未有。而我中國當春秋戰國間。雖學說如林。不移時輒已銷熄。後此退化復退化。馴至今日。而固有之法系。幾成殭石。則又何也。禮治主義與夫其他各主義。

如放任主義  
人治主義等

久已深入人心。而羣與法治主義爲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偶占勢力。摧

滅封建制度階級制度。

戰國秦漢之交吾國固有之封建制度階級制度一時摧滅雖儒法兩家並有力而法家功尤偉說詳第六章

然以

吾國崇古念重。法治主義之學說。終爲禮治主義之學說所征服。門戶之見。惡及儲胥。並其精粹之義而悉吐蔑之。而一切法律上事業。悉委諸刀筆之吏。學士大夫。莫肯從事。此其所以不能發達者一也。又法家言。主張團體自身利益過甚。遂至蔑視團體員利益。雖能救一時之敝。而於助長社會發達。非可久。適其道不愜於人心。雖靡舊說之反對。勢固將敝。而儒墨家言。又主張團體員利益過甚。於國家強制組織之性質。不甚措意。故其制裁力有所窮。適於爲社會的而不適於爲國家的。夫以兩派各有缺點。專任焉俱不足以成久治。而相輕相軋。不能調和。此其所以不能發達者二也。坐此二弊。故雖於一時代百數十年間。有如火如荼之學說。而遂不足以開

萬世之利。造一國之福也。

逮於今日。萬國比鄰。物競逾劇。非於內部有整齊嚴肅之治。萬不能壹其力以對外。法治主義。爲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立法事業。爲今日存國最急之事業。稍有識者。皆能知之。而東西各國之成績。其刺戟我思想。供給我智識者。又不一而足。自今以往。實我國法系一大革新之時代也。雖然。法律者。非創造的而發達的也。固不可不采人之長以補我之短。又不可不深察吾國民之心理。而惟適是求。故自今以往。我國不採法治主義則已。不從事於立法事業則已。苟採焉而從事焉。則吾先民所已發明之法理。其必有研究之價值。無可疑也。故不揣驕昧。述其研究所粗得者。以著於篇。語不云乎。層冰爲積水所成。大輅自椎輪以出。此區區數章。苟能爲椎輪積水之用。則吾之榮幸。寧有加焉。

## 第二章 法之起因

我國言法制之所由起。大率謂應於社會之需要而不容已。此儒墨法三家之所同

也。今刺取其學說而比較之。

(一) 儒家

(荀子禮論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起也。故禮者養也。

(又王制篇)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故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楊注言分義相須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中略)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君者善羣者也。

(又富國篇)人倫並處。(楊注倫類也)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楊注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

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案縣同懸。謂懸隔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中畧）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

## （二）墨家

（墨子尚同篇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案茲同滋益也）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明夫天下之亂。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中畧）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

荀子之所謂禮所謂義。墨子之所謂義。其實皆法也。蓋荀子言禮而與度量分界相麗。言義而與分相麗。墨子言義而與刑政相麗。度量分界也。刑政也。皆法之作用也。

### (二) 法家

(管子君臣篇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中畧)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

(商君書君臣篇)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節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

(又開塞篇)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

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無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之時，民務勝而力征，負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道，而賢者以相出爲務。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

（韓非子五蠹篇）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以上三家四子之說，皆以人類之有欲爲前提，謂生存競爭爲社會自然之現象，而法制則以人爲裁抑自然，從而調和之，而苟墨商三家，謂人始爲羣，卽待法治。韓則



謂地廣人稀時。無取於法。法必緣民衆而需要始亟。是其微相異者也。韓子殆只認形成國家後之強制組織。而不認社會的制裁力。是其缺點也。蓋韓子之學。淵源於老子。而老子謂郅治之極。無法而能治也。韓子謂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然人民少之時。財亦決非能有餘。故民可以生計。

學理說明之也。故韓子此前提實不正確。

人類有欲之一前提。亦老子所承認也。然其所以解決此問題

之方法。則與諸家異。儒墨法諸家。皆以節欲爲手段。故禮也。義也。法也。從此生焉。老子則以絕欲爲手段。欲苟絕。則一切皆成疣贅矣。故其言曰。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又曰。常使民無知無欲。故無爲而無不治。又曰。少私寡欲。又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皆其義也。雖然。人類之欲。果可得絕乎。不可得絕。則老子之說不售也。以今語說之。則生存競爭者。果爲人類社會所得逃之公例乎。不可逃。則法制之起。其決不容已也。

荀子社會學之巨擘也。其示人類在衆生界之位置。先別有生物於無生物。次別有知物於無知物。次別有理性物於無理性物。謂人類者。其外延最狹。而其內包最廣。

與歐西學者之分類正同。彼之所謂理性。荀子所謂義也。亦謂之普通性。亦謂之大

我附注義從我從羊會意字也。董子云幾者我也。其從羊者所以別於小我。羊能羣者也。故我國文字凡形容社會之良性質者皆從之。羣善美義等是也。考工記注

我曰羊善也。義從我從羊所以示此大我之普通性。即人類所以能結爲團體之原因

也。小野塚博士言國家所由起根於人類之普通性而覓博士言國家社會之最

更嚴性海相合他日荀子以義爲能羣之本原。洵批卻導窾之論矣。其富國篇所論。由

經濟的（生計的）現象。進而說明法制的現象。尤爲博深切明。謂離居不相待則窮。

故經濟的社會。爲社會之成始。謂羣而無分則爭。故國家的社會。爲社會之成終。其

言爭之所由起。謂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欲者經濟學所謂欲望。（德語之 Begierde

英語之 Desire）欲多而物寡。即所謂欠乏之感覺。（德語之 Empfindung des

Mangels）而欠乏之感覺。由於欲惡同物。人類慾望之目的物。如衣食住等。大畧

相同故也。荀子此論。實可爲經濟學社會學國家學等之共同根本觀念也。

諸家之說。皆謂法制者。由先聖先王之救濟社會之一目的而創造之。語其實際。則

此創造法制之人。卽形成國家時最初之首長也。而此首長。以何因緣而得有爲首長之資格。諸家所論。微有不同。墨子言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是謂最初之首長。由選舉而來。然法制未立以前。何從得正確之選舉。是不免空華之理想也。儒家皆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又曰亶聰明作元后。是謂由天所命。然茲義茫漠。不足以爲事實也。荀子亦儒家。而所言稍趨於實。謂必功名成然後羣衆懸。必知者得治然後功名成。蓋當社會之結合稍進。則對內對外之事件日曠。其間必藉有智術者或有膂力者。內之以維持社會之秩序。外之以保障社會之安甯。於是全社會之人德之。而其功名成焉。寔假其人及其輔翼者。遂獨占優勢於社會。此君主貴族所攸起也。故曰羣衆懸而君臣立矣。

管子言智者假衆力以禁強暴。其說明社會形成國家之現象。尤爲盛水不漏。夫雖有智者。苟非假衆力而國無由成。蓋國家爲人類心理之集合體。苟其人民無欲建國之動機。則國終不可得建也。而又非如民約論者流。謂純由國民衆建也。雖有衆

力。苟無假之以行最高權者。則國亦無由成。兩相待而國立焉。制定焉。管子此語。今世歐西鴻哲。論國家起原者。無以易之也。

又管子所謂「上下設民生體」。所謂「民體以爲國」。實最古之團體說也。

房注謂上下既

設則生貴踐之禮貴賤成禮方乃爲國以禮釋體實曲解也民禮以爲國豈復成文義耶管子又云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兵守民也君臣篇上正可與此文相發明故管子實國家團體說之祖也 蓋上之對下卽全部對一部之意也。卽拓都對么匿之意也。

上下既設而肢官各守其機能。如一體然。而此人民結集之一體。則謂之國家也。商君開塞篇之論。言國家發生成長之次第。尤爲博深切明。蓋由家族進爲社會。由社會進爲國家。由愛治進爲禮治。由禮治進爲法治。其所經過之階級。實應如是也。其所論親親上賢貴貴之三時代。亦與歷史相脗合。其上賢之一時代。卽由圖騰社會形成國家之過渡也。而所謂賢者。謂智力優秀於其儔者也。蓋雖在未成國家以前。而社會上優秀者之地位已漸顯。卽所謂上賢時代也。及優秀者之地位被確認。則所謂貴貴時代也。

商君言制之興。在未立君以前。夫在原始社會。其未立君者。卽其未形成國家者也。謂未形成國家而先有法制。似不衷於理論。雖然。未有國家以前。夫既有社會之制裁力。商君所謂制者。蓋指此也。故別前者謂之制。而後者謂之禁。制者相互的。而禁者命令的也。故禁也者。卽國家之強制組織也。而禁之與官。官之與君。同時並起。非謂先有禁而後有官。先有官而後有君。精讀原文。自不至以辭害意焉矣。

小野塚博士者。日本第一流之學者也。今引其言以證管商二子之說。其言曰。『原人最始爲徽章（圖騰）社會。而此種社會。由家族團體時期。漸進於地域團體時期。（中畧）當其未形成國家以前。亦固思所以調和衝突。維持內部之平和。其間自有規律之發生。畧約束其分子。但此規律。無組織的強制力之後援。苦失諸微弱。洎夫內部之膨脹日增。對外之競爭日劇。於是社會之組織。分科變更。而強制的法規起焉。強制法規既具。不可無統一之之機關。羣中之優秀者。則膺其任而執行之。始猶不過暫置。既而內外之形勢繼續。而機關遂不得不繼續。而所謂優秀者。遂得繼續』

以保其優勢之地位。故原始國家與君主國體。常有密接之關係。非偶然也。政治學大綱上

卷一四五至  
一五〇葉

此與商君之言。抑何相類之甚耶。而此所謂優秀者。亦即管子所謂假衆力以禁強暴之智者也。荀墨兩家。僅言禮言義言分。是所重者。仍在社會之制裁力也。混道德與法律爲一也。所謂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也。管商皆言禁。則含有強制組織之意義。而法治主義之形乃具矣。此法家之所以獨能以法名其家也。

（漢書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顏注云宵義與肖同類古貌字）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聖人取類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傲。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慝之

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

此文言法制起原。兼採儒墨法諸家之說而貫通之。明社會制裁力。與國家強制組織。本爲一物。禮治與法治。異用而同體。異流而同源。且相須爲用。莫可偏廢。此誠深明體要之言也。讀此而我國人關於法之起因之觀念。可以大明。

### 第三章 法字之語源

我國文「法」之一字。與刑、律、典、則、式、範、等字。常相爲轉注。今釋其文以求其義。

一釋法。法本字爲灋。說文「灋」下云。『荆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廌去。』今案說文廌下云。『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

然則水取平之意。从廌去。取直之意。實合三之會意字也。法之語源。實訓平直。其後用之於廣義。則爲成文法律之法。用之於最廣義。則爲法則方法之法。實展轉段借也。釋名云。『法。逼也。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此雖非最初義。然與近世學者所言法之觀念甚相接近。所謂莫不欲從其志者。言人人欲自由也。

使有所限者。自由有界也。逼者。卽強制制裁之意。而制裁必軌於正。蓋我國之觀念則然也。

二釋刑 說文灋下云。荆也。而刀部有刑字。無荆字。刑下云。剉也。剉下云。刑也。二字轉注。然則刑之本義甚狹。謂剉人之頸而已。段注云。『荆罰典荆儀荆等字。以刑當之者。俗字也。造字之悒既殊。并聲开聲各部。凡并聲在十一部。凡开聲在十二部也。』然則刑不足以當荆。而荆之義究云何。說文土部型下云。『鑄器之法也。』是正與法爲轉注。段注云。『以木爲之曰模。以竹曰範。以土曰型。』而許書木部模下竹部範下。皆訓法。是亦轉注也。詩毛傳屢云。刑法也。亦轉注也。易曰。『利用荆人。以正法也。』是荆含有正之意。荀子彊國篇云。『荆範正。金錫美。』是荆以正爲貴也。記王制云。『荆劓也。劓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一成不變。正與型之性質相合。其字又與形通。左傳引詩。『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云。『形同刑。程量其力之所能爲而不過也。』然則荆有形式之意。模範之意。



程量之意。故典刑儀刑等字。皆備此諸義。所以从井者。井之語源。出於井田。說文井下云。『八家爲一井。象構韓形。』蓋含有秩序意。故井井有條。『井然不紊。』皆以井爲形容詞。又易井卦。『改邑不改井。』王注云。『井以不變爲德者也。』然則井也者。具有秩序及不變之兩義者也。从刀者。刀以解剖條理。故制字則字等皆从之也。然則說文雖無刑字。今可以意補之云。『刑法也。从刀从井。井亦聲。』而下其定義。則當云。刑也者。以人力制定一有秩序而不變之形式。可以爲事物之模範及程量者也。是與法之觀念極相合也。

三釋律 說文律下云。『均布也。』段注云。『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布。』桂氏馥義證云。『均布也者。義當是均也。布也。樂記。樂所以立均。尹文子大道篇。以律均清濁。鷓冠子。五聲不同均。周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案說文之訓。桂氏之釋。皆能深探語源。確得本意。蓋吾國科學發達最古者。莫如樂律。史記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書言

同律度量衡。而度量衡又皆出於律。

漢書律曆志云夫律者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曠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故

曰萬事根本也

夫度量衡爲一切形質量之標準。而律又爲度量衡之標準。然則律也者。

可謂一切事物之總標準也。而律復有其標準焉。曰黃鐘之宮。黃鐘之宮者。十二律中之中聲也。以其極平均而正確。故謂之中聲。所以能爲標準之標準者。以其中也。故律者。制裁事物之最嚴格者也。左傳云。『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是其義也。孟子又曰。不以律不能正音。蓋樂之爲理。十二律固定不動。而五音回旋焉。若衆星之拱北辰。然則律者。非徒平均正確。而又固定不動者也。綜上諸義。以下其定義。則律也者。平均正確。固定不動。而可以爲一切事物之標準者也。國語云律所以

立均出度是明其平均正確之義釋名云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是明其爲事物標準之義

其後展轉段借。凡平均正確固

定可爲事物標準者。皆得錫以律之名。易曰。『師出以律。』孔疏云。律法也。是法律通名之始也。自漢以還。而法遂以律名。史記蕭相國世家云獨先入收秦律令杜周傳云前主所是著爲律漢書刑法志云

不若刪定律令是皆以律名法也

四釋典 詩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云。典常也。廣韻典下云。主也。常也。法也。經也。說文典下云。『五帝之書也。从册在刀上。尊閣之也。』是典之本義。爲尊貴之書册。而吾國人有尊古之習。視之與法同科也。下方更詳述其理例訓常訓經。皆示固定性也。

五釋則 說文「則」下云。『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段注云。『等畫物者。

定其差等而各爲介畫也。物貨有貴賤之差。故從刀介畫之。』余謂古者以貝爲

貨幣而貨幣之用。在於易中。易中義見殿譯原富故能權物之貴賤而等差之者。莫如貝。故

曰等物。齊之如刀切焉。故曰畫物。从貝以示等。从刀以示畫。會意字也。蓋含均齊

秩序之意。既差等而猶命之曰均齊者。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本不齊者。因

其等而等之。是卽所謂齊也。故吾國文所謂「則」。常以爲「自然法」之稱。易乃見

天則。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其義也。然既从刀。則人事寓焉。故「人爲法」亦得

適用之。周禮以八則治都鄙。鄭注云。則亦法也。

六釋式 說文式下云。『法也。从工弋聲。』又云。『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段注

云。『直中繩。二平中準。是規槩也。』是則式之取義在工。而工含有衡度之意。衡度者。以中正平均爲體用者也。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鄭注云。『式謂節度。』實確詰也。

七釋範 說文無範字。竹部箴下云。『法也。竹簡書也。古法有竹刑。』段注云。『通俗文曰規模曰範。元應曰。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箴。一物材別也。說與說文合。』然則範與型同義。型卽荆也。考工記『輒前十尺。』鄭注云。『書或作軛。軛法也。』然則在車曰軛。範乃後定之字。媾合箴軛二文而成也。易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鄭注云。『範法也。』書洪範僞孔傳云。『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鄭玄曰。不與天道大法是僞孔本於鄭也。然則範亦爲法之名。而其義又全與法同也。

此外與法互訓之字尙夥。匪暇殫述。綜上所舉。則吾國古代關於法之概念。可以推見焉。曰法也者。均平中正。固定不變。能爲最高之標準以節度事物者也。

其在希臘。畢達哥士曰。法律者。正義也。柏拉圖曰。正義一稱法律。喀來士布曰。法律者。正不正之鵠也。其在羅馬。錫爾士曰。法律者。術之公且善者也。哥克曰。法律不外正理。凡此者。近世學者字之曰「正義說」。此與吾國法之語源皆畧同。而吾國更有固定不變之意。是其特色也。當法治主義興以前。吾國人關於法字之解釋。率類是。

#### 第四章 舊學派關於法之觀念

我國法律思想。完全發達。始自法家。吾故命法家爲新學派。命法家以前諸家爲舊學派。而舊學派中。復分爲三。一曰儒家。二曰道家。三曰墨家。其關於法之觀念。亦各不同。今以次論之。

##### 第一節 儒家

吾前述法字之語源。而解釋其定義。謂法也者。均平中正固定不變。可以爲最高之標準。以節度事物者也。儒家關於法之觀念。卽以此定義爲衡者也。夫旣以均平中

正固定不變爲法之本質。然則此均平中正固定不變者。於何見之。於何求之。是非認有所謂自然法者不可。而儒家則其最崇信自然法者也。時曰「有物有則」。言有物斯有則。則存於物之自身也。此其義之最顯著者也。是故儒家關於法之觀念。以有自然法爲第一前提。今述其說。

(易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又)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又)是故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

(記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

儒家極崇信自然法。凡一切學說靡不根於此觀念。不可殫述。而繫辭傳二篇。其發

之最密者也。孟德斯鳩云。靡異不一。靡變不恆。

嚴譯爲其參差者其一定也。其變化者其不易也。

而易之一

書。實專闡此理。觀其異者變者。而思於其間焉。求其一者恆者。曷爲思求之。謂求而得焉。則可據之以制定平均中正固定不變之法。以福利天下也。孔子五十以學易。學此物而已。蓋孔子認此物爲客觀的具體的獨立而存在。而自苦人智之有涯。不足以窮之。故雖學至老而猶欲然也。孔子之志。在求得自然法之總體。以制定人爲法之總體。卽未能得。亦當據其一部分。以制定一部分。要之凡人爲法不可不以自然法爲之原。此孔子所主張也。

法之最廣義。舉一切物之倫脊皆是也。其次廣義。則限於人類社會。人類社會之自然法。於何求之。亦曰求諸人類社會之自身而已。今述其學說。

(記中庸)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又)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又)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中畧)口之於味也。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從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類也。(中畧)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孟子此論。證明人類之有普通性。而普通性即自然法之所從出。此最完滿之理論也。故自然法亦稱性法。荀子不認有自法。下方論之。

既有自然法。則自然法必先於人定法。至易明也。孟德斯鳩法意云。物無論靈否。必有其所以存者。先於法。制其言。所以存之。法即公。繫辭傳稱仰以觀於

其所以存之法。又曰。公理實先於法。制其言。所以存之。法即公。理也。所謂自然法也。法制則人定法也。根本觀念與儒家正同。繫辭傳稱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此所謂自然法也。下復言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蓋取諸乾坤。蓋取諸渙。蓋取諸隨。蓋取諸豫。蓋取



諸小過。蓋取諸睽。蓋取諸大壯。蓋取諸夫。離益噬嗑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夫。皆自然法也。取之而制定種種事物。所謂人定法也。故記禮運曰。夫禮之初。始於飲食。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此言人類受生伊始。卽有普通性。及既爲羣。此普通性益交錯而現於實。遂成所謂自然法者。而當由何道焉。得應用此自然法以制爲人定法。正立法者所當有事也。

歐西之言自然法者。亦分二宗。一曰有爲之主宰者。孟德斯鳩之徒是也。二曰莫爲之主宰者。赫胥黎之徒是也。而我國儒家之自然法。則謂有主宰者也。學說甚繁。畧舉一二。

（易象傳）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易繫辭傳）天垂象聖人則之。

(書)天敍有典。自我五典。五共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又)永畏惟罰。非天不中。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其他儒家言天者甚多。不可悉舉。僅舉經傳中言關於法之觀念者如右。蓋宇宙有自然法。存於人物之自身。而人物自身。何以能有此自然法。則天實賦之。故天爲自然法之淵源。此儒家之說也。天亦謂之命。故曰。天命之謂性。記稱夏道尊命。卽此物也。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記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皆欲知此自然法之所從出。而體之以前民用也。

儒家屢言命若非以此解之幾不知其所謂此

儒家言人爲法不可不根本於自然法。顧自然法本天。非盡人所能知也。則其道將窮。於是有道焉。使自然法現於實者。曰聖人。聖人之言。卽自然法之代表也。聖人之言何以能爲自然法之代表。儒家謂聖人與天同體者也。否則直接間接受天之委

任者也。否亦其智足以知天者也。六經六緯之微言。皆稱聖人無父。感天而生。故有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謂之五感生帝。而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配之。爲五人帝。是聖人爲天之化身。聖人卽天也。故直以其意爲天之意。其言爲天之言。其法爲天之法。「典」本五帝之書。而竟變成爲一種法之名。蓋以此也。此種觀念。視他國之神意說。其程度之強。尙有過之。惟耶穌新約。差可比倫耳。所謂直接受天之委任者。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詩曰。帝謂文王。不。大聲與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書五行志曰。虛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禹治洪水。賜雒書。春秋元命苞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隋書經籍志緯書類。有河圖二十卷。河圖龍文一卷。注云。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孔子九聖所增演。宋書符瑞志曰。成王周公時。洛出龜書。而書顧命亦言天球河圖在東序。記禮運亦言河出馬圖。論語述孔子語。乃云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計河洛圖書之爲

物。見於經緯者不下百數。

洪範一篇古說皆認爲即洛書之文自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凡六十五字謂禹所受本文其以下則後聖之解

也釋即不信緯。安能不信經記。即不信經記。安能不信論語。而其怪誕既若是。以今日

理想衡之。雖負牀之孫。猶不能起信。而孔子及兩漢大儒。津津言之何也。乃讀西史。見來喀瓦士制斯巴達法典。云直受諸亞波羅神。摩哈默德之造可蘭經。云直受諸天使加布里埃。乃至猶太之摩西法典。印度之摩奴法典。希臘之綿尼法典。語其來歷。莫不皆同。乃知此實初民之共通觀念。非惟我國有之。而我國所流傳。實本諸口碑。非出自臆說也。然以孔子而猶迷信之何也。孔子之學說。既認有自然法。復認自然法之出於天。然則宜操立法權者惟天耳。天既不言。而感生化身之帝王。又絕跡於後世。然則後之有天下者。必天牖其衷。乃可創法改制。故六經大義。皆言應天受命。制禮作樂。儒家視禮樂法制同物前已歷言之凡以法之淵源出於天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即自然法也而受命必有符。則龍龜鳥書等是也。受命之符。口碑所傳也。必受命而後立法。則儒家之大義。與自然法天定法之主義相一貫者也。申而言之。則非爲受命故改制。實爲改

制故受命也。孔子學易以求自然法。既有所得。思欲據之。制爲人定法以易天下。然受命之符。久而未至。沈吟不敢自信。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泊夫麟獲西狩。書降端門。然後制作之業託始焉。此其義必有所受。而非可盡指爲秦火以還之附會者也。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此明見於經傳不容疑者也然漢儒言孔子受命者猶不止此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引春秋演孔圖云天降血書魯

端門內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詈曰演孔圖中有作法制圖之象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故作撥亂之法諸如此類不遑殫述蓋前漢儒者無不篤信受命改制之說至後漢始漸有疑者而鄭康成據以注羣經此實孔門猶家法非漢儒附會也夫在程度幼稚之社會。

固不能無所託以定民志。而况夫既持道本在天之說。則一切制作。自不得不稱天而行。理論相因所當然也。猶之大權在君主之國。一切法律。不得不以君主之名行之。亦理論相因所當然也。故不得以此等神祕之說爲儒家詭病也。

夫與天同體之聖人。其最貴者也。直接受天委任之聖人。其次貴者也。然直接受天委任之聖人。亦問世而不一遇。於是乎有知足以知天者。亦稱爲聖人。認其有立法及解釋法之權。蓋謂其能知自然法也。故易繫辭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凡此所謂聖人。皆謂其知足以知天者也。而記中庸所論。尤爲博深切明。今述而引中之。

(記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又)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又)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中庸所謂至誠。卽聖人也。惟至誠能經大經。立大本。言惟聖人乃能立法也。然所以

能立法者非他。以其如神也。以其與天地參也。其何以能如神。何以能與天地參。則

全以能盡其性故。此實甚深微妙之論也。蓋人類莫不有其普通性。人類與衆生。又

有其相共之普通性。人類既有與衆生相共之普通性。又自有其普通性。以人類自

性亦可謂人類之特別性也。明論理學上內包外延之公例。自能知此普通性。有賦

命之者。維持之者。則天是也。不認有造化主者。則謂無一主體焉。以賦聖人亦人

類也。故聖人之性。即人類之普通性。亦即衆生之普通性。謂自我性體無二。華嚴

性故能盡其性者。必能盡人類之性。隨即能盡衆生之性。如人類有能飲食之機能

我既能飲食。則人類之此機能。乃至衆生之此。而性之大原出於天。故能盡其性以盡

普通性者。即其與天合德而與天參者也。故易文言傳又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佛說言一切衆生有起一念者。佛悉知之。何以

存於人物之自性。而自然法則。固定不變者也。然則能前知不亦宜乎。儒佛皆自然法

所以法存於衆生之自身。而儒家則謂天實賦之。佛家則全尊主觀。而不認主宰者之獨

在立  
也存

故儒家之論。其第前提曰。有自然法。其第二前提曰。惟知自然法者爲能立法。其第三前提曰。惟聖人爲能知自然法。次乃下斷案曰。故惟聖人爲能立法。而第三前提所謂聖人者。復分三種。第一種。爲天化身之聖人。第二種。受天委任之聖人。第三種。與天合德之聖人。蓋自然法出於天。故能知自然法之聖人。必其與天有關係者也。此其論理之一貫者也。夫第三種之聖人。則其範圍甚廣矣。凡屬人類。皆可以爲聖人。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也。夫謂凡屬人類。皆可以爲聖人者何也。吾有此普通性。聖人亦有此普通性。普通性既同。自可以相學而能。此亦其論理之一貫者也。蓋儒家之意。欲使人人皆爲能立法之人。特未達其程度。則不能有其資格耳。而孔子立教之目的。則在是也。

中庸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聞者或疑焉。不知此亦其論理之一貫者也。蓋既認有自然法。而自然法。實先於宇宙萬有而存立。取宇宙萬有而支配之者也。宇宙萬有。



生存運動於自然法之下。有一定之格。一定之軌。而不能踰越。然則既能知自然法者。其於宇宙萬有之若何生存若何運動。豈不較然若指諸掌乎。夫知天文學公例者。則於日食星孛。可以前知。知物理學公例者。則於鷹化虹見。可以前知。皆以自然法縮之而已。近世學者。於自然界現象。靡不信有自然法。至心理界現象。則或疑自然法之不能成立。自然界現象指凡一切物有客觀的一體之存在者也。如動植物一體之存在者也。如人類社會中之各現象是也。心理界現象者不能截然有客觀的理合集而成。而心理能自由活動。故或疑其不能有一定之自然法。若儒家言。則

謂心理界現象。亦支配於自然法之下。與自然界現象無異。故曰一切可以前知也。而研究此自然法。則儒家所認爲最大之事業也。

然儒家固非絕對的不認心理界現象與自然界現象之區別。故其研究支配人類之自然法。亦常置重於人類心理。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其此論。又未嘗不與「自然法本天」之觀念相一貫。蓋謂人心所同然者。受之於天。故人心所同然。即天之代表也。而得人心之所同然者。則其已受天之默許者也。若是者。吾名之爲

間接受委任於天之聖人。誰問之。民間之也。今述其說。

(書)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又)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

(又)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秦誓語僞古文采之)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中略)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中略)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下畧)

(又)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

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下畧）  
（左傳桓六年）夫民神之主也。

準是以談。則儒家認人民之公意。與天意有二位一體之關係。孟子答萬章問。其斷案皆歸諸天。而例證則舉諸人民。蓋謂民意者。天意之現於實者也。荀子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蓋謂此也。然人民之意何以能指爲與天意同一體。儒家之說。謂人與天本一體也。試述之。

（春秋繁露爲人者天篇）人之人本於天。天者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中畧）天之副在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

（又觀德篇）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案太祖先人謂天也）

（又天地陰陽篇）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人超然於萬物之上。

而最爲天下貴者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

凡此皆言人與天本爲一體。夫至形體血氣德行。皆由天所化。然則其爲一體也。審矣。此非董子之私言。實孔門之大義也。質而言之。則人類之普通性。實與天共之者也。

夫立法者既不可不以自然法爲標準矣。自然法既出於天意矣。而人民之公意。卽天意之代表也。故達於最後之斷案。則曰。人民公意者。立法者所當以爲標準也。歐洲十七八世紀之學者。主張自然法說。隨卽主張民意說。惟儒家亦然。故記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經傳中說此義者。不可枚舉。民意之當重。何以若是。則以其與天意一體而爲自然法所從出也。若夫人民公意於何見之。則儒家之所說。與十七八世紀歐洲學者之所說異。蓋儒家以爲非盡其性者。不能盡人之性。故人民之真公意。惟聖人爲能知之。而他則不能也。易繫辭傳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

齋戒。以神明其德。記禮運曰：故聖人耐鄒注附古能字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

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謂人情義人利人患也。參觀本文。皆此

義也。蓋歐洲之自然法學派。謂人民宜爲立法者。儒家則謂惟知人民真公意所在

之人。宜爲立法者。而能知人民真公意所在者。惟聖人。故惟聖人宜爲立法者也。故

同主張人民公意說。而一則言主權在民。一則言主權在君。其觀察點之異。在此而

已。夫儒家既謂人定法必當以自然法爲標準。則凡法之不衷於自然法者。儒家所

不認爲法者也。又既謂聖人與「自然法之創造者」(即天)有密切之關係。故聖人

所定之法。儒家所認爲法者也。夫儒家所認爲法者。必其與自然法一致者也。而自

然法者。一定而不易者也。故儒家言法之觀念。自不得不畸於保守主義。論理之一

貫使然也。故曰因而損益。百世可知也。又自然法者。非一般人所能知者也。故儒家

言法之觀念。自不得不取君主立法主義。亦論理之一貫使然也。故曰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也。然君主亦非盡人而能知自然法。必聖人乃能知之。然則後世之爲君

主而非聖人者。其於前代聖君之法。惟宜遵守而不可妄有所更革。故儒家言法之觀念。益不得不以君主立法主義與保守主義相結合。又論理之一貫使然也。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然則春秋家言孔子改制者非耶。夫改制則與保守主義相反。以布衣而改制。又與君主立法主義相反。而春秋家言此也。何居。應之曰。不然。孔子所謂改制者非與前聖之法不相容也。前聖之法。不過能發明自然法之一部分。而孔子則欲發明其全部分。而因以泐成一完備之人定法。使萬古不易也。其爲改也。正所以爲無改之地也。而孔子既爲知足以知天之聖人。又爲直接受天委任之聖人。故得行天子之事。而有立法權也。故孔子改制之義。與儒家主義之大體。未嘗矛盾也。

據上所述。則儒家於其所持法之觀念。其論之也。可謂首尾相應。盛水不漏者矣。雖然。儒家認道與禮與法爲同物者也。而此三者果同物乎。自然法果可應用之於心理界現象。而使一切人定法悉由之出乎。即可應用之。而彼自然法之全部分。果能

以人智盡發明之乎。儒家觀念之確與不確。當於此焉判之。儒家中。惟荀子之說。微有異同。荀子不認有自然法者也。隨而不取法原本天之說。而惟以人定法爲歸。今復述其說而詮釋之。

(性惡篇)(前畧)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中畧)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化之。(中畧)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息。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

荀子以性爲惡。自不得復認有自然法。論理之一貫使然也。荀子謂人類於生理上

既爲自然法所支配。而生理上之利不利。與心理上之正不正。常相衝突。故於彼方面既認有自然法。則於此方面勢不得復認有自然法。藉曰有之。亦其不足以爲正不正之標準者也。更申言之。則荀子者。謂支配社會之良法。其恆反於自然者也。故荀子言正不正之標準。不以天而惟以聖人。請舉其說。

（性惡篇）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中畧）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

（王制篇）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禮論篇）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又）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



(天論篇)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中畧)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中略)惟聖人爲不求知天。

(又)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體。(中畧)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由是觀之。荀子謂天惟能生物而不能立法。能立法者惟聖人。而聖人既受生於天之後。則與天相對待。既非天之一體。又非受天之委任者也。此其與普通儒家之觀念絕相反者也。荀子賤姓而尊僞僞也者人爲也。楊注云僞僞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會

意字也。故絕對的不認有自然法。性者白然也。而惟認有人爲法。然又言惟聖人爲能起僞。

故謂可爲人爲法之標準者。惟聖人也。其言聖人可爲法之標準。與普通儒家同。其言聖人所以可爲法之標準之故。則與普通儒家異。實則聖人以何因緣而可以爲法之標準。此荀子所未言及也。

荀子極尊孔子。謂孔子所立之法。可以爲一切法之標準。其言法後王。謂孔子也。夫孔子固亦欲自以其所立法爲一切法之標準。雖然。孔子之所以自信者。謂其能知自然法而應用之也。卽孔子所以尊前聖人者。亦謂其能知自然法而應用之也。若荀子既不認自然法。徒以其爲聖人爲孔子也。而尊之。然則毋乃近於無理由之盲從矣乎。故就論理上首尾相應之點觀察之。荀子之不逮孔子明矣。然則推荀子之論。必歸結於貴人而賤法。故其言曰。

(君道篇)有治人無治法。(中畧)法不能獨立。(中略)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中畧)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

此其言雖未嘗不含一面之眞理。然人也者。非可操券而得者也。聖人君子。問世而不一遇。專任人而不任法。此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荀子又以際君爲主義。君之賢也。更難遇。故其說益不完。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爲政。賢於荀子遠矣。

雖然。荀子言自然法之不能成立。此則雖孔子恐無以難也。何也。自然法一成不變者也。而人類心理自由活働者也。以自由活働之心理。果能如自然界現象以一成不變之自然法支配之乎。此最不易武斷者也。而自然法者儒家之根本觀念也。此根本觀念破。則儒家之基礎已搖。此法家說所以蹈其隙而起也。

## 第二節 道家

道家亦認有自然法者也。雖然。其言自然法之淵源。與自然法之應用。皆與儒家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又曰。希言自然。又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凡道家千言萬語。皆以明自然爲宗旨。其絕對的崇信自然法。不待論也。雖然。彼不認自然法爲出於天。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曰。有名天地之始。無名萬物之母。其意蓋謂一切具體的萬有。皆被支配於自然法之下。而天亦萬有之一也。故天亦自然法所支配。而非能支配自然法者也。而自然法不過抽象的認

識而非具體的獨立存在也。故曰。恍兮忽兮。其中有象。夫自然法之本質既已若是。是故不許應用之以爲人定法。苟應用之以爲人定法。則已反於自然法之本性矣。故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又曰。大制不割。又曰。物或益之而損。又曰。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故絕對的取放任主義。而謂制裁力一無所用。非惟無所用。實不可用也。故儒家所以營營焉經畫人定法者。曰惟信有自然法故。道家所以屑屑然排斥人定法者。亦曰惟信有自然法故。故道家對於法之觀念。實以無法爲觀念者也。既以無法爲觀念。則亦無觀念之可言。

### 第三節 墨家

墨家之持正義說及神意說。與儒家同。獨其關於自然法之觀念。與儒家異。試列舉而比較之。

（墨子天志篇下）子墨子置天志以爲儀法。

(又法儀篇)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中略)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爲仁者寡。行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中略)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

(又天志篇中)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將以度王公大人之爲刑政也。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不順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譬之猶分黑白也。

墨子之所謂儀法。謂義是也。故墨家實以正義說爲法學之根本觀念者也。而正義之源泉。一出於天。故曰兼採正義說與神意說也。雖然。其關於自然法之觀念。不甚

明瞭。蓋認有自然法者。必謂自然法。先於萬有而存在。必謂自然法。一成而不可變。是故有所謂「命」者。記中庸所謂可以前知。知此物也。而墨子非命。是不認自然法之存在也。凡語人類社會之法律。而以自然法爲標準者。則標準必存於人類社會之自身。人心所同然者。卽立法之鵠也。故人民總意說與自然法說恆相隨。我國儒家說有然。歐洲十七八世紀學者之說亦有然。墨家不認自然法。因亦不認人民總意。其言曰。

（墨子節葬篇下）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軼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中略）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舍。此所謂便其

習而義其俗也。

故墨子絕對的認法律爲創造的。而不認爲發達的。若慣習法。其爲墨家所承認者。殆希也。且墨子之排斥人民總意也。猶有說。

（墨子尙同篇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則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案茲同滋益也）以是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中略）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中略）察天下之所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

由此觀之。則墨子謂人民總意。終不可得見。卽見矣。而不足以爲立法之標準。若儒家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墨子所不肯承認也。墨子所視爲立法之標準者。惟天志而已。而其言天也。又與儒家之言天異。儒家之天。則抽象的。而墨家之天。則具體的也。惟抽象的。故雖不能現於實。而可借人民總意間接以現於實。惟

具體的故必須絕對直接以現於實。其言天之所以欲則爲天所不欲則止。法儀篇是也。然天之所以欲所不欲。果能絕對的直接以現於實乎。墨子陳種種之義。以爲天所欲者在是在是。所不欲者在是在是。雖然。此不過墨子之主觀云然耳。墨子之主觀。其果爲天志之真相與否。是又不可不待諸天之自白或第三位之評判也。然天之自白與第三位之評判。終不可得。故墨子之言。遂不足以服天下也。準此以談。則儒墨兩家。雖同主張正義說及神意說。然就論理上首尾相貫之點觀察之。則墨之不逮儒明矣。

### 第五章 法治主義之發生

當我國法治主義之興。萌芽於春秋之初。而大盛於戰國之末。其時與之對峙者有四。曰放任主義。曰人治主義。曰禮治主義。曰勢治主義。而四者皆不足以救時弊。於是法治主義應運而興焉。今請語其差異之點。

#### 第一節 放任主義與法治主義



放任主義者。以不治爲治者也。然欲此主義之實現。必以使民無欲爲前提。否亦以使民寡欲爲前提。然有欲之民。能使之無乎。多欲之民。能使之寡乎。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必不可得。而猶謂放任可以治天下。是此主義已從根本上被破壞而不得存立也。今述當時難放任主義之說。

放任主義者流。旣以無治爲主義。故主人治主禮治主勢治主法治者交敵之。荀子性惡篇曰。

今人之性。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此論已足摧破放任主義說而有餘。而韓非子五蠹篇亦云。

古者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此緣老莊一派好稱道上古郅治。故爲述社會變遷之勢。謂在古代理可以放任。而世運愈進。愈不可以放任。此亦其駁論之最有力者也。若其謂法治足以救之者何也。

則慎子曰。馬氏意  
林引

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尹文子大道篇上曰。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道也。

持放任主義者。必以不私不競爲前提。而不私不競。必以無心無欲爲前提。而法家則謂無心無欲。萬不可致。而使之不爭不競者。乃別有道。則權利之確定是也。慎子尹文子此語。實權利觀念之濫觴也。荀子正名篇又曰。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案同導）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

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

荀子此語。難法家之欲祛私欲而無其道。而荀子所謂道之節之者。則分也。分卽法也。尹文子大道篇上又曰。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陵。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管子明法解亦曰。

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欲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

此言道德與法律之區別。其義最明。蓋持放任主義者。認意志之自由。而行爲之自由隨之。故所以規律一般行爲者。不得不悉仰諸良心之制裁。持法治主義者。雖認意志之自由。而行爲之自由。非絕對的承認。故所以規律一般行爲者。壹委諸法力之制裁。此道家與法家之大別也。夫以良心自制裁者。必非盡人而能之明矣。於是

乎道德說勢不能普及。而將有所窮。此法家之所以代興也。尹文子同上又曰。

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不能使人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與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以征陣。

韓非子五蠹篇亦曰。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視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凡此皆謂徒任道德。不足以治國而利羣也。由此觀之。法家固未嘗盡蔑視道德。惟

以爲道德者。只能規律於內。不能規律於外。只能規律一部分之人。不能規律全部分之人。故所當標以律民者。非道德而法律也。之家語固多有排斥道德者。然辨論之餘。走於極端。殆非其本意也。而法

家言所以不能久者亦以此

## 第二節 人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凡社會之初形成國家。其創造之而維持之者。恆藉一英雄或數英雄力。故古代人民。其崇拜英雄之念特甚。謂一切幸福。惟英雄爲能我賜。一切患害。惟英雄爲能我捍。於是英雄萬能聖賢萬能之觀念發生焉。而不知英雄聖賢固大有造於國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於國家者。非僅恃英雄聖賢自身之力。而更賴有法以盾其後也。由前之說。謂之人治主義。由後之說。謂之法治主義。

儒家固甚尊人治者也。而其所以尊之者。非以其人。仍以其法。蓋儒家崇拜古聖人者。謂古聖人爲能知自然法。能應用自然法以制人定法也。故儒家者。非持簡單膚淺的人治主義。而實合人治法治以調和之者也。孟子離婁曰。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中略）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徒善不可。謂當以法治濟人治之窮也。徒法不可。謂當以人治濟法治之窮也。故旣言不因先王之道不可謂智。又言惟仁者宜在高位。是人與法兩相須。實儒家中庸之大義也。

逮法家興。則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尹文子下大道曰。

田子（案田子田駢也）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案宋子宋鈞也）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致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

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言可謂至言。謂治由聖人出者。具體的直覺的也。謂治由聖法出者。抽象的研究的也。理出於己而已非理。己能出理而理非己。此實論理學上正名之要旨。而治科學者所最當審也。如國家由君主統治。而君主非國家。君主能統治國家。而國家非君主。毫釐之辨。而根本觀念。大相反焉。不可不審也。然此義儒家亦能知之。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凡儒家之尊聖人。皆尊其法。非尊其人也。

尹文子

大道

又曰。

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

此其言尤爲博深切明。夫專制國。則治亂續於賢愚者也。而立憲國。則遭賢與遭愚

均者也。必遭賢與遭愚均。然後可以厝國於不敝。若此者非法治無以得之。

尹文文子謂

禮治也。然與法治對舉。則禮治為別物。與人治對舉。則禮治法治為同物。此先秦諸哲之所同也。尹文此文則禮治而意則法治也。

所貴乎賢者。

以其能厝國於不敝也。故必為國立法。斯乃可貴。此尹文之意也。韓非子

難勢

亦曰。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騏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

此言難人治主義說最為有力。蓋言人類至賢至不肖者。惟中人最多。有法則賢者益賢。而中人亦可以循法而不失為賢。無法則惟賢者能賢。而中人則以靡法可循。而即於不肖。此立憲與專制得失之林也。前此所言。皆謂人治之不能久。而法治之可以常也。而韓子復論人治之不能周。而法治之可以徧。其言

難

一曰。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剛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中略。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案已止也。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己者。以有盡。逐無己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有難法治說。謂雖有良法。苟不得賢才以用之。而法將無效者。韓子則釋之。難勢篇曰。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游者不濟矣。夫待古

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實。兩未之議也。

此言任人不任法者。人無必得之券。則國無必治之符。所待之人未至。而國已先亂亡矣。任法不任人者。法固中材之所能守。而不必有所待也。此摯論也。

尹文子上大道亦云。

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瞶。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故韓子又言。苟非以法治者。雖偶治而不可謂之真治。何也。未嘗有必治之券存也。

其言問辯篇曰。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

此言專制國雖或偶得英明神武之主。行開明專制。國運驟進。然不能以此自安。以其不能常也。法治國雖進不必驟。而得寸得尺。計日程功。兩者比較。惟法治可以爲安也。故法家之論。謂人主無論智愚賢不肖。皆不可不行動於法之範圍內。此至精之論也。今最述其說。

（管子明法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中略）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又明法解篇）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不淫意於法之外。（中略）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

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又任法篇）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中略）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

（又）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失君則不然。

（韓非子用人篇）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盡而功名立。

（又亡徵篇）簡法禁而務謀慮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

（又飾邪篇）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

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

（又姦劫弑臣篇）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

（又難二篇）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

（慎子君人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鉤。非以策鉤爲過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於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管子任法篇）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

以上所舉。皆謂非徒就國家方面論。宜任法而毋任人。卽就君主方面論。亦宜任法而毋自任。而其言所以不可自任者有三義。一曰。自任則不周也。二曰。自任則滋弊也。三曰。自任則叢怨也。凡以明法治之必要而已。

### 第三節 禮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日本穗積陳重博士曰。『原始社會者。禮治社會也。舉凡宗教道德慣習法律。悉舉而包諸禮儀之中。無論何社會。皆禮治先於法治。此徵諸古代史及蠻地探險記而可見者也。支那古代。謂禮爲德之形。禮也者。行爲之有形的規範。而道德之表彰於外者也。當社會發展之初期。民智蒙昧。不能依於抽象的原則以規制其行爲。故取日用行習之最適應於共同生活者。爲設具體的儀容。使遵據之。則其於保社會之

安甯。助秩序的發達。最有力焉。故上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下逮冠昏喪祭宮室衣服飲食器具言語容貌進退。凡一切人事。無大無小。而悉納入於禮之範圍。夫禮之範圍。其廣大如此。此在原始社會。其人民未慣於秩序的生活者。以此裁制之。而甚有效。至易見也。及夫社會確立。智德稍進。人各能應於事物之性質。而爲適宜之自治行爲。無取復以器械的形式制馭之。而固定之禮儀。或反與人文之進化成反比例。此禮治之所以窮而敝也。』法學協會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一號論文「禮與法」其於禮治主義之起原發達及其得失。言之殆無餘蘊矣。

儒家崇信自然法。而思應用自然法以立人定法。其所立之人定法。則禮是也。今先述儒家所言禮之定義。

(記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又)禮者。天地之序也。

(又)大禮與天地同節。

(又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又仲尼燕居)夫禮。所以制中也。

(又禮運)禮也者。義之實也。

(又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利。順於鬼神。合於人心。以理萬物者也。

(又)禮也者。物之致也。

(荀子致士篇)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

(又禮論篇)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記樂記)禮節民心。

(又禮器)禮。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又坊記)禮者。因人情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

(又)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

(又樂記)禮者。所以綴淫也。



(又)禮者。將以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者也。

(又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又仲尼燕居)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有其事必有其治。

(又禮器)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說文示部)禮。履也。段注云。見禮記祭義。(案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周易序卦傳。履足所依也。引申之。凡所依皆曰履。

(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玄篇)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又引賀瑒說)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中略)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

綜上所述。則禮之定義。可得而明焉。曰。『禮也者。根本天地之自然法。而制定之於具體的。爲一切行爲之標準。以使人民踐履之者也。所謂義。所謂中。所謂天

之道。所謂天地之序。天地之節。皆謂自然法也。有其事必有其治。卽有物有則之義也。此自然法本爲具體的。當禮之未生以前。先已存在。而聖人則研究之於抽象的。求得其條理。而應用之於事事物物。復制爲具體的儀式。以爲事事物物之標準。而使民率循。賀氏謂其體有二是也。然謂一物體二禮體。則不當以道體與禮體並列。蓋物與事同。皆道與禮之目的物而已。荀子又曰。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禮論是其義也。然則禮也者。一種具體的之人定法。而儒家所認爲與自然法有母子血統的關係者也。但既由自然法抽象而來。故雖認爲固定體。而固定之程度。比較的不如自然法之強。故儒家謂自然法之道。爲絕對的不變者。謂人定法之禮。爲比較的可變者。今述其說。

(記曲禮)禮從宜。使從俗。

(又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又禮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之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又樂記)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由是觀之。則儒家謂禮不純爲創造的。而兼爲發達的。制禮者可承認慣習以爲禮。猶立法者可承認慣習以爲法也。故所重者不在禮之數而在禮之義。記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此猶言法者非徒重法文。而尤重法之精神也。

是故儒家言禮之效用。與法家言法之效用。正同。儒家之言曰。

(記經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荀子禮論篇)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法家之言曰。

（慎子）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馬氏意林引）

（管子明法篇）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尹文子大道上篇）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

由是言之。則儒家之言禮。法家之言法。皆認為行爲之標準。儒家所謂中禮不中禮。卽法家之所謂適法不適法也。二者就形質上就效用。其觀察點全同。雖謂非二物可也。

故儒家以禮爲治國治天下唯一之條件。其言曰。

（孝經）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記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

(又禮運) 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又)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

(又) 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又)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

(又哀公問) 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又祭義) 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

(又樂記)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又經解)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

以先王隆之也。

(又曲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此皆極言禮治之效用也。

然儒家關於禮之觀念。與關於法之觀念。亦非全無差別。試舉之。

(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記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平之。刑以齊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此所謂刑卽法也。

古代所謂刑其本義卽指法律其引申之義乃爲刑罰法律者刑字之廣義也刑罰者刑字之狹義也說見第三章

然則禮

之與法。散言則通。對言則別。儒家固非盡排斥法治。然以禮治爲主點。以法治爲補助。蓋謂禮治所不能施之範圍。然後以法治行之也。

然則禮治與法治之範圍。亦有界線乎。曰。有之。

(記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荀子富國篇)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荀子此文。實曲禮彼文之注脚也。刑不上大夫者。刑卽廣義之刑。謂法也。荀子所謂法數是也。吾國古代。亦有等族制度。士以上卽貴族。衆庶卽平民也。其權利義務。皆

溝然懸殊。於是以禮治刑治（法治）嚴區別之。其所以生此區別者。蓋在古代宗法社會。莫不有賤彼貴我之觀念。此各國所同。非獨我也。英人甄克思曰。『宗法社會。以種族爲國基。故其國俗。莫不以一雜爲厲禁。方社會之爲宗法也。欲入其樊而爲社會之一分子。非生於其族。其道莫由。其次則螟蛉果蠃之事。然其禮俗至嚴。非與例故脗合者。所弗納也。』嚴譯社會通論第七六葉坐是之故。其禮俗習故。傳自先祖遺訓者。常神聖視之。而不許異族之適用。故古代法律。非如今之屬地主義。而恆取屬人主義。皆此之由。此其例證。求諸羅馬法最易見。羅馬原有之法律。名「周士斯委爾」[*Jus Civile*]。專適用於羅馬人。其後侵略日廣。歸化者日衆。於是別造一種法律。名「周士和那拉廉」[*Jus Honorarium*]者。（此譯蠻民法）以治羅馬種人以外之人。此兩法至今猶存。斑斑可考也。吾古代所謂禮者。以治同氣類之貴族。所謂刑法者。以治歸化之賤族。書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此刑法之起原最可信據者。苗民卽異族之歸化者。故書又曰黎民於變時雍。凡古代所謂民。皆以別於士士貴族也。民賤族也。由此觀之。則所謂

禮者。卽治本族之法律。所謂刑者。卽治異族之法律。其最初之區別實如是。洎夫春秋以降。漸由宗法社會以入軍國社會。固有之貴族。孳乳寔多。特別權利。有所不給。而疇昔所謂異族。久經同化。殆不可識別。於是社會大變革之機。迫於眉睫。治道術之士。咸思所以救其敝。而儒家則欲以疇昔專適用於貴族之法律（卽禮）擴其範圍。使適用於一般之平民。法家則欲以疇昔專適用於平民之法律（卽刑與法）擴其範圍。使適用於一般之貴族。此實禮治法治之最大爭點。而中國進化史上一大關鍵也。

夫禮也者。取一切行爲而悉爲之制定一具體的形式。然行爲者。應於社會之變遷。而其形式不得不變遷者也。於是乎所制定之具體的。勢難閱百年而猶與社會相適。故在昔可爲社會進化之助者。在後反爲社會進步之障。而所謂行爲者。自洪迄織。其數累億。其所謂禮者。亦不得不洪織悉備。其數累億。非徒非人力所能悉制定。抑尤非人力所能悉記憶。故當戰國以還。社會之變遷日益劇急。而諸子百家之對



於儒教之禮治主義。其攻難亦日益甚。又勢使然也。是以道家墨家法家等。羣起而與禮治主義爲敵。

(莊子馬蹄篇)及至聖人。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淮南子要畧)墨子初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既乃以爲其禮煩擾。傷生害業。糜財貧民。

(墨子非儒篇)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以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

此道墨兩家相攻難之說也。多不及道墨兩家。其立腳點爲極端的相反。惟其對於禮治主義之批評。則略相同。卽一曰束縛過甚。二曰繁縟難行也。

法家亦攻難禮治主義。惟其所以攻難者。則觀察點全異。蓋道墨兩家。謂禮治主義。病在干涉程度太過。法家則謂禮治主義。病在干涉程度不足也。今舉其說。

（韓非子顯學篇）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也。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則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

澤粉黛也。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干歲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之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又五蠹篇）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原。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

（又）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不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

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

(又八說篇)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

(商君書開塞篇)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

(又)古者民羣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

(又畫策篇)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又)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

(又禁使篇)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

(尹文子大道上篇)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中畧)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

(韓非子五蠹篇)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所以效仁。非所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又六反篇)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又)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

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  
(商君書定分篇)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智。賢者而後知之。不可爲法。民不盡賢。

(韓非子八說篇)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管子七法篇)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中略)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

(韓非子八說篇)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

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

（尹文子大道篇上）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中畧）明主不爲治外之理。

以上述法家言難禮治主義之大概也。其論多不可悉舉。此舉其一斑耳。夫禮固爲一種之制裁力不可誣也。雖然。此社會的制裁力。而非國家的制裁力也。既名之曰國家。則不可無強制組織。而禮治之所施。則勸導之謂。而非督責之謂也。語人以禮之當率循。其率循與否。惟在各人之道德責任心。若其責任心薄弱。視禮蔑如者。爲之奈何。法家則認人性爲惡。謂能有完全之道德責任心者。萬不得一。故禮治不足爲治之具也。韓非子顯學篇商君書定分篇尹文子大道篇上等所說又以爲人類當其以社會的分子之資格立於社會之下。則社會所以制裁之者。不得不專恃道德責任心。若當其以國家的分子之資格立於國家之下。則國家所以制裁之者。於道德責任心外。尙可以有他

力焉。

凡今世之人類一面爲國家的分子同時一面爲社會的分子蓋國權所不干涉之範圍卽社會之範圍也若夫未能建設國家之人類則不爲國家的分子

而僅爲社會的分子耳

而道德責任心之制裁實不完全之制裁也。社會之性質不能爲強制

的。故不得不以不完全之制裁自滿足。而國家既有強制的性質。可以行完全制裁。

故不可徒恃道德責任心爲國民行爲之規律。非惟不可恃。抑亦不必恃也。

韓非子五蠹篇

說所於此而僅恃道德責任心。安於不完全之制裁。則是國家自放棄其責任也。夫人

類之相率而組織國家。誠以不完全之制裁。不足以確保秩序而增進幸福。而思有

所以相易也。若既有國家。而制裁之不完全。仍一如其前。則人之樂有國家也。奚爲

也哉。準此以談。則強制的法治。非徒國家之權利。抑又國家之義務也。

商君書開塞篇所說

凡

此皆法家之理想。與儒家絕異者也。平心論之。則儒家對於國家之觀念。實不如法

家之明瞭。非直儒家。卽道墨諸家皆然。蓋儒道墨之論治也。其主觀的能治之方針。

雖各各不同。而客觀的所治之目的物。則皆認國家與社會爲同物。故三家者。與其

謂之國家主義。毋寧謂之社會主義之爲尤得也。我國之有國家主義。實自法家始。



#### 第四節 勢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法治必藉強制而始現實。強制必藉權力而後能行。故言法治者動與勢治相混。幾成二位一體之關係。法家以勢治立言者甚多。今不暇枚舉。雖然。法家決非徒任勢者。且決非許任勢者。凡以勢言法者。非眞法家言也。今述其證。

（韓非子難勢篇）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中略）夫勢者。非能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中略）吾所以爲言勢者。中

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

此言法治與勢治之區別甚明。勢也者。權力也。法治固萬不能舍權力。然未有法以前。則權力爲絕對的。既有法以後。則權力爲關係的。絕對的故無限制。關係的故有限制。權力既有限制。則受治於其權力下者。亦得確實之保障矣。此義也。諸法家中。惟韓非最能知之。其他亦有見及者。

（韓非子八說篇）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皆亡國者也。

（又）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

（又難一篇）人主當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

（又大體篇）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

（文子上義篇）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卽道勝而理得矣。

(管子任法篇)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

(又)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

(又法法篇)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也。

(又)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又權修篇)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而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

(又君臣篇上)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

綜上所述。則法家非主張君權無限說甚明。誰限之。曰自限之。自制法而受限於法。故曰自限也。此管子所以言自禁。文子所以言禁君也。夫商君以任勢聞者也。然猶曰。『以法正諸侯。非私天下之利也。議爲天下治天下。(中略)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擅一國之利。而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中略)』是故明王任法

去私。」修權然則法家言與彼野蠻專制之治。又豈可同年而語耶。

### 第五節 法治主義之發生及其衰滅

法治主義。起於春秋中葉。逮戰國而大盛。而其所以然者。皆緣社會現象。與前古絕異。一大革命之起。迫於眉睫。故當時政治家。不得不應此時勢。以講救濟之道。鄭子產鑄刑鼎。晉叔向難之。子產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左傳昭六年救世一語。可謂當時法治家唯一之精神。蓋認爲一種之方便法門也。當時論法律學研究之必要者尙多。今更舉之。

(商君書開塞篇)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下不修湯武之法。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於大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

(韓非子五蠹篇)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

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

（淮南子要略）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故管子之書生焉。（中略）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徼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當事諸家書言法治主義之萬不容己者尙多。匪暇枚舉。若淮南子此論。於其所以然之故。最能道破矣。大抵當時法治主義之動機有二。一曰消極的動機。二曰積極的動機。消極的動機者何。其在國家內部。階級制度之敝。已達極點。貴族之專橫。爲

施政上一大障礙。非用嚴正之法治。不足以維持一國之秩序。故商君變法。剗公子度而黥公孫賈。其他如子產李悝。申不害之流。皆莫不首鋤貴族。蓋非是而國家內部之統一。將不可望也。積極的動機者何。當時交通既開。兼并盛行。小國寡民。萬不足以立於物競界。故大政治家。莫不取殖產主義與軍國民主義。卽所謂富國強兵者是也。而欲舉富國強兵之實。惟法治爲能致之。蓋非是而國家外部之膨脹。將不可望也。由是觀之。則法治主義者。實應於當時之時代的要求。雖欲不發生焉而不可得者也。

故法治主義對於其他諸主義。最爲後起。而最適於國家的治術。今比較而示其位置。

治術

放任主義

非放任主義

人治主義

非人治主義

禮治主義

非禮治主義

勢治主義

非勢治主義(卽法治主義)

法治主義對於放任主義。則彼乃不治的。而此乃治的也。其對於人治主義。則彼乃無格式的。而此乃有格式的也。其對於禮治主義。則彼乃無強制力的。而此乃有強制力的也。其對於勢治主義。則彼乃無限制的。而此乃有限制的也。此法治主義之位置也。

(附言) 勢治主義與人治主義畧相類。似不得區別。惟人治主義。墨家及

儒家中一部分所主張也。

墨家專標尚賢爲一宗旨。明是人治主義。義儒家中則荀子實持人治主義者也。

勢治主

義。法家中一部分所主張也。言人治主義者。徒恃感化力。而不恃制裁力。言勢治主義者。則以制裁力爲神聖。而謂此力由自然人之君主而來者也。法治主義。亦認此力由君主而來。而屬諸國家機關的君主。不屬諸自然人的君主矣。此其所以異也。

夫以法治主義之適於國家的治術。既已若此。宜其一度發生之後。則繼長增高。有進無已。乃其占勢力於政界者。不過百數十年。不移時而遂歸澌滅者何也。吾推求

其原因有三端焉。秦漢以還。驟開布衣帝王布衣卿相之局。所謂貴族階級者。消滅殆無復痕跡。而天下一家。又非復列國並立弱肉強食之舊。於是所謂時代之要求者。就消極積極兩方面觀之。其需要法治之亟。已不如其前。故戰國時句出萌達之國家觀念。漸成秋扇。而固有之社會觀念。復起而代之。夫法治主義與國家觀念。密切而不可離者也。國家觀念衰。則法治義隨之。此其衰滅之原因一也。我國人最富於保守性質。而儒家學說。適與之相應。法家學說。適與之相盪。儒家既緣舊社會之慣習。而加以損益。有以合於一般之心理。而派中復多好學深思之士。能繼續其學。以發揮光大之。法家既以後起。其劇烈之改革。逆乎人心。而派中實行家多。理論家少。秦漢以還。無復有能衍其學說。以與舊派對抗者。此其衰滅之原因二也。法律原與道德相互爲用。蓋社會之制裁力。與國家之強制力。是一非二。故近今法治國之法律。莫不採人道主義。雖謂法律爲道德之補助品焉。可也。然則謂有法律而可以無道德焉。其不當也。明甚。謂有法律而不許復有道德焉。其滋不當也。明甚。而法家



一部分之說。動走於極端。認道德之性質與法律之性質爲不相容。以排斥道德爲一種戰術。夫卽以今世之法治國。使其舉一切教育事業悉蔑棄之。僅以法律爲維持社會秩序唯一之器械。則其社會現象。復當何如。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斯言諒矣。以今世之法治國。有完全之國家根本法者。而徒法猶且不可。况乎戰國時代所謂法治。其機關之整備。其權限之嚴明。遠不如今時。而乃先取道德而擠排之。雖足以救一時。而其道之不可久。有斷然矣。此其衰滅之原因三也。

綜此三因。故法治主義。雖極盛於戰國之季。然不移時而遽就滅亡。秦并六國。大一統。主政者實爲李斯。李斯本荀卿之徒。而應於時代之要求。不得不采用法家說。以荀卿之人治主義與不完全的法治主義相和合。則成爲勢治主義而已。其於法治主義之眞精神。去之遠矣。然則李斯實用術者。而非用法者也。參觀故謂法治主義

逮李斯而已亡可也。及漢之興。蕭何用刀筆吏佐新命。入關首收秦律。因沿以制漢

律。然簡單已甚。張蒼以明律為丞相。然寡所設施。史記張丞相列傳云是時蕭何為

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著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著其大師見於史者。惟有一張恢。史記

列傳云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案隱云軹縣人張恢也其勢力固已不逮儒家

遠甚。孝文雖好之。史記儒林傳云孝然方欲與天下休息。未遑實行。竇太后又好黃

老術。亦見儒蓋文景間實放任主義制勝之時代也。孝武即位。雜用儒法。互相水火。

今傳鑿論一書後漢桓寬撰乃敘述始元六年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論辨

大公案也其事雖在昭帝時代最甚也卒乃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儒術立於學官。尊為

國教。自茲以往。法治主義。殆見擯於學界外矣。其後雖大儒馬鄭二君。亦著漢律章

句。魏明帝時。曾置律博士。晉書刑法志云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

施行然皆屬於解釋派。非復戰國法家之舊。且其學不昌。蓋自漢以來。法治主義。陵夷

衰微。以迄於今日。

（附言）當時法家言。以法術對舉。韓非子定法篇云。『申不害言術。而公

孫鞅爲法。』又云。『徒法而無術。徒術而無法。不可。』蓋法與術非同物。甚明。法乃具體的。而術乃抽象的也。若李斯。謂之能用術則有之。謂之能用法則未可也。故不可指爲純粹的法家也。



飲冰室叢著第六種

節本  
明  
儒學  
案

啓超自署



# 例言

啓超自學於萬木草堂。卽受明儒學案。十年來以爲常課。每隨讀隨將精要語圈出。備再度研覽。代書紳云爾。乃今取舊讀數本。重加釐訂。節鈔以成是編。非敢點竄堯典。塗改清廟。良以今日學絕道喪之餘。非有鞭辟近裏之學以藥之。萬不能矯學風而起國衰。求諸古籍。惟此書最良。而原本浩瀚。讀者或望洋而畏。不能卒業。又或汎汎一讀。迷於蔓枝。仍無心得。抑今者當社會現象日趨複雜之時。學者應讀之書無量。祖國古籍。占位置十之一耳。祖國古籍應讀者。又無量。語道之書。又占位置十之一耳。以至有限之日力。而治多數不可緩之學問。其安能殫。故公此本於世。亦爲同志略節精力云爾。道學與科學。界線最當分明。道學者。受用之學也。自得而無待於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無二者也。科學者。應用之學也。藉辨論積累而始成者也。隨社會文明程度而進化者也。故科學尙新。道學則千百年以上之陳言。當世哲人。無以過之。科學尙博。道學則一言半句。可以畢生受用不盡。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

損。學謂科學也。道謂道學也。抑科學之大別復二。一曰物的科學。二曰心的科學。心的科學者。若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皆是也。今世東西諸國。其關於此類之書。亦汗牛充棟。要之皆屬科學之範圍。不屬道學之範圍。何以故。以其屬於日益的方面。不屬於日損的方面故。此類書非可不讀也。然讀之只有裨於智育。無裨於德育。亦不過與理化算術法律經濟諸科占同等之位置而已。啓超所以提倡此書之意。將於智育以外。爲德育界饋之糧也。顧明儒言治心治身之道備矣。而其學說之一大部分。則又理也。氣也。性也。命也。太極也。陰陽也。或探造物之原理。或語心體之現象。凡此皆所謂心的科學也。其於學道之功。本已無與。况吾輩苟欲治此種科學。則有今泰西最新之學說在。而諸儒所言。直芻狗之可耳。故以讀科學書之心眼。以讀宋明語錄。直謂之無一毫價值可也。今本書所鈔。專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屬於科學範圍者。一切不鈔。

宋明儒者。以辨佛爲一大事。成爲習氣。卽梨洲亦不免。夫佛固不可謗。謗之無傷於



日月不俟論矣。抑宋明哲學。何以能放一異彩。其從佛學轉手之跡。顯然共見。葉水心云。『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可謂深中其病。顧又勿論此。藉使當時哲學。果遠出佛說之上。而學者能受用與不能受用。夫又豈在於口舌。蓋此事本屬智育範圍。非德育範圍矣。羅念菴曰。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劉念臺亦云。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誠知本之言也。故今於辨佛之說。一切不鈔。

諸儒言下手工夫。多互相箴砭救正。此言說之所由益多也。如或因學者操持過甚。而以自然之說救正之。或因學者放任過甚。而以戒慎之說救正之。凡此皆針對當時學風以立言。佛說既破我執。又當破法執。所謂法尙當舍。何況非法。是也。此如服藥所以藥病。然藥力恆偏。緣藥復生他病。故再以藥藥藥。實則藥期於無病。藥本當舍。藥既已病。則藥藥之藥。更當舍。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當時學者得良醫指出病

原。授以藥而瞑眩焉。陽明是也。其後服藥過度。漸生他病。則更有他良醫加減其方。龍溪念菴。蕺山之徒是也。方不一。總期於已病而已。今學者並未信己之有病。並未肯服藥。則惟保存本來痼疾。若緣藥而生之他病。未嘗有也。如此則藥藥之藥。實不適用。但肯服食此公共獨步單方。已儘我輩受用不盡。以佛語解之。則我輩今日當先破我執。其破法執。則百尺竿頭之一步。俟諸異日耳。故將此類辨論。一概不鈔。惟江右一派。多矯當時放任之弊。此弊雖今之不悅學者。亦多犯之。故稍存錄焉。梨洲之著學案。本有兩目的。其一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其他則創製學史。成不朽之業也。既曰學史。則諸儒之真面目。必須備見。乃爲盛水不漏。其發凡所稱必其人一生之精神透露。編中乃能見其學術是也。今節鈔之意。只取其第一個目的。供我輩受用而已。所謂憑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以是之故。往往將其最精妙之談。刪去。而留其平易切實者。此平易切實之言。或非本人所重視。幾於買櫝還珠矣。故欲由節本以窺當時學術流派。其滅裂莫甚焉。然則此本謂之梨洲之罪人可也。雖

然。有原書在。志在掌故者。固可反而求之。啓超雖妄。寧敢抹倒先輩名山大業邪。日本井上哲次郎氏有言。『治王學者。其所信之主義。曰知行合一。故其人身教之功。比諸言教之功爲尤大。欲觀其精神。無寧於其行事求之。』（井上氏著「日本陽明派之哲學」第六二十七葉）此知言也。梨洲本書於諸儒列傳。類能傳其精神。今全鈔錄以資高山景行之志。且其學說之大概。及梨洲先生之意見。皆具於此焉。此又梨洲精神所寄也。

明儒學案。實不啻王氏學案也。前夫子王子者。皆王學之先河。後夫子王子者。皆王學之與裔。其並時者。或相發明。（如甘泉之類）或相非難。（如整菴之類）而其中心點則王學也。原本之姚江學案。純采蕺山所輯陽明傳信錄。已極精粹。無所容刪節。故全錄之。（原本錄陽明語鄙見尙嫌其太嚴有許多切要語遺而未入者初意欲補之以乖體例中止學者最宜讀陽明全集及傳習錄若日力不逮者則拙著「德育鑑」及「王陽明傳」可參觀也。）

江右之學。最得王門真傳。戴山則如孔之有孟荀。佛之有馬鳴龍樹也。故於姚江案以外。惟此兩案所錄獨多。見羅爲王學別子。甘泉爲王學同調。見羅言說最多。甘泉徒侶最廣。原本於此二案。致爲浩瀚。啓超則謂其粹精者。他案盡之矣。而大部分皆陳言也。故所錄獨少。諸儒上中下三案亦然。

原本都爲六十二卷。今卷帙既殺於舊。乃以案分之。案爲一卷。都凡十二卷。眉端案語。皆疇昔自課時拉雜筆記者。毫無精論。本不敢以玷前哲名著。但念或可以促讀者注意。而助其向上之心。亦未始無小補。姑存之。

薛敬軒曰。『將聖賢言語當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梨洲亦云。『學貴自得。最忌說破。後作光景玩弄。』吾黨誠有志於自治之學。但受持此中片言半句。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則既可以終身受用不盡。若以之飾口耳四寸之間。則賢於博奕耳。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泔泔統。此則吾黨自擇。而梨洲先生甯能助予。

乙巳十月

後學梁啓超鈔竟記

# 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陋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鷟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粟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姚江黃宗羲識





# 節本明儒學案目次

飲冰室叢著第六種

節本例言

原本發凡

目次

師說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胡九韶先生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詡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教諭潘玉齋先生潤

## 白沙學案

簡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闔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栴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諸生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 二 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 浙中王門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堯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尙書黃久菴先生縮

布衣董蘿石先生澣（附子毅）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峰先生元沖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汴

# 江右王門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附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督學萬思獻先生廷言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嶽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 楚中王門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閣齋先生元亨

### 北方王門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 粵閩王門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 秦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處士王東崖先生變（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竝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恭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沖倩先生塙

##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祖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方伯張古誠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峰先生嶽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盧冠岩先生宁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嶽先生善繼



臺長曹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啟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覲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 葢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 附案

副使顏沖宇先生鯨

尙寶司丞應天彝先生典

周德純先生瑩

盧德卿先生可久

杜子光先生惟熙



# 節本明儒學案

飲冰室叢箸第六種

姚江黃宗羲箸

新會梁啓超鈔

師說

方正學孝孺

此劉鼓  
山評騰  
一代學  
者而梨  
洲述之  
者而所  
論與梨  
洲不無  
異同吾  
輩於讀  
學案之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

前  
先  
讀  
之  
正  
自  
得  
益

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

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

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 薛敬軒瑣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於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

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日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 陳剩夫眞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

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

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  
謝公鏗鳴涓

###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欬也。而歛嗔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

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 蔡虛齋清

先生闡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揚廉號  
玉夫丁磯字

###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駑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卽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卽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吃緊處。皆不

越愼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獵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矣。

###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

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套。先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必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真顯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渠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

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卽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



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此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

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個合氣之理。又有個離氣之理。既有個離心之性。又有個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謂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眞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

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 呂涇野柵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尙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馬何諸君子。學行同類。故附焉。何塘馬里崔銑呂潛張節郭鄂

###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怵

愚按二孟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扶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

與同郡羅文懿爲筆硯交。其後文懿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纒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者。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斑。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吃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魯侯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

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釗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前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敍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 胡敬齋先生居仁



陵金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被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翬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





此不免  
獨善結  
習

困知勉  
行最當  
學

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敕書以伊傅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卽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况於先生乎。陳建之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而爲此。固不足惜。薛方山亦儒者。憲章錄乃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裙。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

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論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

撫守張瓚

番 周 人

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

之尹直

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

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卽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

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

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補元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

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成元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

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

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此以知其不然

者一也。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論德

之命。意蓋若將挽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

知其不然者二也。以義論之。當時石亨勢如燎原。其薦先生以炫耀天下者。區區自

居一舉主之名耳。向若先生不稱門下。則大拂其初願。先生必不能善歸。先生所謂

欲保性命者。其亦有甚不得已者乎。

吳康齋先生語

此語言  
權利思

想者必  
睡棄之

然自治  
之道實

應爾不  
然精神

無時得  
清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熟。既以容訖。彼猶未悟。不免設破。此閒氣爲患。尋自悔之。因思爲君子。常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卽有容也。

食後坐東窗。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

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是言也。

文公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彌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

也。文公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

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日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闕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

拔去病  
根陽明  
之藥最  
良矣

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常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卽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間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

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

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於行。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如何。

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

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懦。

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

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况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偶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

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凡百皆當責己。

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

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

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



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

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

事往往急便壞了。

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人生須自重。

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無時無處不是工夫。

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不死。一日要是當做。於事厭倦皆無誠。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尙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密。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饗甚。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酉。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

兮。必曰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卽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而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眞。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眞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眞空卽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善惡辭讓。是非。牴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心。作用見性。其所謂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

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縱。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眞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眞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眞。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行先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授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聩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

卽莊敬  
日強安  
惜日偷  
之義

今多少  
青年志  
士不到  
老已衰  
正坐不  
學道



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指。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嘗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故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習不著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斃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



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紉于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相深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于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後返。從事于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弘治乙丑卒。

###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

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于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 胡九韶先生

胡九韶。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曰。清福。其妻笑之曰。齏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墮志矣。成化初卒。

###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爲守備。奄人劉瑯所屈。召爲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

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爲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卽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爲三。不知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卽理也。人得之以爲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爲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卽理也。善固理矣。卽過不及而爲

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爲禪。其後始知爲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鑿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體仁說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治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卻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灑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味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

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個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啣沫我。得無爲賤丈夫乎。

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已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止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訥齋先生祜

余祜。字子積。別號訥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

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復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功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卽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卽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着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

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夏尙朴。字敦夫。別號東巖。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爲至言。然而訾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卽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爲河漢乎。

夏東巖文集

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  
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  
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  
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  
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  
高風之所激遠矣。

簡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尙書湛甘泉先生若水別見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給事賀醫闔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

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廉齋先生。歸卽絕意科舉。築春陽臺。靜坐其中。不出闔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闈。皆恨相見之晚。醫闈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闈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政府或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

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爲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

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敍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論學書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時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度量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着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忽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

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何時矩。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閤自關。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與崔揖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籬籬。籬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

### 語錄

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

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

### 題跋

贈彭惠安別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威武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

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著撰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

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 通政張東所先生詔

張詔。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 給事賀醫閻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卽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已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閭間。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卽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

子之學柳下惠與。

### 言行錄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尙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尙如此。則隱微可知矣。

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卽是小人而已矣。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

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

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勸之。渠是拖

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

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爲善。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

###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尙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徐免、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槩寓書於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鼐，槩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口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諭。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况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

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荊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卽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弘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眞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闌闔。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嘗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復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剛波長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鞠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毋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卽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

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門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謝祐不失。

###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卽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污。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

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懼然。向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于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攸助。若夫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黜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脚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

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張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諒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卽輟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慎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延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悃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 文清薛敬軒先生瑣

御史闔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諸生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鄂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爲滎陽教諭。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范侯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歎曰。此問學正路

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鄆陵。先生補鄆陵諸生。中河南永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歎焉。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卽便劄記。正統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寺少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也。

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先生延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



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義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

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義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卽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卽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竚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初。諡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

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其小矣。

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銷融未盡。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理明則心定。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閒事。卽於義理日昧矣。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雜慮少則漸近道。

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其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爲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腳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深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

西參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爲戶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爲諸生。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羣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閻禹錫白良輔。以溯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迸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



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贊之曰。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爲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爲之證明。由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爲責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城固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

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尙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

書問字。爲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昶。李昶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藉。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詩而去。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溺。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爲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菴。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膊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卽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遁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傲昌黎之鱷魚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爲文祭告。水卽下洩。聲如雷鳴。奏課爲天下第一。陞金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爲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岐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卽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郡丞李介菴先生銘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頌冤。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爲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却其一。曰。不可因喪爲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俸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文簡呂涇野先生枏

呂枏。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悅。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卽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

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尙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菴。所至講學。未第時。卽與崔仲冕講於寶印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誠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







之從。不亦偏乎。

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閑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焉。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

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

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叉手不定。便撒擺。立脚不定便那移。

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卽我也。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

久工夫才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却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就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也都從這裏起。

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

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着俗人便卽事卽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

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却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非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吃。使知得這道如飢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得。是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卽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

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爲心。則舉足皆荆棘也。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

理會。

教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旣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滿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





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劬石和尚。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召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尙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夤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大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孝宗卽位。召用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崇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主事李文祥。十餘

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竊卽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恕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竊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竊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竊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尙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竊。竊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竊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竊槩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竊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丘濬以禮部尙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尙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訐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



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法陰謀詭計者不能。盡無追其主使之。人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丘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賣直沽名。俾刪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絀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搆王公於我相公。儉人也。何弔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八爲補缺。其耄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

###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已。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

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爲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尙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謚康僖。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卽教也。眞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爲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尙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眞氏所衍。唐漢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眞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

者之意。故欲填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藩臬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泫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至卽引年致仕。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爲之友。墨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真不虛也。



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某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

###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册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勳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

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卽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捫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潞水舟中講學。踰臨川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浹驟諫。上怒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玄殿災。上恍惚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諡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

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詫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 漫錄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纔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爲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智者自以爲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

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爲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旣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尙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兄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



萬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僞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









便有安  
心立命  
處終身  
受用不  
盡

此篇全  
爲龍山  
所錄載  
山於王  
學又一  
轉手其

間。所爲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總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闍。相去不遠。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胡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曆中。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陽明傳信錄

暇日讀陽明先生集。摘其要語。得三卷。首語錄。錄先生與門弟子論學諸書。存學則也。次文錄。錄先生贈遺雜著。存教法也。又次傳習錄。錄諸門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爲言。言學言教者。存宗旨也。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

去取別  
有尺度  
未可謂  
盡得其  
真也然  
所錄固  
一無流  
弊矣今  
全鈔不  
刪一字

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爲轉註。凡以使學者截去之。繞尋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謂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說。遠邇之精一之傳。蓋自程朱一綫中絕而後。補偏救弊。契聖歸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己。不學其所悟而學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顧。又其弊也。說知說行。先後兩截。言悟言參。轉增學慮。吾不知於先生之道爲何如。間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時權實互用。後人不得其解。未免轉增離歧乎。宗周因於手抄之餘。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僭存一二管窺。以質所疑。冀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傳之久而無弊也。因題之曰傳信云。崇禎己卯七月既望。後學劉宗周書。

### 語錄

收放心  
工夫不  
獨小學  
爲然我  
輩並此  
無之更  
不得不  
補也主  
靜非王  
學究竟  
實其下  
手也

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所謂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與辰中諸生

### 刊落聲華。是學人第一義。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追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若駁雜未去。其間固亦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應原忠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以上

與黃宗賢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心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以上與王純甫

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

近世智  
育日進  
而德音  
日散皆  
坐此也

然則以  
功利之  
心談愛  
國者何  
如

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天答王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寄李道夫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口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元靜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眞一切眞。以上皆與薛尙謙

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菴少宰

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豈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身者。其亦可謂窮理乎。與夏敦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

或山曰  
與定性  
書相表  
裏

讀書枕  
中祕

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

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

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曷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眞是簡  
易直捷

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

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有二也。二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我輩宜  
常帶白  
審機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以上皆答  
陸元靜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答周道通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以上答周道通

謹獨即是致良知。與黃勉之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

此節言知行合一最是透切與康德學說不期而同揆

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着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已上答友人問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耶。晦菴謂人之

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

以此與朱子即物窮理之說相校真令人有挈領振裘之樂

義山曰真知之說只說得個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無別法

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

今世傲  
狠險戾  
之徒侈  
然以平  
等自由  
口頭禪  
相號者

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以上答顧東橋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砒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

正以有成說使之自信  
 自安也  
 此段真語語警切所謂殺人從咽喉上著刀也  
 以先生之賢而猶云有神奸攸伏猶云包藏禍心作偽於外吾儕自審根器視先生何如先生視先生可以一耶刻自恕

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已上寄鄒謙之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明答李德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

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個勿忘勿助。此如燒鍋。夾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工實地。答嚴

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同上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莘

我以良  
知爲嚴  
君彼自  
能保護  
我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宗賢

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



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菴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常與晦菴之有言。而遂籓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

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答徐成之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寄安扁諸同志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

科學枝  
葉也道  
學根也

此語直  
令人無  
所逃遁  
凡吾輩  
日言愛  
國而無  
實行者  
皆未知  
國之可  
愛也推  
之一切  
皆如此

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

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爲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

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後此天泉四句之爭辨先生所謂只是閒說話也

愛問格物。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



欲又從而聽命者。以上徐愛記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陸澄記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

此是小子一生大病根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練。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着寧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閒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此正是  
發揮知  
行合一  
語語直  
抉學者  
病源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日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着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

事。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榦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榦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得謂之仁。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卽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它一個私己的心。已上陸澄記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

崇拜科  
學而蔑  
道學者  
與夫誤  
認科學  
以爲道  
學者讀  
此當憬  
然

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敝精竭力。從册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銕。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稍末。無復有金矣。薛侃記

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旣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着一分意思。卽是不曾好惡一般。

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曰、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

正之間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

舟舵之  
喻最妙  
但工夫  
在常常  
提醒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溶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說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不欺良  
知一語  
王學之  
精蘊盡  
於是矣

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

可見王  
學不專  
有頓教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川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工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已上俱陳九川記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

此亦漸  
教

蕺山曰  
如此說  
知行合  
一真是  
絲絲見  
血啓超  
案大學  
所謂其

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墻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墻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黃直記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若釋氏之靜。却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即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聖人之志矣。

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工夫否。曰。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便不着些

所謂清  
明在躬  
志氣如  
神也

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象貌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艸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蘊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

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看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見上了。

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纔做得箇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

已上俱錢德洪記

此見先生學日進而真與人以共見者



此是王門一大公案所謂四有句四無句之教也後此王學流派紛爭皆導源於此說龍谿念菴泰州蕺山諸案當知其概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以上俱黃以方記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工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工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



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旣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工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王畿  
天泉  
證道記

##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擘。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輿。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克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灑

附子毅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汴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病歸皆非

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

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

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日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

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酌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龍場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爲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

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溉疎。故木水在培濬其根。濬疎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溉疎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仰思抑

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

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 欽 采

夫人之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忮心生焉。忮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亂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汚辱呪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感應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宜 齋 序

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達。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終始歧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 王 承 吉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可以終身矣。而坦坦然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於虛見。且自誣也。贈薛尚謙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克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姮溪返。



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眞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克。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月。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謫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陞四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得來。

###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爲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爲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召武定侯郭勳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勳錦衣獄。轉送刑部。勳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敕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爲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勳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勳死。始得出獄。九廟

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曆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輿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卽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爲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菴之主靜。此眞陽明之的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

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卽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戒懼卽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功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

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

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障矣。故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卽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層層尋物來照。

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曰。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

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

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

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

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處。便是致吝之端。

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真體常寂。此誠意之極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卽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旣歿。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體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壅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

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

### 論學書

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疎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自是可見。復王龍溪

患難困窮是磨鍊人格之最高學校此學校非學校非

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熒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爲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矇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

盡人能入可遇 而不可求幸遇 之者天之厚我 甚矣不於此間 求得一切實受 用處真辜負天 恩也

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龍溪中寄

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先師遺命。相取

為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肖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

於事上肯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仁。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

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羣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

誰與辨之。與張浮峰

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

嘿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即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

吃飶。即是盡心至命之功。與陳兩湖

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

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

耳。復何吉陽



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非聖人之言也。上全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因再疏乞休而歸。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填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

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日。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功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功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惟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功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



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先師嘗謂人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戒愼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殊生障礙。不覩不聞若非功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

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梅純甫問答

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

維揚晤語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

江派之說  
此羅念菴派之說  
此李見羅派之說  
此王心齋派之說

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齊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疇蹠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

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見卷

立志不真。故用力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

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眞命

脈。此志旣眞。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

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

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

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

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旣知

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語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

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

本原不  
清則學  
識不爲  
益而反  
爲害可  
不懼哉

孝。遇見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穀。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復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聵者。幾希。會宛語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只在慎獨。

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懲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

非陽明不能道此語他人必曰學愈進愈遠於流俗耳是又與於自文之甚者也

論功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先師自云。吾龍塲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之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

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簡易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

答林退齋

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



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眞陽種了。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鰥卵。學者須識得眞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

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以上留都會記

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

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雲門問答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功夫中真功夫。非有所加也。功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會。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徐齊存答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鄧定字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

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

以此白  
繩尤人  
之念疑  
無從生

森然。是之謂逆。書跋圖

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白訟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捐德。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以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別言

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基根。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眞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覺川別語

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眞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能自信。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口口。徒認見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卽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盡念

### 論學書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眞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答江

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返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答茅治卿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尙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

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至。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答吳悟齋

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與趙麟陽

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卽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

犯做手本領功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雙江語

###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謂不知務。不應。聘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泚爭昭聖皇太后。季宗壽節不宜殺於輿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輿。名文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氣之降爲陰。以至於





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總百二十卷

### 說理會編

世儒多以實訓誠。亦有倚著之病。夫仁義禮智合德而爲誠。誠固未有不實。但就實爲誠則不可。仁義禮智虛明在中。如穀種之生機未嘗息。何嘗有所倚著。是德雖實不見其有實之迹者也。故言誠惟惺惺字爲切。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欺則不惺惺矣。故戒愼恐懼於獨知之地。不使一毫不善雜於其中。卽是惺惺而爲敬也。

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閒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畱將就。卽



以遲緩不行。閒住。遷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功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尙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旣沒，桂萼齷齪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見不誠，非禮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旣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嫉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穿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

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眞有所爲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也。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質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襤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耶。

董穀。字石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

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歟。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爲禪學乎。

### 日省錄

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往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旣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

### 求心錄

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致知。  
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愼。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莫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

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其視前議猶糞土也。陽明知永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學謨準之以鄙情。不知天下有不顧毀譽者。喑然笑其旁也。

###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弘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榔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卿。奔母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例。在曹中獎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





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奸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成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 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功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眞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眞學。學而眞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眞僞處省察。學問懈弛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

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

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與萬鹿因

來論謂此心之中。無欲卽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尙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卽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旣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

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功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如貧人說富。如學子論大賢功效體當。自家終無受用時也。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

答林子仁名春  
心齋弟子也

###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選工科都給事。

中。諫世廟玄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我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菴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其有功師門如此。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

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曆間。贈禮部尙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真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 論學書

此心不真。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真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爲務外爲人之歸爾。

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己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己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

自得也。

###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金華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刑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曆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囿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侗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輿氏願學孔子。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狷行無

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侘心信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譏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只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儲。方治文移。恍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自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肯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 友聲編

吾人之志。抖擻於昨日。今日可受用否。卽抖擻於上時。今時可受用否。若時時抖擻。可無屬人爲造作否。此要在窮此心之量。靡有間息。其無間息。固天然也。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至流於惡而不自知。

立志既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走罔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叙。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





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卽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功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物。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玄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玄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

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值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氏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真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怵

張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訟寃。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

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曆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齎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右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四有教法。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功夫。識得本體便是功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爲知善必真好。知惡必真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簣。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

竟不出於朱子。恐於本體終有所未明也。

###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然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德孫德泳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峰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瀟瀟先生元卿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

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旣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歆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爲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



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却戒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卻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功夫。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麤而不精。此學者所常論也。先生青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功夫。此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叢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







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

答張  
雙江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

答甘  
泉

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真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糠粃眯目。天地爲之易位矣。

答周  
順之

遷善改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爲欲物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

答徐  
弼

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填硃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

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眞利害。便是天下眞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墾肉乞飽。壟上罔斷。安得爲

利。若論世情利害。亦有世情是非矣。泉與師

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雖精。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

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

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檢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睹

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

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功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糊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閒工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功程。答濮致昭毫釐千里。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

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功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

### 東廓語錄

問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道。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疎畧欠缺。有苦閒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閒。却惡閒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辟諸汝自醉酒。卻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功夫去浮思。

往年與周順之切磋。夢與同志講學。一廚子在旁切肉。用刀甚快。一猫升其几。以刀逐之。旋復切肉如故。因指語同座曰。使廚子只用心逐猫。猫則去矣。如何得肉待客。

醒以語順之。忻然有省。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猛自奮迅。一躍躍出。頓覺此身迥異塵寰。豈非千載一快哉。

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

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





十能之己干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著意。但在本體上用功。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爲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

聚所先生語錄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懵懵。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昏天地間。與虫蟻並活已耶。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旣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沮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牆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

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得行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功夫。也



昏惰了。古人有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爲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尙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爲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除服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爲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旣薨。不欲舉行冊立。二子並封爲王。先生起宗伯。卽以爲



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曰。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加所謂眞識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曰。誤認良知爲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



### 南野論學書

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

良知乃本心之眞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眞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眞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眞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眞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卽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

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妝飾老態。語笑步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己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證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已內外之分也。

凡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

答鄭元健

###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爲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寇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旣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慙。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蘇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





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者。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惡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羣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辯而自明矣。

## 雙江論學書

節本明儒學案 江右王門

二二五

飲冰室叢書第六種

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以江淮河漢爲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妄行妄作以爲常。不復

知過。

答許  
玉林

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功夫字眼。乃功夫熟後境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功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

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睹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吃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

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真切處。俱畧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寄劉兩峰

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

### 困辨錄

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辨過

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辨神

問遷善改過。將隨事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而遷之改之也。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所謂一真一切真矣。

問閒思雜慮祛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槩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日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

問良知之學何如。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閣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致知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



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霸學裏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隨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

###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埽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之爲人。卽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曾直聞報。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己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

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較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爲民。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爲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有公爲之。何必有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卽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惟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旣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

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關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尙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卽如均賦一事。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卽是靜定功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歎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功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眞。其嘒嘒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

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爲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爲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視。室如懸磬。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爲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諍詈之加。漠然無所芥蒂。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來。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



小惡無

所謂大

小就一

念之微

處動之

大小平

等也

所謂自

訟之功

最好入

手

試以此

語自勵

人人皆

犯此病

此當天來事看。卽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卽一介不取與。亦是

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尙故也。南玄 答戚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

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攪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

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却只是陪奉一種清閒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

披風。榦柯折矣。與王 有訓

大抵功夫未下手。卽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卽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

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

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未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

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答王 西石

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旣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

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

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尹答

山洞

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知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爲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答高白坪

某所嘗著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卽不自見。答李二守

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卽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逢人意乎。卽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卽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

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卽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卽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卽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卽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答劉月川

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脚。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斂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與謝子貞

夫功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今之解良知者曰。知無不良者也。欲致良知。卽不可少有加於良知之外。此其爲說。亦何嘗不爲精義。但不知幾微倏忽之際。便落見解。知果無不良矣。有不良者。果孰爲之。人品不齊。功力不等。未可盡以解縛語增它人之縱肆也。乃知致良知之致字。是先聖吃緊爲人語。致上見得分明。卽格物之義自具。固不必紛紜。



此段最起用力不二法門天下無代價之物豈可動心待耶心不可不警惕

於章句字面之脗合。對證傳授言說之祖述發揮而動多口也。答王龍溪

果能收斂翕聚。如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功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末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

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况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眞擴養得。更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足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與尹道與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入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卽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眞乎。無亦不動於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卽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

氣乎。無亦不梏於且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卽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梏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時。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

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

發明得此理  
讀此覺較橫渠  
四銘尤  
爲親切  
有味

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卽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者耳。諸儒關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統體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哉。與蔣道林

此學日入密處。紛紜轆轤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污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以身在天地間負荷。

此與龍溪所謂



良知兩字。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后得之。使發於心者一與所知不應。卽非其本旨矣。當時遷就初學。令易入。不免指見在發用以爲左券。至於自得。固未可以草草謬承。而因仍其說者。類借口實。使人猖狂自恣。則失之又遠。寄張須野

旁午之中。吾御之者。轆轤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卽憧憧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卽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卽能寂與不能寂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通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卽此乃身心安著處。安着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卽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轂率也。與除大

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

此亦如  
康齊所  
謂從五  
更枕上  
汗流淚  
下得來  
矣天下  
固無代  
價之物  
也  
此病今  
方傳染  
不二法  
門

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與蕭雲阜

知縱肆是良知。知不能却常自欺。是瞞良知。自知瞞良知。又是良知。形之紙筆。公然

以爲美談。是不背致良知也。此病豈他人能醫耶。答門人

此學靜中覺觀體用事極難。大約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久久精明便

有別白處。若只將日用間應酬知解處。便謂是心體。此却作主不定。有差自救不來。

何也。只尋得差不得處始有見耳。與周學論

除此真心作用。更無才力智巧。答胡正甫

執著乃用功生疎所致。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

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答劉可賢

此心皎然無掩蔽時。便與聖人不甚異。於此不涉絲毫搖兀。亦無改變。亦無執著。亦

無忽略。此便是學。只時時有保護處。不傷皎然處。將容體自正。言語自謹。嗜欲自節。善自行。惡自止。好名好貨好色自覺澹。以此看書。以此處友。精神自聚。不散渙矣。劉答

賢可

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成德時論。此涉於比擬太過。不知功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卻真咽喉下能著刀。能下此刀。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卻是得先幾也。答曾子野

靜中如何便計較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取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卽所謂不逐物之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答羅生



終日眼前俱是假人。無一分真實意。自我待之。終日俱是真人。無一分作偽意。如此便是有進步。答劉少衡

凡習心混得去。皆緣日間太順適。未有操持。如舵工相似。終日看舵。便不至瞌睡。到得習熟。卽身卽舵。無有兩件。凡人學問真處。決定有操持收束。漸至其中。未有受用

見成者。答歐陽文朝

自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此件功夫。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

與杜道升

予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但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錢緒山曰。此件功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搗巢搜賊之法。勿謂盡無益也。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



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至善矣。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常止。非夫良之止其所。孰能與於此。故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於定靜亦可也。今日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發而後致。蓋必常靜常定。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卽其所未泯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今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功夫。畏難苟安者。取便

而未流  
因藥生  
病念菴  
又藥之  
藥也凡  
學王學  
者日三  
復此段  
庶無大  
過乎

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既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壽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而曰色卽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而曰聲卽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

戊申夏  
遊記

龍溪因前記有所異同。請面命。予曰。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夫

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卽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旣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以出。必於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爲物所動。乃可謂之格物。蓋處無弗當。而後知無弗明。此致知所以必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爲知至也。故致知者致其靜無而動有者也。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真實也。苟爲弗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謂之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將無言之太深乎。卽格物以致其知矣。收攝之功。終始無間。則吾心之流行照察。自與初學意見萬萬。

不侔。謂之曰意見是良知之賊。誠是也。既而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不已言之太易乎。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爲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彼此旣分。動靜爲二。此乃二氏之所深非。以爲邊見者。我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必至重於爲我。疎於應物。蓋久而後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靜與動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於寂者

未嘗有礙。非不礙也。吾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卽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卽謂之主靜可也。謂之慎動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使於真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相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龍溪笑曰。夏遊記豈盡非是。只三轉語。處手勢太重。便覺抑揚太過。兄已見破到此。弟復何言。

善學者。竭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

實際。以至不副宿期者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詮。而發之弗瑩。必俟明師面臨。

私授而後信久遠也。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得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

跋白沙詩

向人說得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易鶻突者。條理分明。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鎮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

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

書王有訓

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懼稍縱。卽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省歟。

示王有訓

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



此與陽  
明自述  
一節當  
參觀陽  
明自言  
前者所  
爲乃包  
藏禍心  
作僞於  
外而心

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功夫。方是立命。札日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冥之。

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口。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鳩。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

勞日拙  
者也今  
念菴自  
述如此  
學者敢  
輕於自  
信耶

良友輔之。猶恐成其私也。况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孟子之所謂哀哉。別蔡哲學

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傷損不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鵲突倒了。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亦何益哉。於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老兄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

此真是  
絕痛快

語直將 宋元來 汗牛充 棟之辨 佛語一 切掃去 昌黎原 道廬陵 本論眞 糞土也 劉戡山 亦云莫 懸虛勘 三教異 同且當 下辨人 禽兩路

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却名位。此救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紛。設計平安。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尙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善何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爲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



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峰之巔。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卽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囊籥之風。虛與氣爲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卽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卽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卽是流行。爲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爲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

### 論學要語

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

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也。幹好事。衆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

所在。此鄉愿之徒。孔子之所惡也。

不識萬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眩惑。終身勞苦。

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爲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別疑慮。

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爲之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

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生疑惑。學在何處用。

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

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

當時學者以去病爲第一義其弊既若彼今之學者以病爲不必去且明目張胆以保任擁護之又將何如

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證其源。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怠緩時能不急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

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裏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尙蕩然無所歸也。

###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爲邑諸生。卽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既穎敏。而行復峻拔。丁外艱。蔬水廬墓。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

學趙淵下教屬邑。迫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卽却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闈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裼而入。失待士禮。不願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揭榜。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先生惄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愈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眞陽也。復眞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



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是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爲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卽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卽宋儒之省察。涵養卽是致中。省察卽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爲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卽爲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四無之說。最爲諦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滯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

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卽今肯向裏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撓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清苦。不以爲惡。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清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沉命之法。盜爲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爲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

爲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爲東向。無以難也。相  
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於三峯。與  
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  
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爲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  
殘冰剩雪。拄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  
知之不倚於覩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  
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  
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  
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  
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尙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  
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



善行爲規。歲時拄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 三五先生洞語

君子不察。率因其質以滋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君子以歲月爲貴。譬如爲山。德日崇也。苟爲罔修。奚貴焉。况積過者耶。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苟。惟自任者不重故逸。

不善之聞。懲創之益少。而潛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動有掩護。非德之宜。好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

### 晚程記

境寂我寂。已落一層。

閱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嫉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嫉之偏。

###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爲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志爲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爲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聖人死不休耶學者舉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鄉舉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爲要務詔徙雷壇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杖四十入獄創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爲先生三人頌寃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悅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直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李脈

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爲學之要。曰在立誠。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夾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任爲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爲人

所喜。遂講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瞠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竅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一無僞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知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



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覩不聞其體也。戒愼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卽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 洛村語錄

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卽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真是直從本心上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

吾輩說  
此嚮往  
之心烏  
可以已

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雩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選南京工部主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爲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卽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縷覲。由是學者益親。己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爲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爲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

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况心性旣無形聲。何從而得。旣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卽有定主矣。其言不爲過高如此。故聞談學。消涉元遠。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纔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爲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爲無。以意爲有。是分心意爲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爲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言。蓋難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

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爲意之動。則有善有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既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既雜於善惡。雖極力爲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爲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既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卽是知。意之照。卽是物。爲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爲下根人說教哉。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爲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卽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羣小恨之。張桂與鉛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餽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榜掠。謫鎮海衛。己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



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卽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羸也。始信致知二字。卽此立本。卽此達用。卽此川流。卽此敦化。卽此成務。卽此入神。更無本末精麤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句脗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旨。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爲克治之事。已不勝其艱難雜糅矣。故雙江念菴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先生則合寂感爲一。寂在感中。卽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卽寂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丈胸次廣大。蕩蕩淵淵。十年之前。却爲蟄龍屈蠖。二蟲在中作祟。久欲竊効砭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菴銘其墓猶云。良知卽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契先生之宗旨。

也。

### 明水論學書

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爲下乘。遷善改過爲妄萌。使初學之士。驟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爲率性從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與王龍溪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爲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召王瓊爲冢宰。南京御史馬敷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

拷訊尋復職。明年彗見東方。先生以爲應在張孚敬。孚敬疏辯。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孚敬亦自陳致仕。彗果滅。越月改汪鋡爲吏部尙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爲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收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立。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教家人。其偶然者流爲方語。而深切者垂爲法言。曰魏水洲云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旱潦則問救。先生因而付之。各畢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爲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爲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疎戚。萬有不同。孰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



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太常少卿。致仕。萬曆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靜。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

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爲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爲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爲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嚮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忤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

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卽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漳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尙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爲陝西參政。乞致仕。萬曆辛卯。詔起貴州參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真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究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然終不免頭上安頭。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

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真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弗同也。樸齋不以爲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媠來媠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出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卽所謂性中只有個善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銷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爲幻。不得不以理爲妄。世儒分理氣爲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

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 論學書

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豔冶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真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答周守甫

吾輩學不加進。正爲不識真宰。是以雖曰爲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

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

答鄒穎泉

所舉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交朋。自不肯痛下

苦功。眞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爲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却不許其靜坐。卽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

學無多說。若眞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攘。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練習。此處原無定方。弘答賀任

所論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究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以下答錢啓新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麤者也。

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脚跟下湊泊。與以濟

見其大則心泰。必眞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

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眞明。卽知也。本心之眞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卽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爲二也。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

文潔鄧定字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字。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與吳安節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爲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卽師事之。間以其說話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輩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苦修後悟。方是真悟。了悟後修。方是真修。

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真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己尋出。不是自己尋出的。辟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徑行不得。

### 徵君劉瀘瀘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瀘。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爲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爲四君子。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輿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鄒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谿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己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卽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

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卽張橫渠水漚聚散之說。核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毋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寧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卽其生時。神已不存。况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序爲學云。弱冠卽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心淺



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慎。

小人一節。或云自欺之蔽。不然。此正見他不受欺。人欺蔽他不得。所以可畏。不容不慎。蓋此中全是天命至精。人爲一毫汙染不上。縱如何欺蔽。必要出頭。緣他從天得來。純清絕點。萬古獨眞。誰欺得他。如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止故。所以小人見君子。便厭然欲揜其不善。便肺肝如見。此厭此見。豈小人所欲。正是他實有此件在中。務穿過諸不善欺瞞處。由不得小人。必要形將出來。決不肯與不善共住。故謂之誠。誠則必形。所以至嚴可畏。意從此動。方謂之誠意。故君子必慎其獨。若是由人欺蔽得。何嚴之有。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爲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

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卽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何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慙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脫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黜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駈之使然。非鳶魚能一

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忠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阜。豫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先生而去。墮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爲學。繼述爲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

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有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成貴州都勻衛。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尙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尙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旣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爲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爲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卽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

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日如林。喞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嚶嚶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箒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勳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



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給事中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敗時。露章者何止數百人。其間不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蓋爲馮三元傳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起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尙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纍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爲真心之是非。卽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爲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爲民。奪誥命。莊烈御極。贈太子太保。

謚忠介。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矚。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爲家舍。視先覺尙遠。淨几明窗。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功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卽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摧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會語

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

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閣舉業。不知學問事。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

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閒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人。

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究竟忙迫。

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集。不肖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

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爲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象龍。隨其所嗜。豈必膏梁耶。年十七。卽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爲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朝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爲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謂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潔耳。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句。卽對大學曾參獨得明新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紲者。惻然爲之代償。與萬思默同業。舉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搆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煅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阜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母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菴。奏授順天儒學訓導。



萬曆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卽走郟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舉砲。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噪之。奉黨鉤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遂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闕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爲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南臯。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

極。號天玉。官至太僕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語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玄。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谿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玄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梏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玄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玄談學。







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湫溟。留守衛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尙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辭。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岩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洽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塵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溪。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轅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探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

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周衝。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虔。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卽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節說爲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真心。聽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 周靜菴論學語

日用功夫。只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

###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爲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參玄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尙爲見聞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尙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觸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真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萬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自得矣。

## 語錄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光陰不能暫留。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尤西川紀聞

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惰之習復生。又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箇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吃與不吃。都讓他一讓。當有吃者。

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蒂。是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正以無入而非學也。

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

###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溪。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楊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恍惚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早歲師事東廓龍溪。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 尤西川紀聞

訥谿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誚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

因對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楯。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楯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賓龍溪於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

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也。嘉靖己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峯爲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遷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卽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寇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少卿。右通政。忝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賊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蹙之。賊

漸平。會淮揚大侵。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尙且原之。况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卽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尙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溪者爲多。故言於龍溪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無欲爲工夫。謂此心天機活潑。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

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卽心體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旣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亦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諡襄文。

### 荆川論學語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天理愈見。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

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宜

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

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

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灑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灑

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爲灑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

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灑脫。非二致也。與蔡子木

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

自誤。要之與禪家鬪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

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

幾挽歸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良方。答張士宜

###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



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尙寶司丞。陸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峰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尙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裨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恍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眞太和奧窈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四灼。勞蹊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罄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

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尙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旣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則只言氣是性是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智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絪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

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峰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爲木主。爭之不得。黜爲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揚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卽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科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尙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撰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玄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勢頗絀。亡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玄感動。爲之泣下。新鄭以爲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

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厭人心者。先生皆爲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悅。而江陵亦意思先生。以宮奴爲內主而去先生。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爲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紲。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爲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爲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雌黃。卽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爲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卽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竊以爲氣卽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不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爲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

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楊之說紛紛起廢矣。

###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尙少。道林闍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瓛德重楊杓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止之。尙可攷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 孝廉冀闍齋先生元亨

####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母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

興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清浪五衛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奉恩例冠帶閒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纊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埃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閻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閻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閻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





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卽便是本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慚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卽是理。無極之真。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旣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卽是體和處。卽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總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 桃岡日錄

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卻認得是過。

戒慎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真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濂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濂談王霸之畧。先生昧昧。第與之言學而已。濂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濂。濂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濂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濂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訟寃。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常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槁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譏。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

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刪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爲辰州同知。侵餉縊死。之時人語曰

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者非耶。

###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旣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可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爲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爲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煅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旣寃先生。而陽明豈菲薄宋儒者。且寃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教諭。早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聞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尙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卽往從之。因尙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

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非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澈。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真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己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卽是良知。卽是良良。外無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卽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己是出柙之虎兇。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

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尙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溼。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

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警欬。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工夫卽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爲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爲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旣掃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爲學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爲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爲良知。失卻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良知爲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 擬學小記

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



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著力處。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

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

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

意有所便卽是利。昏惰亦是利。意所便也。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

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卽是世俗。

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

###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曆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



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揉。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揉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揉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揉偏勝者當之。雜揉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卽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卽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眞。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眞有朝

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構潛西書院以救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莫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旣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惟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

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克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爲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闈齋死。詔獄。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歧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焉。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

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尙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弗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





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後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

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寧容與之辨乎。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

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尙書謚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脅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



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眞。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無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到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到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

可爲痛 傷者也 此其改 宗之原 因也彼 極排異 知之說 謂此不 過陽明 補偏救 弊之言 又自言 稍有知 識皆陽 明先生 之賜惟 標宗旨 則不敢 苟同其 苦心可 以推見 但見羅 說又不 過就陽 明說而 補偏救

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鄰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吃緊沉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

論學書

弊耳所 謂樂之 樂也今 日我輩 讀之覺 見羅之 樂實不 能如陽 明之樂 之受用 益今日 我輩所 犯者陽 明以前 社會之 普通病 非陽明 門下之 特別病 也故見 羅之學 當時雖 極有力 由今觀 之亦貧 病耳高 忠靈所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

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

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

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

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檢點。提撕管歸

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

懸空之想。敢十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

存明鏡。急切撈摸不着者。正坐此病也。答弟孟乾

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

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

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卻

謂平鋪  
放在說  
得無甚  
氣力不  
如陽明  
之緊切  
遠矣

泰州之  
學爲世  
詬病當  
時無賢  
不肖畏  
之如蠱  
梨洲固  
心許之  
然不能  
大擢時  
輪故稍  
子散辭  
類亦補

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潛

###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義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





之知秦州諸賢以非常之自信力而當下卽行其所信陽明活用孔孟之學而秦州又活用陽明之學者也必如秦州然後陽明學乃真有關係於社會於國家也本節所紀諸賢梨洲不以入於學案正文

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搆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關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

蓋微外之然觀  
山農心  
際諸舉  
動其可  
以爲今  
日我輩  
之襟抱  
者何多  
也日本  
白幕府  
之末葉  
王學始  
大盛其  
善者曰  
大平中  
齊曰吉  
田松陰  
曰西鄉  
南洲曰  
江藤新  
平皆爲  
維新史  
上震天  
撼地人  
物其心  
得及其

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乎。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江內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

行事與秦州學派甚相近矣。井上哲次郎著一書曰（日本）陽明派之哲學（其結）詩云王學入日本則成爲一日本之王學成活濤之事蹟留赫奕之痕跡優於支那派遺甚（原著六二七葉一）

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涯於秦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侗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悲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鷄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鷄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

殆未見  
晉泰州  
之學風  
焉爾抑  
泰州之  
學其初  
起氣魄  
雖大然  
終不能  
敵一般  
之輿論  
以致其  
傳不能  
至則所  
謂活潑  
赫奕者  
其讓日  
本專美  
亦宜接  
其傳而  
起其衰  
則後學  
之責也  
梨洲少  
時摠錄  
入部謀

聞無師智聞說。沒有甚麼。甚麼便是。始達良知之學。同是一機軸。均是認天機爲向  
上事。認神明爲本來人。延之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及聞三公俱不免  
輪迴生死。益加疑惑。因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先天天地先的水  
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  
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鷄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  
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終日在人情事變中。若  
不自與。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  
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  
然分爲二事。言在界外。行在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  
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  
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荆  
山遊。因得遇龍谿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



所知之發現也  
觀其學術當於  
此焉求之  
山農心隱之行  
事皆足  
以廉頑  
立懦宜  
以至精  
之學說  
視之  
梨洲所  
以不列  
諸賢於  
學案正  
文者謂  
其純於  
禪非復  
儒也習  
氣曉曉  
儒佛之  
辨則此  
自是當

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敝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

時習氣耳明道謂邵康節豪傑之士若秦州諸賢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心齋父子之所證何其與康節相肖

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秦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處士王東崖先生嬖

附樵夫陶匠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竝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秦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銜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

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乎。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信從。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卽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問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

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嘆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蠶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梯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

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子劉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姜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緝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有以伊傳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傳之事我不能。伊傳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傳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即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己不仁可知矣。不信心。

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

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

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

### 處士王東崖先生贊

王襃。字順宗。號東崖。心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

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機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妄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趨。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嘆。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日迸出。曾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連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也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曾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附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塔下聽之。飢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覩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自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粗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窰中。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釀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旣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

泰州學所以禪  
社會在  
此此俄  
國虛無  
黨員之  
案也

吾平日  
爲人得  
毋未眞  
耶

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錠。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牀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談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坐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甌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眞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遊。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

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矍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

### 東崖語錄

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鋼。血氣靡寧。

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春陽以和其氣。

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日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常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旣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卽道。樂卽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

其所以喟然而與黠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焉。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是之膠膠役役。然以外物爲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學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爲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

布政徐波石先生懋

徐懋。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三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弑其知府那憲。攻叅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勦。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所僞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

害之。姚安土官高鵠力救。亦戰歿。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默。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旣而嘆曰。從前孤負此翁。爲某費卻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息。誰非天者。卽此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身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心齋常謂先生曰。何謂至善。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

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狗身。天下無道。以身狗道。若以道狗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卽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卽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則有間矣。

###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爲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求。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卽是旣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爲心之所

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蕺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爲心之所發。爲非是。而門下亦且斷斷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復商疑。逮夢奠之後。憚口初爲劉子節要。尙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覺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語錄

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眞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應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



陽明明  
旨學者  
之弊由  
將致字  
看得太  
輕泰州  
一派竟  
將致字  
流弊所  
以多也

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卽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括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倫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





先生亦刻苦自厲。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久之。轉員外郎。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始聞致良知之說。遂欲以躬踐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官避嫌疑。與知學者挾衾被櫛。具往宿寺觀中。終夜刺刺不休。荆川曰。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由此言之。先生未必爲秦州之入室。蓋亦無秦州之流弊矣。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惑方術。疏請敷求真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二十九年。京師戒嚴。謾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論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畫。先生曰。爲今之計。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

咎。錄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畫者。上卽陞先生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廷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願謂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僦民車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傳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爲周尙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謫廣西荔波縣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郎中。陞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爲戶部右侍郎。又以忤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暫掌祭酒事。出爲南京禮部尙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



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寧有三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常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裏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自有說。朱子云。佛學至

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爲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掉闔。純以機法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真矣。今之爲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教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寧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噤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興。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真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常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黜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其六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真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瀉仰以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爲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



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矣。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楳朱鳳林皆常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 雜著

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卽名爲志。此志不失。卽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墮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爲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處。先王教化。亦必羣處校列而後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蔽。有窺測前聖。模度後賢。摘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旣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自信心。而依倣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卽以標準爲師。而別起意念。常受羈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自信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騫文事。研究糾讎。

此言良  
知發見  
之機最  
爲親切  
無論何  
人雖極  
斷喪昏  
濁然未  
嘗無此  
境界但  
所以滯  
養此新  
知者則  
只可責  
志耳

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狗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以爲自治。惟此枝條。最爲繁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自信其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真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修飾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開。緬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卽求解脫。或惜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尙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無

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擢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

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羣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柁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眩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於柁。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答友云。華翰書旨。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

宋明諸儒孰非有得於佛學直諱之耳如大洲者方眞是心術光明也學佛者非必厭世大洲可作證

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僕蓋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容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中畧)夫公之名。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苦向空寂發途。則灰其有爲之志。窳惰散棄。不可鞭策。而損於聖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當與公約。倘聖王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爨。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

乾爲吾健。坤爲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爲雷。止處爲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爲心。別名爲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爲一體。未著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爲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

魚躍鳶飛。各職其職。蒙蒙我生。營營自戕。自斲自喪。自迷自狂。自築自牆。自固其防。自放於憂。悲愴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眞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西伯。玄酒太羹。汨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爲習。呼爲習。吸爲習。吸爲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室家。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絕思慮。自澄澈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若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其眞求。放而不放。眞悟眞修。前後澈朗。愚非爲下。智非爲上。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巖巖。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爲知恥。銘於東西。敢告同志。

求放心  
齋銘

大己小  
己之義  
是得諸  
佛學者  
如此言  
克己真  
是得個  
頭腦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歎。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日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吾過謬。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爲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旣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泮。小己揭揭。小己旣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累。妙用齊滯。具爲痿痺。此爲不仁。而株櫛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真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克己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下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能救我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

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己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於獄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于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始終。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



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于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喏欠。微談劇論。所觸若

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問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儒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蓋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真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

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峰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官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箇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

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箇箇皆然。時時如是。雖至自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是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

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儒亦有錯認以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也。論孟之書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云云。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方便也。曰：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故學者工夫。要如磨鏡。塵垢決去。光明方顯。曰：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卻有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卻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卽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師友講論。胸次瀟灑。是心開朗。譬則冰之得暖氣。消融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

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者也。

問。今時士子。祇狗聞見。讀書逐枝葉。而忘根本。何道可反茲習。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頭徹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頭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只要看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雖今日儘有玄談。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承教之後。翻覺工夫最難湊泊。心胸茫無畔岸。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不能自承當耳。曰。何以承當。曰。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有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大道。工夫難到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哉。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

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  
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  
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  
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  
曰。諸君目前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  
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  
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  
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  
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嘔崎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  
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嘗推。而預愁嘔崎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  
瀨之橫。此豈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

問。平日在慎獨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

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昭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能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將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



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桎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桎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良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洪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

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既歸。先生嘆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常謂鄒南臯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卽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

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尙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處。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雖意在少衰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奸言矣。及掌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清議以爲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陽作客。問質之。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尙玄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卽隱也。常之卽妙也。粗淺之卽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問路。得失誰知天壤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之。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惟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

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己爲宗。斯其可己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慎術。慎術者。以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鍼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尙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真。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豁渠。

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能未發前觀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常機指點。使人豁然於罔指之下。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尙。乃是舂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澗。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

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生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天臺論學語

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與李卓吾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

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

反身內觀。一無所有。惟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惟此明哲體耳。此體透澈。此身乃爲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

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

其無以成人名也。

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帖然。厝一星於寒灰。則滅。羣火在盆中。可以竟夜。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

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梏。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

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

吾人真真切切爲己。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

###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爲樹榑楔。謝以賑飢。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議官。嘗於講時。

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卽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爲法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畧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諡德崇禎末。補謚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卽爲聖學。而明道關佛之語。皆一一紬之。明道關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概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真空卽妙有。向若爲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卽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爲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



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爲翳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亦如言夷狄之有不知諸夏之無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禎曰。弱侯自是眞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天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温州。入爲監察御史。巡視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尙未知困在。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有不仆者矣。

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

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

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蹶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果之耳。

###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益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爲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爲宗。有憂焉。進而證之於古。溯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



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軼車。已指角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衣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覲體卽眞如。荷蒞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笠僉有餘。願附玄眞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砭人沉痾。先生溫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

### 講義

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

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

###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曆乙未考選爲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燕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旣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己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卽蹈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矣。

###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

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

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

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着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

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

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

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讎。將舉身與世亦相讎。得則俱得。讎則俱讎。讎。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見。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衽席之上。吾所甚恥也。

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在之。爲戒愼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

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

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真信。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疑者無不疑。百疑當得一信。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嶧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尙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頁。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旣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有先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

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塙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塙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略也。

證學錄

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日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

就是只疾行。哀此梵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

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卻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

###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紹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故沈郭之得免。巽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諡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泛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

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固視其爲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玄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劉塙。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拜。海門卽起立曰。足下意真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

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瓣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臯李儲山曹眞予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讎。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而卒。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 證記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

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卻最輕微。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

##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卽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庵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南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吉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于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晬面。盡背論。奇之。登弘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尙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岳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有所輕論辯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

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良知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人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爲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日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 論學書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



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着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俱到。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

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西樵

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眞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

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範

語錄

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驗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五十六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衝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鷄母爲喻。云鷄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

判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輔衝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躓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之。雖勤亦躓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鷄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

###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京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

本同宗旨。學者功夫。無有着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同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尙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日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曆考廟議諸書。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江西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爲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此爲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爲御史。轉温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爲弟子時。族叔熺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

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瓘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此卽不睹不聞爲未動念時。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爲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爲真。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爲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却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瓘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卽令其爲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爲急。遂不復仕。

## 理學聞言

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

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瘡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

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冰。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方不踰矩。

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

學者無天下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

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拔動。故謂之惡。

###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浙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

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字爲的。夫曰真心者。卽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卽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卽良知也。討卽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真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真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

禮玄剩語

自生身以來。通髓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



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是認從學術起家。誤矣。

###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南。字子木。號白石。浙之德清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出守歸德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朋友登臨唱和爲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證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著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 端居寤言

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卽如敬爲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輿。若道如何是敬。便有細密工夫。一

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因原只是認得光景。未曾知得真功。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真體之密耳。

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却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鵝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來每嘆鵝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浙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

大計與冢宰楊襄毅溥不合。移病歸。起考工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中計典。謫鹽運司判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置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己。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皋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三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尙書。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惚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攘舍身命。畢盡心力。怠惰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尙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針。指水自誓。故先生之

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尙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看到。方寸地灑灑不挂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知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

過。而鼓吹喧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艷然曰。迂哉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着。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耔耘。不爲蕪稗所傷而已。

我答孟軻

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一真一切。實實平平。不容己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已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

與萬思默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啓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掌院爲鄒南皋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皋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鹽梅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學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爲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以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卽家拜工部尙書。尋遭削奪。逆黨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爲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正改元。追復原官。謚恭定。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爲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却要字字點檢。以求合其本。

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爲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卽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不可言因性善而後情才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 疑思錄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則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纔是個真君子。

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

己溺己飢。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飢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檢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





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己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辯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恐終不能粘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教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見聞訓話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於陽明無與也。

###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

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利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

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禎末。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以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原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

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延美之後。降爲農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爲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罷。歸築考古臺。讀書



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瓊海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暑祁寒。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旣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旣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其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廬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旣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歷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某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先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岳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詔。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

者。先生愍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謫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亦由乎人馭之如何耳。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

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爾。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

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暝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之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

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眞。

###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

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厲。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勉時薛文清瑄。故操行亦相似。

###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

注意經學。周易多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輒異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緋袍。遇道殮。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呂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皜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昶。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髯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尙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其學默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澈。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凍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傅。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莊昶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同官章楓山黃味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尙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卽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

之人。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着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臺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况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之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意象躍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是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爲神童。以閩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疏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

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卑座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爲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旣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晏駕。爲人指謫。先生亦不辯。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己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己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己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二動靜交致者。別出一頭地矣。

###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臺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丘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寘第一。及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褫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誣。褫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褫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



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探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生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榘。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勅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探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







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原。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垞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吏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倣蔡京召龜山故

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禮。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辯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上以其孝行特給之。子劉子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考見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復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陟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做。亦是靜存動察。按板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位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瑋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嶽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尙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未

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敍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疵。先生自敍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關。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繆轉。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



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知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性。親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噉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



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歧心性而二之。猶之歧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尙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冕。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敘。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

多屈膝。先生與何瑋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綏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勸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已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尙書。諡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擗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此是

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且先生旣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 論學語

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卽短也。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 文定何柏齋先生

何瑋。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

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扇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瑋。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臺。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尙書。謚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竟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

言語威儀禮樂刑政與。眞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辨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旣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鎮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搆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尙書。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尙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

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卽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卽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爲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爲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尋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卽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尙拘牽於舊論耳。某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桂上謂某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潛然。

###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弘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逆

瑾竊政。先生著張騫乘槎賦。以瑾喻西域。騫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爲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鉉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尙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畫。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巳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





心纔定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

黃後峰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

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若此心已先馳騫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

見處貴透徹。行處貴著實。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蒙鉞之亂。召爲兵部侍郎。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尙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裕。先生爲舊論纏繞。故於存養省察居敬。

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所謂支離之學。又從而爲之辭者也。其讀書劄記第二冊。單闢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值鄉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寧疎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韙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體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闢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

自貴重。懲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侈。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遑張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事務七事。詣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遇。中噶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爲。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禮。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但子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盧冠巖先生宁思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嶽先生善繼

臺長曹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饜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工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儻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裝合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翻案耳。

谷平日錄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

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尊重興起之意。是尙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揜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

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

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

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爲人之意哉。

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矣。

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

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舵。心一不存。則惡生。舵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卽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自然而舵亦未嘗離也。學者卽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卽

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牆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垣牆。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於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右門人王  
龜年記

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己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已上答  
湛甘泉



爲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爲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遂菴桂洲相訐。皆以意氣用事。乏中和之義。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卽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卽是知。知之不息處卽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致此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真千里之謬矣。

文敏粹言

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強持守。習熟自別。

初學勿憂助長。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

學知爲己眞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



無晝夜。無古今。無寂感。方可言性也。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視山陵之名。將微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諫闈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入。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安門。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己卯。上欲南巡。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令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哭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曆中。贈左諭德。謚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繹義。然視太極若爲一物。歧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曾請文成書拱把桐梓。



一章。文成書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讀此乎。

###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歿。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一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銜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



盧宁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平。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卽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卽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屏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爲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歷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

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協理院事。陞刑院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爲首鼠。以是小人不悅。先生嘗爲閩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出像諸書。內侍陳矩因以閩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侈上之賜。製序重刊。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奇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託閩範說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爲憂危竝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通貴妃。貴妃答以寶鏹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鄭承恩上疏辯寃。戊士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尙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卽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呻唸語

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賢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二字。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部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

工夫。只在這裏。

治克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  
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  
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以下  
慎言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史。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冤。萬古  
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况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  
名。無貽失言之悔。

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



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已反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  
便有長進。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  
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 別錄

每日點檢。要見這願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  
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

###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直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  
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劄納太倉。轉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  
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



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興。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屢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陪馮恭定以上。而點用先生。蓋小人知君子難進易退。一顛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爲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請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耳目大概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卽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爲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是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理。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痒言之。朱子強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兗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光

熹之際。上疏請慎起居。擇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和也。累轉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尙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邊餉既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清。上特勅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己。陞南京兵部尙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爲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昂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諡忠節。逆奄之時。拆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芭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論學書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卑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耽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疑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老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旣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學。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老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

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發真。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暴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鄰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老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與蘇抑堂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過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

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

弟維結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昌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答問

### 給事中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旣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掛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

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之爲仁義。佛氏從死生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憑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揚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闕佛氏亦無關





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但得閒時。則正襟默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真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此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弘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邊葺之輩。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士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

嚴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邇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并及御史遲大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蟻伏尙多。邪類鷓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寃。詔鑄三級陛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愼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鄮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鄮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須

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勤撫。隨寇團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以供勤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况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



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值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煙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旣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旣退。卽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





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撤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專任撫臣。賊騎未便窺宣也。不報。已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巡視。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遺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日甲甲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真識所至。自能冥契。後來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叢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清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 語錄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

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功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威靈。用中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披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本游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踰旬。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申甫造戰車。旣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自街兒丐戶。十二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大師繞出車

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勦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召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國變。南渡。陞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至白下。刃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餘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爲。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蔥嶺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疏。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爲翰林院編修。從亡。司標擬。罷官而卒。先生專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虛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啓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不善。事理雙遺。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便無媿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眞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舉鄉書。初尙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

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旛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燄。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椅桌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概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莊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義。勉以藪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 歲寒集

問做人。曰飢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或曰。士不可小自恃。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



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姦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尋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



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誦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爲不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毗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

生泄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嘗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懽懷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爲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

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灑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噤言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爲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于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勸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于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辨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教

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于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卽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爲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旣以無善無惡爲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爲粗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

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爲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爲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爲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爲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已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

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元伯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

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人須是一個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眞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

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旣於義禮智信放過。卽所謂渾然與



物同體者。亦只窺見籠統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卽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灑意思而已。是并其半而失之也。

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吃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吃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吃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矣。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

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

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握。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闒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就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

便宜的學問也。

當下繹

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腑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

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訐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陞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轉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郎。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唯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

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沉止水。三月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祭葬。蔭子。諡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揣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來講李見羅脩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箴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啟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畧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

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見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吳子往名志。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酌。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心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

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物。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

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向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瀾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非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



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况于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子劉子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

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錄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知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託。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劄記

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足是悠悠。

天然一念現前。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

### 說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帖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以下靜坐說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帖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旣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旣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

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學。成始成終者也。書靜坐說後

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污穢。纔些子污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示學者

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卽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

以至於滅無可滅。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

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

爲善說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

與羅匡湖

戒懼慎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之時。還是此件否耶。

耿答

懷庭

知危者便是道心。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

以下答吳安節

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

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所蒙。刻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微

爲己之根未深。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却似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答史玉池

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脩。止是粧飾。不脩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支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蕭康侯

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丁子行

學問只要一絲不挂。其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時。卽工夫一切放下。方

是工夫。與周季純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  
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脩。崇文會語

序

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是  
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  
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卽便是  
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書

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  
事。毋使事制我。陸粹明號古樵廣東新會人從潮陽蕭白麓學以主靜爲宗余深喜其言。聞其謂子徵曰。靜後覺

真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以下三時記

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  
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

脩。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搗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脩。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脩。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脩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吃緊沉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籠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矩論

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斂處。約樂章

所謂一。不是只說一個心。是說這個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礦時。只可謂之礦。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章

###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卽是格物。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桌子。須要四面皆見。不然。

一隅有汗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

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

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粗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尹和靖與子夏



九月月建爲庚戌也。天啟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類。儒學正脈。名源編匯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詈記。

### 詈記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卻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

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卽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  
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

四端只是果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

常人耳目汨於睹聞。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瘧漢。只爲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

朱以功曰。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

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羣。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

面孔上常要有血。

愚不肖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

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學。古來無如此聖人。

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

###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因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爲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擦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

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  
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罰  
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牆二十三人。閑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  
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啓初。召爲禮部尙書。先生入朝。首論紅  
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上奪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  
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梃擊以王侍郎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爲首。紅丸則以先  
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  
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鶴胎同召至京而卒。年七  
十一。賜諡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  
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  
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  
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

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于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正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麤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然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知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



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于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些些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祇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卽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真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罕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却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

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戴山先師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于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集其成矣。

困思抄

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眞獨也。且慎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騫。走作。便是慎獨的精神。據白

舉世非之而不顧。擎掌撐脚。獨往來於天地之間。到得夫焉有所倚地位。方是慎獨。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曆癸未。舉

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真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陞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削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陞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聖怒可撓。宰執難犯。言路之人。龔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瞿從先爲李兒羅頌寃。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

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嘆。涇陽曰。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硜硜窠臼。性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檢點病痛。只是一個粗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粗是真色。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

是細狂狷。練粗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尙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于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旣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于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還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于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牢守界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

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家多矣。

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父弑君種子。

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又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于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于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

南臯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眞節氣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禮義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

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

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

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

名根二字。真學者癩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煞。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

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腳。然後能從中行歇腳。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隨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腳時。便要做歇腳事也。

###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

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誠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于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于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于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



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嘆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而仕。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 緒言

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微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小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

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

與君子交者。君子也。與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

李卓吾曰。有利于己。而欲時時囑託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于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

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于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玄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劾巡撫周繼。不白掌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庶采。憲臣輒爲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恚。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黜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鑄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買巖顧允成張納陸

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尙乎真。真則可久。學尙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禔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汗。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

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僭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燕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史禮二部郎。尙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鷄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常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於囑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又喜爲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衰毀書院也。老屋

布衣。儻若寒峻。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曆乙酉舉于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鬻婢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夷。勅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橘

耿橘。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

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于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骸。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卽渾淪之條理。大德卽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旣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湊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視君蹤。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孺。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大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削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祿寺少卿。時遼瀋初破。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從登萊南濟。先

生謂國縉爲寧遠義兒。扶同賣國。今又竄處內地。意欲何爲。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言非林下所宜者。先生曰。痼瘵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于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苟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宣之燄。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爲兩黨。君子小人。遞爲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冲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



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晉儕其無鬩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鍼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鍼使毋去。大鍼意亦稍轉。而無奈桐城之疎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先生爲之調人。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于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漑滋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爲清議所不容。挺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薰鼠。固不如墮城變社耳。先生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愎參會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爲然而遷延不能決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使燕趙士大夫以魏氏爲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先生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

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則小人尙有牽顧。猶有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銳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爲對股文字。不深惟先生之言。南樂喟然嘆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于宦籍之上。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逆奄奉爲聖書。終憲宗之世。其竄殺不出于此。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闕而散之局也。陳御史果劾嘉善以會推徇其座主。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賢矣。凡先生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爲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羣邪定計。卽欲牽連左

魏二公相隨入獄。不意先生能使出之。故于諸君子中。意忌惟先生。以爲必爲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皋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期相許者。則蕺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蕺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爲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爲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爲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爲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

### 懷謝軒講義

不是欺人方是僞。凡所行而胸中不能妥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僞。

###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齋

吳鍾齋。字齋穉。號霞舟。武進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先生弱冠爲諸生。出入文社講會。

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以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閩人崔璘權鱗。以屬禮待郡縣。先生不往。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會□□浙至中左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望。皆觀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解體。何以見魯衛之士。亦惟以死繼之而已。起爲通政使。及返浙海。先生以禮部尙書□□。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爲弟子員。率之見于□□。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寶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後退處補陀。聞滫洲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尙爲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馮君常死國難。吾爲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土死得明白乾淨。卽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滫洲。辛卯八月末。于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

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于景逸玄臺季思皆爲深交。所奉以爲守身法者。則淇澳困思抄也。在長興五載。以爲差足自喜者三事。一爲子劉子弔丁長儒至邑。得侍杖履。一爲九日登烏膽山。一爲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水兼而有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品。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八。而某與焉。其後同處圍城。執手慟哭。某別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棹三板追送。其語絕痛。薛諧孟傳先生所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某如此。今抄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尙浮動目中也。

### 霞舟隨筆

人只除了利根。便爲聖賢。故喻利喻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喻利。只爲遂耳目口鼻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爲小人。試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口體物交物一班人。渺乎小哉。真蟻螻一世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仕。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之樂則

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已矣。未足與議道也。

問朝聞道。所聞何道。答只看下句。

見危授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却要害羞。

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告歸。崇禎己巳。補任。轉員外郎。調兵部。上疏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同邑朋比。驅除異己。閣臣操吏部之權。吏部阿閣臣之意。庇同鄉則保舉逆案。排正類則逼逐講官。奉旨回話。因極言其罪狀。又言王化貞宜正法。余大成在可矜。上多用其言。體仁洪學雖疏辨。無以難也。尋以終養歸。南渡。起補吏郎。署選司事。隨謝去。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越四年。有告其不薙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

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離義而言無生死。則生也爲罔生。死也爲徒死。縱能坐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居恆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爲二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嘓雪毛。眼底兵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愁有千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卻勞勞。振衣千仞碧雲端。壽夭由來不二看。日月光華宵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毫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祈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熒惑守心。先生一言民間死罪。細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擬。居恆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己卯。十月。彗星見。先生進言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恆不以暫。何爲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恆。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也。壬午。

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恃勇。藉于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墾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後議之。甲申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志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爲宗。其後始澁心于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 戴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羲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羲。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





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慎獨。非性體分明。慎是慎個何物。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尙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爲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

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興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闊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一尺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賈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



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守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虞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以火器爲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任其出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

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萬道周。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當勅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卽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讎。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

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洛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疏。何以言匡扶之略。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鑣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憚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鍼爲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鍼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袁閔故事言。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

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于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寧。宇。魏忠節。先忠端公高忠憲。始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于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族姑證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著。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關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讖。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



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愼矣。愼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其真。賊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 語錄

湛然寂靜中。常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真

此語最能勘出學道之應用處

一針見血道破人情豈止終日有一言一行之過而終身之者矣葬身奴隸之域可不哀哉

此與近溪所謂以不屑溲泊爲

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卽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庚申前錄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以下癸亥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闈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童僕。或量米鹽。恁他捱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卽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以下乙丑丙寅

工夫正  
相印證

如此講  
已發未  
發方是  
顯辟近  
焉

不二法  
門

猛醒

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以下戊辰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甲戌

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以下子京丙邸

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體認親切法。

純是明  
道識仁  
橫渠西  
銘的理  
想

懶散精  
神暮氣  
也暮氣  
者鬼氣  
也日三  
復此語  
精神不  
期抖擻  
而自抖  
擻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  
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以下  
丙子

獨證  
編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

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  
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藥止兒啼。是方便法也。

古人恐懼二字。嘗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  
只是倒做了。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謂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又如官犯賊。乃溺職也。丁丑

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覲矣。是爲喪心之人。君子惓惓于謹獨以此。庚辰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

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

此之謂  
真不自  
由此之  
謂真奴  
隸

佛家言  
曰拋卻  
自家無  
靈藏沿  
門鉢托  
效貧兒  
蓋謂此  
也

仍是井井。却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

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以下王午淮上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本心湛然。無思無為。為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為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

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挽。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以下王午京邸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為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為在

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為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

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踈者

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尚有一點靈明。可惜為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

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為。并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

闕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寧為牛後。無為鷄口。悲夫。

吾亦以  
先生言  
證之曰  
此主客  
之勢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以下癸未名存疑雜著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真。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真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脚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着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動亂手腳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剗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

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卽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卽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着事。

會語

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尙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拍須自家彈。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并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



人觀市井彼此不覺耳。

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一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

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着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着在仕途上。卽不專爲此。總是此傍枝生來。所以濂溪教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

先生嘆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蠢息。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

此言學  
道之應

今日會  
卻甚多  
試一勘  
果爲名  
而起否

用處最爲深切

今世學者不肯

學聖賢

而欲以

豪傑自

居豈知

成聖賢

成豪傑

皆同此

一條路

上來耶

今之無

豪傑宜

爾

一棒一

條痕一

搥一掌

血

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

敬則心中無一事。

先生儆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又曰。爲不善却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勤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

寧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寧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

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

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

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

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爲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却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却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

所謂主  
觀說也  
必實有  
愛國之  
心然後  
成其爲  
我之國

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纔見得有箇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成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

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

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慊於心。凡閒勾當。閒話說。概與截斷。歸併一路。游思雜念。何處可容。

今人讀書。只爲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

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

此論最  
確故吾  
輩只常  
學陸子  
非徒不  
敢自居  
上等資  
賀抑亦  
社會日  
趨複雜  
勢迫我  
不能不  
向外馳  
求無此  
以自藥  
乃誤一  
生也

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

先生語葉敦良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

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

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

### 來學問答

工嗣爽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是待人自悟否。先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卽是學其所達。達卽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腳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

此論當  
時俗人  
所立功  
過格也

所列廣利濟一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即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爲善。而坐之焚香靜坐下。頗爲有見。今善惡並出。但准多少以爲銷折。則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于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湔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設爲善册以勸人。落在功利一路。若爲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答秦弘祐

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真而立。卽託真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

此篇爲  
叢山勘  
道最精  
微處亦  
示學者  
用力最  
喫緊處  
我輩宜  
日三復  
也

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眞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吃緊。于此合下清楚。則一眞既立。羣妄皆消。既妄求真。无妄非眞。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眞天地合德。何慊如此。慊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亦儘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于悔。

自欺受病。已是出入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

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由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煙消。安能并却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叩。大鳴小鳴。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于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者邇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



說

最能發  
明陽明  
法門會  
文正曰  
不爲聖  
賢便爲  
禽獸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覲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守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却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箇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却于兩下中擇個中庸自便之途。以爲

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矣。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義說一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弗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卽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象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象。而不可卽以名象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着落。此中無一切名象。亦並無聲臭可窺。只是個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

故理曰天理。纔着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有所見。皆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真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

求放心說

人生終日擾擾也。一着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地萬物。不外此理。于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卽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跌跏。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

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在靜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卽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于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說靜坐

學者靜中旣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酢醜。莫非事也。其間千萬變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于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于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箇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于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

世有以  
講學爲  
無用之  
業者宜  
日三復  
此篇學  
之不講  
國之無  
人才也  
宜矣

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着。當圖難于易。爲大于細。有要着。一着勝人千萬着。失此不着。滿盤敗局。又有先後着。如低棋以後着爲先着。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恆談道理井井。纔與言世務便疎。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聽事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于天下不能遺一事。便于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于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于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疎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于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于親。未有

不忠于事君與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宜於家室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于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個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處人說

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針。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

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住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于軀殼外矣。求之于耳目。愈外矣。求之于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于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邀聲譽。文章則以腴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眞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汲汲。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

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向外馳求說

先生嘗謂人將此數語行爲圖表最便學者體認當參觀

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知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本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而至於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慎獨乎。慎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真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慎獨者也。其次則克復怨欲不行焉爾。朱子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慎獨者。無之非獨。卽邢恕學問。孔子亦用得着。故曰不爲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個閒居小人爲不善而已。善學者。須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若到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爲顏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粗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爲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以下改過

說

人之言曰。有心爲惡。無心爲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是大不然。夫心不愛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只不肯自認爲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只不肯自認爲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做過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

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個致曲工夫。漸次與它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躲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

聖學吃緊三關

學莫先于問途。則人已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

已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却利便是義。除却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人己關

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眞己也。敬乎。敬肆關由主敬而入。方能觀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

工夫却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已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迷悟關

## 附案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顏鯨。字應雷。號冲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爲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寃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阜曰。子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旣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眞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蕺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其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尙寶司丞應天彝先生典

應典。字天彝。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司主事。仕至尙寶司丞。初謁章

懋於蘭江。奮然有擔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己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爲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衷。此卽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達之。卽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充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摸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典爲人誠慤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隅修整。黃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

罕儷云。

周德純先生瑩

周瑩。字德純。號寶峯。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是以來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重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攜一僕。中途而病。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也。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

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徵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爇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請其學於五峰。

### 盧德卿先生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旣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證益密。同門王畿。錢德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卽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曰。省愆改過。是真實下工夫處。見得己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充之而手舞足蹈。充之而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四十年。守

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灑落。略無撓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牕巷語文錄等書。

杜子光先生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卽北面一松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自信所得。復十年。家難遞作。乃懷憶一松言。作悔言錄以自勵。復至五峯。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寐。則萬古皆通。一刻自寬。卽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不落空。所造深矣。其學以復性爲宗。克欲爲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己接物。眞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卽可證悟。自奉粗糲淡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與徐用檢遞主教席。海門周汝登見悔言集。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曰。極深研幾。遂焉。



飲水室纂著第七種

中國出產土道

啓超白署



## 自敘

新史氏既述春秋戰國以迄漢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聞於太史者。爲中國之武士道一卷。乃敘其端曰。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我神祖黃帝。降自崑崙。四征八討。削平異族。以武德貽我子孫。自茲三千餘年間。東方大陸。聚族而居者。蓋亦百數。而莫武於我族。以故循優勝劣敗之公理。我族遂爲大陸主人。三代而往。書闕有間矣。卽初有正史以來。四五百年間。而其人物之卓犖有價值者。旣得此數。於戲。何其盛也。新史氏乃穆然以思。矍然以悲。曰。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誰造之。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人力造之。司馬遷。良史也。其論列五方民俗。曰。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懍。恃好氣。任俠。中山地薄人衆。民俗懷急。丈夫相聚游戲。慷慨悲歌。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

都會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由此觀之。環大河南北所謂我族之根據地。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夫形成社會之性質者。箇人也。而鑄造國人之性質者。又社會也。故人性恆緣夫社會周遭之種種普通現象特別現象而隨以轉移。中國自昔非統一也。由萬國。夏禹時而三千。殷時而八百。周初而百二十。周東遷時武無以自存。蓋一強與衆弱遇。弱者固弱。強者亦不甚強。數強相持。互淬互厲。而強進矣。其相持者非必箇人也。強羣與強羣相持。其強之影響。徧浸漬於羣中之分子。而箇人乃不得不強。此春秋戰國間。我民族所以以武聞於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則由外族間接以磨厲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我族之有霸國。始於春秋。尋常稱五霸。謂稱主也。香謂霸者以國不霸國者。強權所由表徵也。其在春秋。曰齊。曰晉。曰秦。曰楚。曰吳。曰越。其在戰國。則晉分爲韓趙魏。吳越合併於楚。而更益以燕。此諸國者。皆數百年

史記稱孔子適周見百二十國寶書

而十二

春秋時史記有

而七

戰國

而歸於壹其間競爭劇烈非右

尋常稱五

霸者以國不

尋常稱五

霸者以國不

問我民族之代表也。而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緣與他族雜處。日相壓迫。相侵略。非

刻刻振厲。無以圖存。自不得不取軍國主義。以尙武爲精神。其始不過自保之謀。其

後乃養成進取之力。諸霸國之起原。皆賴是也。請言齊。環齊左右者。徐。萊。淮。夷。綦強。

故太公初封營丘。萊夷卽與之爭國。見史記齊世家其後徐偃王朝二十二諸侯焉。見韓非子故

太公以悍急敷政。而筦子作內政寄軍令。齊富強。至於威宣。蓋以此也。請言晉。晉故

狄地也。故晉人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左傳莊公廿八年又曰。晉居深

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昭十五年又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

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同成十六年故春秋之世。晉與狄相終始。而猶未能得志於鮮虞。鮮

虞。白狄別種。而戰國之中山也。三卿分晉。而趙當其衝。故武靈王曰。中山侵掠吾地。

係累吾民。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戰國策趙策故以胡服騎射教民。舉國皆執兵焉。全

晉之時。其民旣以仁悍稱。至趙益甚。蓋以此也。請言秦。秦最初以討戎功得封。秦仲

以來。五世與戎爲仇。死戎難者三焉。見史記秦本紀秦穆修政。乃伐西戎。滅國十二。辟地千

里。秦之建國。以血肉與諸戎相搏而易之也。其後商鞅厲農戰。司馬錯伐蜀。而秦卽用是以并天下。請言楚。楚之封。與古三苗遺裔爭地。若敖蚡冒。筆路籃縷。以啓山林。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曰。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見左傳宣十二年楚之能強。皆以此也。請言吳越。吳越通上國較晚。其初代與他族競爭之烈。不深可考。要之亦我族沐甚風櫛甚雨而撫其地也。闔閭句踐時代。所以厲其民者至矣。請言燕。燕僻處東北。自春秋初卽有山戎之禍。其後北戎日益暴。而燕亦日益強。是以得并六爲七。以顯於戰國也。太史公曰。天下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謂秦與趙與燕也。夫使武靈不以幽弒。樂毅不以間亡。蒙恬不以讒殺。三子者有一焉。能終其業。則黃帝以來獯鬻之患。或至是而竟消滅。而後此白登之圍困。甘泉之烽火。乃至劉石金元之恥辱。或竟不至以污蠟我國史焉。未可知也。夫其對於外族之競爭。既若是矣。其在本族。亦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兢兢於均勢。汲汲於自完。故尙武之一觀念。上非此無以率其民。民非此無以事其上。蓋社會之大勢。所以鼓吹而摩盪之。

者如是也。六國之末。懸崖轉石之機愈急愈劇。有勢位者。益不得不廣結材俠之民。以自固。故其風扇而彌盛。名譽譽此者也。爵賞賞此者也。權利利此者也。全社會以此爲教育。故全民族以此爲生涯。轟轟烈烈。真千古之奇觀哉。夷考當時武士信仰之條件。可得十數端。一曰。常以國家名譽爲重。有損於國家名譽者。刻不能忍。如先穀、欒書、郤至、雍門子狄之徒是也。一曰。國際交涉。有損於國家權利者。以死生爭之。不畏強禦。如曹沫、藺相如、毛遂之徒是也。一曰。苟殺其身而有益於國家者。必趨死無吝無畏。如鄭叔詹、安陵縮高、侯嬴、樊於期之徒是也。一曰。己身之名譽。或爲他人所侵損輕蔑。則刻不能忍。不肯爲短見之自裁。不肯爲懷忿之報復。務死於國事。以恢復武士之譽。如狼臆、卞莊子、華周、杞梁之徒是也。一曰。對於所尊長。常忠實服從。雖然。苟其舉動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者。雖出自所尊長。亦常抗責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後。亦不肯自寬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如鬻拳、先軫、魏絳之徒是也。一曰。有罪不逃刑。如慶鄭、奮揚之徒是也。一曰。居是職也。必忠其職。常犧牲其身。乃

至犧牲其一切所愛以殉職。如齊太史兄弟、及李離、中鳴、孟勝、之徒是也。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報之。如北郭騷、豫讓、聶政、荆軻、之徒是也。一曰。朋友有急難以相託者。常犧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是也。一曰。他人之急難。雖或無與於我。無求於我。然認爲大義所在大局所關者。則亦銳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魯仲連、之徒是也。一曰。與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祕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趣死無吝無畏。如田光、江上漁父、溧陽女子、之徒是也。一曰。死不累他人。如聶政之於其姊。貫高之於其王。是也。一曰。死以成人之名。如聶榮之於其弟。是也。一曰。戰敗寧死不爲俘。如項羽、田橫、之徒是也。一曰。其所尊親者死。則與俱死。如孟勝之門人、田橫之客、是也。一曰。其所遇之地位。若進退維谷。不能兩全者。則擇其尤合於義者爲之。然事過之後。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鉏麇、奮揚、子蘭子、之徒是也。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圖一事者。至事過境遷之後。無論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無負其志。如程嬰、成公趙、之徒是也。一曰。一舉一動。務使可以爲萬世法則。毋



令後人誤學我以滋流弊。如子囊、成公趙之徒是也。其餘諸美德。尙不可悉數。要而論之。則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諸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卽我先民腦識中最高尙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通之習性也。嗚呼。橫絕四海。結風雷以爲魂。壁立萬仞。鬱河嶽而生色。以視彼日本人所自侈許曰武士道武士道者。何遽不逮耶。何遽不逮耶。嗚呼。我民族武德之斷喪。則自統一專制政體之行始矣。統一專制政體。務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獨強。然後志乃得逞。故曰。一人爲剛。萬夫爲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爲秦始皇。始皇旣壹天下。鋤羣強而獨壟之。賈生記之曰。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諸咸陽。銷鋒鑄鏃。以弱天下之民。又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民氣之摧殘。自茲時矣。幸其凶燄不久卽被決潰。而前此遺風餘烈。且尙未沫。故楚漢之間。前躅彌劬。張良等萬乘於褐夫。田橫死絕島而不悔。貫高藥膚以自主。竇嬰擲侯以拯友。猶先民之遺志也。次摧之者則漢高祖。叔孫通定朝儀。尊揚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惴伏。汗下不敢

仰。嘻。蓋稍稍憊矣。然鄉曲豪舉游俠之雄。若朱家、劇孟、王孟、濟南閻氏、陳周庸、郭解、

等。聲氣尙動天下。次則景武之間。復大挫之。徙諸侯強宗豪傑及富人於諸陵。班固

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見文選兩都賦此殆猶始皇殺

豪俊弱天下之意。特其操術巧拙殊異耳。羣天下血氣之士於輦轂下。使其心志佚

於淫冶。其體魄脆於奢靡。晉狐偃有言。吾且柔之矣。近儒襲自珍定菴文集有京師樂籍說一篇最能發明此義

而復選嚴酷之吏。爲司隸。爲尹。以次第鋤之。蓋景帝大誅游俠。史記游俠列傳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

孝武承流。法網逾密。郅都、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滅宣、杜周、

輩。希指承寵。草薙而禽獮之。而公孫弘主父偃之徒。復假儒術。文姦言。以助其燄。史記

游俠列傳云吏奏郭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又徒豪傑實陵邑之議

實發自主父偃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列傳云偃說上曰天下豪傑皆可徒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穢此所謂不誅而害除者也云云至是而尙武精神。

漸滅以盡矣。太史公傷之曰。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如樊仲子、趙王

孫輩。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姚西杜南仇東趙之徒。此盜跖居民

間者耳。又鄉者朱家之所羞也。史記游俠列傳嗚呼。千百年養之而不足。數十歲鋤之而有

餘。不亦重可悲耶。蓋季布以武俠聞一世。而討伐匈奴之議。猶且以含垢忍辱勸人主。則黃帝以來遺傳之武德。既已銷磨。而我族之對外。始不競矣。要而論之。則中國之武士道。與霸國政治相終始。春秋時代。霸國初起。始形成武士道之一種風氣。戰國時代。霸國極盛。武士道亦極盛。楚漢之交。時日雖短。猶然爭霸也。故亦盛。漢初天下統於壹矣。而猶有封建。則霸國之餘霞成綺也。而武士道雖存。亦幾於強弩之末。不穿魯縞。逮孝景定吳楚七國之亂。封建絕跡。而此後亦無復以武俠聞於世者矣。嗚呼。時勢造人。豈不然哉。夫歷九州而相君。壑四海以爲家。其進也。既厲於競爭。有以爲功名之地。其退也。復得所保護。有以爲逋逃之藪。故士之能以武自見者。非獨天性。亦形勢使然也。及天下定於一尊。爲人上者。無復敵國之足以勞其狼顧。前此強強相持之勢。忽變爲一強遇衆弱。而其所最患。弱者之復起而爲強耳。故前之獎之者。今則賤之。前之翼之者。今則摧之。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天下一家。山谷海

噫。悉受成於天子之命吏。法網所觸。欲飛靡翼。束手待司敗而已。倔強者死焉。次焉者易其操。前輩死焉。後起者無以永繼。夫社會之勢力。必有所承襲。而始得永續性。後起者雖欲自建樹。則固於其始萌蘖之頃而牧之矣。以故強武之民。反歸於劣敗。淘汰之數。而惟餘弱種以傳子孫。昔人詩曰。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君子觀此。未嘗不仰天而長慟也。然則我國苟長爲戰國時代。互均勢終不相下。是果爲國之利乎。曰。利害未可知。然大勢固不許爾爾。中國之地勢。爲天然統一之地勢。而幅員如此其遼廓。戶口如此其衆多。其在幼稚時代。非厚集權力於中央。無以爲治。故專制必與統一爲緣。不得不以一強馭羣弱。勢使然也。夫使竟外無復他強以與我相遇。則長此終古。保守秩序。寧不足以致小康。其奈全世界物競之大勢。又不許爾爾。夫是以情見勢繇。白二千年來。遂以屈辱之歷史。播醜於天壤。他勿具論。卽如漢孝武者。豈非一世之雄主耶。其對外思想。雄健沈鬱。白登之恥。緡幣之辱。刻未嘗去懷也。膺懲之志。終身以之。而成功遂不逮趙武靈王者。武靈時代。全趙皆強。孝武時代。則

強者僅孝武一人。而其餘皆弱也。以全體積弱之民。而從事外競。未有能幸者矣。孝武欲揚本族之威於域外。而又鋤本族之氣於域中。此所謂卻行而求前也。自茲以還。經一度梟桀之主。則武德之銷磨。愈增一度。前此所謂專制者。則一人剛而萬夫柔也。後此所謂專制者。則客族剛而主族柔也。以萬夫之柔者。與一人之剛者抗。彼雖武甚。然固極少數。踏之猶易也。至於以主族之柔者。與客族之剛者抗。則彼固亦有多數焉。以爲爪牙。始焉以我弱故。彼乃得以強加諸我。繼焉以彼強故。而我之弱益不可復瘳。遞相爲因。遞相爲果。引而無窮。每下愈況。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極於今日。皆此之由。故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而又不得不終致憾於人事也。今者民智程度。漸脫離天造草昧之域。而時勢蓋一變矣。合五大洲爲一大戰國。而地勢蓋又一變矣。所未變者。人事而已。西哲有言。凡可以以人力破壞之物。必還可以以人力恢復之。夫我族之不武。其第二之天性耳。若夫最初之天性。則舉今存諸族。未有能出吾右者。此歷史所明以告吾儕也。今者愛國之士。萬不知獎厲尙武。

精神之爲急務。雖然。孔子不云乎。我欲見諸空言。不如徵之行事之博深切明。又曰。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又曰。吾舍魯奚適矣。今之君子大聲疾呼以告其同胞曰。君其尙武。君其尙武。未之或聽也。乃雜引五洲史乘。撫偉人言行。曰。某氏武。故顯其國。某族武。故長其鄰。豈不使萬里之外。聞而奮興耶。而彼久束溼薪之大多數人。猶或曰。吾秦人而子語我以越之肥瘠也。甚者或曰。天寶厚彼。賦之武德。終非吾族所能幾也。吾故今蒐集我祖民經歷之事實。貽最名譽之模範於我子孫者。敘述始末。而加以論評。取日本輸入通行之名詞。名之曰中國之武士道。以補精神教育之一缺點。云爾。嗚呼。我同胞。興！興！興！！汝祖宗之神力。將式憑焉。以起汝於死人而肉汝白骨。而不然者。汝祖宗所造名譽之歷史。逮汝躬而斬也。其將何面目以相見於九原也。

## 凡例

一初撰此編。原欲以供士夫之參考。一二友人見之。謂宜稍整齊之。使適教科用。蓋欲使全國尙武精神。養之於豫。而得普及也。故爲今體。

一武士道者。日本名詞。日人所自稱大和魂。卽此物也。以其名雅馴。且含義甚淵浩。故用之。

一本編採集春秋戰國以迄漢初。我先民之武德。足爲子孫模範者。以列傳體敘次之。加以論評。以發揮其精神。

一所引古籍。皆依原文。有刪節。無改竄。存其真也。

一各章皆將引用原書。注明章末。非徒以徵信而已。亦以備教科參考。因著述有別裁。往往不能全文直錄。而事之始末。或有不能不爲學生講者。則教師依所注原書。檢之可也。又先秦文字。或有與古難解者。著者斷不敢以今文竄易之。教授者繙原書。當得注釋焉。

一 興味爲教育兒童之要件。本編所採事實。皆最有興味。能刺激人腦識者。故以充高等小學及中學之教科。最宜。

一 近來新智識輸入。教育必要之條件既繁多。故國文一科。反致欠缺。僅教以識字綴句而已。其餘新出諸籍。又皆間雜譯語。詰屈爲病。祖國高等文學之精神。遂將失墜。本編所采。皆先秦名文。教者宜擇其中長篇。授學徒口誦。以啓發其文學之天才。勝於讀詞勝理疏之八家文也。

一 每篇末所綴評語。不過略發己見而已。引中觸類。是在教者。

一 篇首之自序。揭著書本旨。以供教師參考。非爲學生用。教者隨時掇其誼。以詔學生。亦振厲精神之一法也。

一 本編敘次。一依年代。惟以孔子爲二千年來全國思想之中心點。故遂冠諸首。以資信仰。

一 本編去取。微有權衡。如專諸與荆聶同類。以其爲一私人野心之奴隸。非有所不



得已。且無與全國大計。故黜之。如季布與朱郭齊名。以其亡命齷齪。且貴後無所建白。而以暮氣損民族對外之雄心。故黜之。又如魯仲連。一文弱書生。未嘗有決死犯難之舉動。然其理想。實當時武士道之代表。故列焉。凡諸去取。皆此類也。

一 漢景武以還。武士道消滅。不復有如錦如荼之人物。常光寵我歷史。故記載止於是焉。實編者無窮之遺憾也。但此後吉光片羽。亦非無人。尙思更爲續編。起傅介子。訖張汝祥。若其殺書。俟諸休暇。

甲辰十月

編者識

# 中國之武士道目次

飲冰室叢書第七種

自敘

凡例

孔子

曹沫

弘演

鬻拳

先軫 狼臯

鄭叔詹

先穀 欒書 卻至

慶鄭 魏絳

李離

鉏麇 奮揚 子蘭子

卞莊子 華周杞梁及其母

晏嬰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北郭騷及其友

齊太史及其三弟 南史氏

邢蒯賁及其僕

程嬰 公孫杵臼

伍子胥 江上漁父 漂陽女子

申包胥

要離

子囊

雍門子狄

田基

成公趙

申鳴

豫讓

墨子 孟勝 徐弱

聶政 聶榮

趙武靈王

藺相如

侯嬴 信陵君 朱亥

毛遂

魯仲連

王歎

虞卿 平原君

縮高

荊軻 高漸離 燕太子丹 田光 樊於期

張良

項羽

田橫及其客

樊噲

貫高 田叔 孟舒 趙午

朱家 劇孟 郭解

# 中國之武士道

## 飲冰室叢箸第七種

### 新會梁啓超箸

孔子

魯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退。孔子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退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謹、龜陰之田。

參合左傳定公十年及史記孔子世家

新史氏曰。天下之大勇。孰有過我孔子者乎。身處大敵之衝。事起倉卒之頃。而能底定於指顧之間。非大勇孰能與於斯。其盟辭之力爭國權。不肯讓步。則後此藺相如相趙折秦之所由取法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則孔子之勇。其可以想見矣。按左氏襄十年傳云。偃陽人啓行。諸侯之知孰是。要之孔子。勇受諸遺傳矣。孝經記孔子言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莊子引孔子言曰。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秋水篇孟子引孔子言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論語中庸。多以知仁勇三達德並舉。孔子之所以提倡尙武精神者至矣。

新史氏又曰。韓非子顯學篇。稱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按此正後世游俠之祖也。孔門必有此一派。然後漆雕氏乃得衍其傳。孟子述北宮黝孟施之風。正若是。而云一似曾子。一似子夏。且引曾子雖千萬人吾往矣之言以爲證。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揚觶辟

人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在此位。可見孔門尙武之風。必甚盛矣。至若田常作難。宰我殉齊於庭中。見禮記論足證蒯瞶犯命。子路酬衛於結纓。見禮記檀弓及史記又盡人所同知矣。說文訓儒爲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遠乎。今敍次武士道。一依年代。惟首列孔子者。示一國以嚮往云爾。

曹沫（或作曹翽或作曹劌）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史記刺客列傳）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



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無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呂氏春秋上德篇）

新史氏曰。曹子一怒以安國家定社稷。偉哉。曠古之奇功也。史遷以之與專諸聶政並列。夫專聶者。徇一人之恩仇。以死報之。俠則俠矣。而於大局何與也。若曹子者。其千古武士道之模範矣。

### 弘演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祿。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

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呂氏春秋至忠篇）

新史氏曰。呂氏所以論弘演至矣。晏子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若是夫懿公殆可死之君也。然以一死動強鄰。使國家亡而不亡。是則非爲獨夫死。爲國民死也。

### 鬻拳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絳皇。（杜注）絳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閹。謂之大伯。（左傳莊十九年）

新史氏曰。君敗而歸。則拒弗納。何以故。以辱國故。國重於君。君而辱國。吾弗君也。鬻拳可謂知愛國之大義矣。強迫其君使恢復國威。記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鬻子其愛君以德者歟。君爲社稷死而死之。又何凜凜也。武士之精神

具矣。

先軫 狼臆

晉先軫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狄伐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左氏僖二十三年傳）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臆怒。其友曰。盍死之。臆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臆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

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氏文二年傳）

新史氏曰。若先軫狼曠者。可謂春秋時武士道之代表矣。先軫於秦帥一事。以其關於國家大計也。雖以君主太后之過舉。曾不稍假借。愛國之熱誠驅迫使然也。事過而自覺失禮。亦不肯稍自假借。自愛之熱誠驅迫使然也。彼有大功於國而猶若是。使周亞夫而知此也。則何有怏怏非少主臣之誚乎。狼曠不甘被黜。以失其勇名也。不肯犯上。以是爲非武士之道德也。左氏評之曰。君子宜矣。大抵當時所謂武士道者。苟有一毫損害其名譽者。則刻不可忍。寧犧牲身命以回復名譽。彼視名譽重於生命也。雖然。又不肯妄殺人。不肯妄自殺。以殺人爲亂暴之舉動。自殺爲志行薄弱之徵也。故必俟國家有戰事。乃率先陷敵陣。一死以揚國威。如此者。謂之大勇。嗚呼。是可爲百世師矣。

鄭叔詹

晉文公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國語晉語）

新史氏曰：史記鄭世家云：「詹言於鄭君曰：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與國語異。要之詹之辦一死以救國。則事實也。其得放免。則其智也。藉曰死焉。則其仁也。皆我輩所當崇拜者也。

先穀 欒書 郤至

楚伐鄭。晉師救之。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彘

子即先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將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不爲也。以中軍佐濟。（左氏宣十二年傳）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欒武子

書名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郟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左

氏成十六年傳）

新史氏曰。郟之戰。鄢陵之戰。皆非晉之福也。先穀欒書卻至三人者。其人格皆不足道。今舉之者。不以人廢言。謂其言皆以國家之名譽爲重。可以代表當時全國尙武之精神也。晉之建國。在羣狄之間。故籍談曰。晉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左氏昭十五年傳。范燮亦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成十六年傳。蓋晉之國勢。非取軍國民主義。無以自存。故武士道之

風。晉最盛焉。此所以能稱霸百年。而戰國以後。三晉之威稜。且未墜也。

慶鄭 魏絳

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愼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號焉。遂去之。秦及晉平。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左氏傳十四十五年

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

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武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

（左氏襄三年傳）

新史氏曰。有罪不逃刑一語。是當時武士道最要之信條也。先軫慶鄭魏絳皆守斯律也。又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可見當時軍人之理想。

###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



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史記循吏傳）

新史氏曰。以死殉職守。以死殉法律。勇之至也。是真能得法治國之精神哉。當時武士道成爲風氣。其所感被。不獨在軍人社會而已。

鉏麇 奮揚 子蘭子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覺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氏宣二年傳）

楚平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

矣。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左氏昭二十年傳）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三人者其事實頗相類。其殉其職守也。猶李離之志也。其有罪不逃刑。猶魏絳之志也。而奮揚之智。足以全人父子。尤侷乎遠矣。

### 卞莊子 華舟杞梁及其母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齊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



新史氏曰。此三人者。皆以身殉名譽者也。以武士立於國中。而蒙不武之名。刻不能忍也。或曰。彼於其戰也。則既已恢復其名譽。君帥重之。鄰國敬之矣。其死不亦可已乎。曰。當時之武士。以爲名譽一玷。則其恥終身不可洗滌。猶婦人見污於強暴。非死無以自明也。是其特別之理想也。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謂此焉。雖然。是可以厲末俗矣。今日寡廉鮮恥之國民。以此藥之最良。

## 晏嬰

齊崔杼弑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

慶立景公。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左傳襄二十五年）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埒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惟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殺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

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新史氏曰。晏子可謂能愛國矣。其不死莊公之難。非苟活也。爲國民者。有死國而無死君。此大義我國人罕有知之者。惟晏子明辨之。其在崔氏門外之數言。雖梨洲之原君原臣何以加焉。及入盟之際。撻逆鱗。冒刃去。死不容髮。而詞嚴義正。慷慨從容。一何壯也。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之所以養之於平日者素矣。卒定大難。以其君顯。有以夫。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

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鬪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鼉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

之以士禮焉。（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新史氏曰。晏子固好勇者。乃以卑劣手段殺此三人。以挫士氣。豈不甚哉。後諸葛武侯爲梁甫吟以哀之。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上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旦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誠恫之也。然三士者。重名譽而能下人。競功名而不惜死。武士之精神。武士之道德。皆具矣。百世下猶將見其氣象焉。表同情者豈特一武侯哉。

### 北郭騷及其友

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



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常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箚而從。迫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方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箚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自己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呂氏春秋士節篇略同）

新史氏曰。北郭騷之於晏子。與侯嬴之於信陵君。何異焉。而騷之著稱於後世。不若嬴。則一見於史記而一不見也。附驥益顯之義。信夫。抑北郭子之義。非徒報晏子也。而實以安齊國。俟生死以存趙。北郭子死以安齊。重於泰山。其是之謂乎。其

友亦第二之北郭也。書闕有間。名以不章。悲夫。君子不輕受恩於人。受則必思所以報之。於戲。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而今亡矣。

### 齊太史及三弟 南史氏

齊崔杼既盟於大宮。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氏襄二十五年傳）

新史氏曰。忠於職任。能盡義務。不畏強禦。不枉所掌者。是謂大勇。齊太史兄弟四人及南史氏當之矣。豈徒史家之模範。實全社會人所當步趨也。轟轟男子。乃佚其名。後史之責矣夫。

### 邢蒯賁及其僕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賁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賁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

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邢蒯瞶事大類弘演。其與晏子死國不死君之義頗異。雖然。其地位固異也。晏子自信不死可以定國家。蒯瞶智德不逮晏子。死而可也。其對其僕之言。深合於論理法。抑僕亦偉人矣。

程嬰 公孫杵白

晉屠岸賈將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白。杵白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白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

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率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入面鳥囁。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

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以君矯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史記趙世家)

新史氏曰。程嬰杵臼之義。古今稱之。吾贊蓋贅焉。獨嬰大功旣成。宜可不死。願必死者。不負初志也。當時武士道之信條則然也。於戲。媿哉。

伍子胥 江上漁父 溧陽女子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

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尙爲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尙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尙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尙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尙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擊弓。出見使者。謝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尙。子胥聞之。卽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

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於子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越絕書)

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史記楚世家)  
新史氏曰。伍子胥引外族以自覆其祖國。律以愛國之義。蓋有罪焉。雖然。復讐亦

天下之大義也。怨毒之於人甚矣。父寃死而不報。則亦無人心者也。以孔子之聖。猶且去魯于七十二君。當時風尚如是。於子胥何責焉。其智深勇沈。則真一世之雄也。江上丈人。擊絮女子。悠悠行路。乃爲之死。豈崇拜英雄之心所驅使耶。然則張儉之望門投止。破家相容。見後漢書 黨錮傳其又不足異也已。

### 申包胥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氏定四年傳)



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崢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籠。躋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墨。涕液交集。以見秦王。 (下略)

(淮南子)

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 (新序士節篇)

新史氏曰。以愛國之義。則包胥又賢於子胥遠矣。七日七夜。不飲食。不絕哭。以拯國難。自古及今。天下萬國。未嘗有也。得一人可以光國史矣。功成不受賞。蓋認愛國爲應盡之義務。不自知其爲奇節也。於戲。其人格又出魯仲連上矣。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拏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摔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悅，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摔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呂氏春秋）

新史氏曰。要離之事業。非有益於國。而至澆棄其無罪之妻子。以長君之惡。君子弗稱也。但其愛惜名譽。亦有足多者焉。其卞莊華周杞梁之輿僮乎。已辱則不可。以生。是誦當時武士之訓條也。

### 子囊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爲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君子一言一動。必計其影響之所屆。事有爲一時之利者。有爲百世之利者。若乃兩者之利害。不能相容。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幾窮而首鼠之輩。往往託以自文矣。惜也。未聞子囊之教也。既犧牲其名譽。以捍國民目前之患。復犧牲

其身命以爲國家百年之計。非眞愛國者能如是耶。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子囊有焉。

### 雍門子狄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耶。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西人之愛國也。有慢其國旗者。則致死焉。夫國旗則何與大計。顧爲之死者。示國之不可侮於人也。旗且不可侮。而況於國。侮且不可。而況乃動其毫末。

也。吾聞日本維新以前。美將軍彼理以舟至。測量其海岸線。而舉國譁然。尊攘之聲。風起水涌。其後英人偶衝犯長門藩侯之鹵簿。而士爲之死者七人。是猶雍門子狄之恥。越甲鳴其君也。顧自是以還。歐美諸國。遂莫或敢侮日本。士氣之足以威鄰國也如是乎。則雍門以一死卻越軍。又奚怪焉。嗚呼。以我國近數十年來所更之國恥。使其在春秋戰國之世也。吾知其絕吭刳腹者。相屬於道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爲夸毗。傳曰。夸毗。柔脆無骨也。嗚呼。以何因緣。而至於此。

### 田基

佛胥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胥播而去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廉士不恥人。又當時武士一信仰之條件也。城北餘子。其於道德責任。備踐之矣。

### 成公趙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隣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隣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曹沫蘭相如。皆要挾隣主。以圖恢復國際上之權利耳。其真處心積慮。以圖刺萬乘之君者。自成公趙始。而又不肯用詭道假他力以達其志。一言一動。皆使可法於後世。嗚呼。豈不賢哉。豈不賢哉。功不就而以身殉之。是所謂殉其志者也。

### 申鳴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

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韓詩外傳）

新史氏曰。悲哉申鳴之志事不能兩全也。雖然。始也順親之志。終也死國之職。申鳴之志事。其已兩全也。

### 豫讓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



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頤之。墜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

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戰國策趙策、史記刺客列傳同）

新史氏曰。堅忍若豫讓者。何事不可成哉。然竟不成。豈力固不足以勝命耶。史記索隱引戰國策云。豫讓擊衣。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案今本國策無此語。而司馬貞云云。必有所據。豈後人據史記以刪國策耶。果爾。則豫讓之目的。蓋已達矣。就使不達也。而其義聲至今日。猶令讀者震盪心目。其所以感化社會者。亦深矣。夫豫子欲以愧天下後世。何知愧者寥寥也。

新史氏又曰。史記刺客列傳。首曹沫。次專諸。次豫讓。聶政。荆軻。吾敘述武士。備載諸子。而獨遺專諸。何也。曹沫。荆軻。皆爲國事。一成一敗。同照天壤。尙矣。豫讓。聶政。俱報恩仇。恩仇者。武士道之一要素也。若專諸。則爲公子光。伍子胥之傀儡。無意識之義俠。徒助篡逆。風斯下矣。此去取之微意也。

墨子 孟勝 徐弱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百舍重繭。裂裳裹足。行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相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

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盤詰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墨子公輸篇）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

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新史氏曰。墨子聖人也。其教澤遠矣。救世之患。急人之難。無所爲而爲之。孟子稱墨子。鑿頂至踵以利天下。誠哉其然哉。墨學非攻而尙武。魯人有學其子於墨子者。學而成。戰而死。其父懟焉。墨子譬之以是。猶欲糶。糶售則慍。見墨子魯問篇可見墨子以戰死爲光榮。而謂求學之目的。卽在於是矣。故門弟子百數。皆可赴湯蹈火。其所以爲教者使然也。故欲備軍國民資格者。不可不學墨。觀於孟勝徐弱。重然諾。重義務。輕死生。嗚呼。聖人之徒哉。聖人之徒哉。

### 聶政 聶嫫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

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蠶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

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旣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非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

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葷醜之誅以揚其名也。（戰國策韓策）

新史氏曰：聶政之俠，舊史之所以稱道者至矣。吾無贊焉。勉贅一言。則曰：學聶政者當學其性情之厚而已。夫其有母存不許友以死，猶普通之義也。乃煢煢一姊而猶顧戀之，不欲以相累，乃至抉眼屠腸以絕蹤仞，嗚呼！何其藹藹然孺子耶！天下豈有天性涼薄之人，而能以俠聞者哉。

### 趙武靈王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

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

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鄙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戰國策趙策）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

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同上）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史記趙世家）

新史氏曰。自黃帝以後。數中國第一雄主。其武靈王哉。其武靈王哉。中山者。春秋

之鮮虞赤狄最大部落也。春秋上半期。狄滅邢。滅衛。滅溫。伐周。伐齊。伐晉。伐魯。使中國百年無寧息者。此族也。推而上之。則黃帝以來之獯鬻。周之玁狁犬戎。亦此族也。爲中國病者已三千年。晉人以舉國之力。滅其部落。若潞。若肥。若鼓。若麇。若如。若甲氏。若留吁。若鐸辰。若鄭瞞。而獨不能得志於鮮虞。至武靈王乃犁其庭而掃其穴也。林胡樓煩者。此後之匈奴也。爲中國患者亦千餘歲。而武靈王預摧其虺而伐其孽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吾以爲靡趙武靈王。則五胡之禍。竟見於戰國之際。未可知也。故武靈王實我族之大功臣也。舉朝實行胡服。得地改爲騎邑。其所以振厲尙武精神者至矣。卒能大張軍國主義。收不世之功。若於中國求斯巴達。則其時之趙當之矣。乃至微服冒險。入秦庭。倏忽而來。倏忽而逝。嗚呼。武靈王其猶龍乎。

## 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

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

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

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



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懼。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

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蔣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史記廉頗蔣相如列傳）

新史氏曰：欲識權利思想之爲物者，請視蔣相如矣。欲識權利思想與國家之關係者，請視蔣相如時代之趙國矣。太史公述相如事，字字飛躍紙上。吾重贊之。其蛇足也。顧吾讀之而怦怦然刻入於余心者一言焉。則相如所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嗚呼！此其所以豪傑歟。此其所以聖賢歟。彼亡國之時代，曷嘗無人才。其奈皆先私讎而後國家之急也。往車屢折，來軫方適。悲夫。

## 侯嬴 信陵君 朱亥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

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閭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

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容。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

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鄴。鄴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鞶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王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史記信陵君列傳）

新史氏曰。屈指古今中外歷史。其以一人之生死。拯萬乘之國於瀕亡之際者。有幾乎。誦西史者。莫不艷稱法之奇。女子貞德氏。若以此諸侯生。何足算也。侯生真絕代佳人哉。然非信陵公子之義俠。亦何以得之。公子固完全一武士之人格。好客又其餘事耳。去千乘之位。而入虎穴。以急朋友之難。吁。何可及也。論者以廁諸平原孟嘗春申之列。烏足以知公子。

### 毛遂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

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敵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乃今



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史記平原君列傳）

新史氏曰。毛遂一小藺相如也。其智勇略似之。其德量不逮。要亦人傑也已。

###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

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

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王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說曰。曠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

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

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王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却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資治通鑑卷六）

新史氏曰。魯仲連蹕躒一書生。未嘗與聞諸侯之政。未嘗預軍事。然觀其折梁使。存趙國。其詞氣之間。一何凜然。其不可犯也。其權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圓滿也。秦

將聞之而爲退卻。蓋浩然之氣。有以勝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魯連先生。於齊於趙。兩見之矣。先生眞墨者之徒哉。孔叢謂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然則魯仲連何爲不可學而致也。豈惟魯仲連。凡古來之豪傑。皆予我以可學之模範矣。而學者曰。我不能。我不能。獨奈之何哉。

### 附左太沖詩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 附李太白詩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願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 王歊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歊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歊之故。已而使人謂歊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歊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歊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歊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菖。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說苑立節篇)

新史氏曰。天下事有目的在此。而結果在彼者。如弘演之存衛。王歊之復齊。是矣。彼當其就死也。以是爲踐道德之責任。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至其更生出絕大之影響。非彼所敢望也。而精神所感。遂以至是。然則沾沾焉計功而後爲義者。其亦不誠也已耳。不誠故無物。

虞卿 平原君

秦范雎數魏使須賈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于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讎。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



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授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新史氏曰。虞卿可不謂賢耶。不惜擲相印以急其友之難。以視郭揖之於范滂。後見

漢書黨  
綱傳

愈難能而可貴矣。去官後乃著書以覺後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謂虞

氏春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虞氏春秋十五篇。六藝略虞氏微二篇。是也。太史公救李陵。亦頗類虞卿。故史記亟稱道之。抑平原君身在虎口。而不肯賣友以求免。所謂濁世佳公子。非耶。魏齊以不見重於信陵。遂自捐棄。亦古武士之遺哉。

### 縮高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

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也。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戰國策魏策）

新史氏曰：犧牲其身。以免國難者。吾於鄭叔詹之後。得縮高焉。抑縮高不陷其子。

於非義。可謂能愛子矣。不以愛子之故而陷其國於難。可謂能愛國矣。抑信陵君之愛義若渴。亦有足多者焉。徵信陵曷能成縮高之名哉。

荆軻 高漸離 燕太子丹 田光 樊於期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蒯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

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鷖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

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襪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

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

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其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纓。人無

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



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

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史記刺客列傳）

新史氏曰。擊刺者。對付民賊最後之手段也。彼俄羅斯虛無黨。亦曷嘗不欲以戎馬矛戟相從事。而卒不得不乞靈於炸彈七首者。勢使然也。蓋當時人人心目中。

皆惟有此最後之一著。荆軻之死也。而先之以田光。中之以樊於期。又有高漸離以爲之尾聲。吁。何其多賢也。雖由風氣養成使然。抑時勢亦有以造之矣。荆卿以還。次有張良。次有貫高。皆同起於前後三十年間。自茲沈沈闇數十世紀。不復有此等人物聞於歷史矣。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先民之元氣斲喪如此其易也。誰之罪歟。

附陶淵明詩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爲任俠。（下略）（史記留侯世家）

新史氏曰。留侯。天下之大俠也。靡俟吾贊。太史公詫其狀貌如婦人好女。夫武士道者。非膂力之謂。心力之謂也。婦人好女。何害其爲武。或曰。留侯晚歲。蓋得道焉。吾謂留侯。以道自隱者也。夫使武士而不得不以道自隱。世變蓋可知矣。自留侯以後。而武士蓋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云。吾敘述至此。而幾不禁獲麟之涕也。

### 項羽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

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

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士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

皆楚歌。項王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



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復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史記項羽本紀）

新史氏曰。項王爲不世出之英物。至今百世後。婦人孺子。猶能道之。寧俟吾喋喋。史記本紀萬餘言。皆鐵血之歷史也。本編義取別裁。不可悉錄。錄其最可矜式者。

若其以新造烏合之軍。抗積威之秦。以救瀕亡之趙。可不謂義俠耶。不忍於人民之苦戰。而欲與漢王決鬪。可不謂仁勇耶。垓下末路。不肯渡江。而云無面目以見父老。此乃眞武士之面目也。唐人詩曰。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是豈足以語於血性男子之心事哉。若乃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則又事勢不同。未可以相非也。

### 田橫

（前略）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

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史記田儋列傳）

新史氏曰。太史公旣傳田王。重爲贊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索隱云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

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哉。

其所以崇拜者至矣。求諸近代歷史。則臺灣鄭氏。殆庶幾

焉。顧亡鄭氏者。鄭氏部將也。以視田王之客。何其遠矣。齊自太公以來。卽世與萊

徐夷競。故其軍國民主義。養之至深且厚。以五百人者。結八百年之局。其亦不負太公管子之教矣。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田王有焉。

### 樊噲

項王宴漢王於鴻門。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

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史記項羽本紀）

沛公至咸陽。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

（史記留侯世家）

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史記樊鄴滕灌列傳）

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僂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今歌噲之聲未絕，瘡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漢書匈奴傳）

新史氏曰：吾於漢興諸傑中，最愛樊將軍鴻門之會，智等藺如，勇過毛遂，捷追曹沫。無將軍則無漢王，人人同知矣。若其諫咸陽狗馬之愛，糾寢疾倦勤之失，何其明於大體也。匈奴侵暴辱中國，自平城敗後，舉中國畏之如虎，獨將軍不能忍，願以十萬橫行，蓋武士可殺而不可辱也。季布說行，而中國對於外族，乃不競矣。數千年來，造成一對外可恥之歷史，悲夫。使樊將軍說行，則文景間之禍，或不至若是甚耳。後人徒見淮陰羞與噲伍，謂噲一粗豪武夫耳，實則噲之識量，寧信等所及邪。

貫高 田叔 孟舒 趙午

漢五年，張耳薨，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公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

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籛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



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中畧）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史記田叔列傳）

新史氏曰。語有之。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貫高。豈所謂從容就義者耶。以視趙午等之以一死自謝。何其遠矣。抑趙王一無禮。而趙之士數十人。皆欲以死報。

田叔傳言趙相  
趙午等數十人

其猶越甲鳴君之恥歟。顧何以能舉朝一致若此也。張敖辱王。安足以致此。則三晉之遺澤長哉。有田橫之客五百以結三齊。有貫高之徒數十以結三晉。先民有靈。其亦瞑矣。至若孟舒守塞。民爭爲死。非平日以武士道精神素養之。烏克有此。孰謂孟舒而僅長者也。

### 朱家 劇孟 郭解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旣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史記游俠列傳）

高祖購求季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

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季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朱家以此名聞當世。

（史記季布欒布列傳）

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史記游俠列傳）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見

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嘗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椽。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椽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

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孺。雖爲俠。而遠遼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史記游俠列傳）

新史氏曰。閭里之有游俠。其武士道之末運乎。上焉旣無尙武之政府。以主持獎勵之中。焉復無強有力之賢士大夫。以左右調護之。而社會不平之事。且日接於耳目。於是乎鄉曲豪舉之雄。乃出而代其權。太史公曰。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夫生於專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轉委溝壑。在上者旣無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網嚴密。爲阱於國中。或偶觸犯。而

非有意也。或並未觸犯。而乾餼之怨挾之。枉曲之吏從而羅之。則宛轉無所控告。束身爲魚肉。以待命於刀俎已耳。於此時也。有人焉能急其難。致死而之生之。則天下之歸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俠者。必其與現政府常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也。其始也。所有行動。皆起於不得已。及其習焉。養成一種沈爵恣睢之特質。而勢力復足以盾於其後。則可已而不可已者有焉矣。太史公曰。俠以武犯禁。俠之犯禁。勢所必然也。顧犯之而天下歸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慊於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慊於天下之人心也。孔子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於霸者亦次節取焉。吾於游俠亦云然矣。雖然。爲俠亦有界說焉。曰。於政府所禁。其不慊於人心者。則犯之宜也。非謂凡所禁者。不論直與不直。而一切犯之也。若最初之俠。朱家劇孟之徒。蓋知此義。郭解以後。挾其藩籬矣。若史所記鑄錢掘冢。睚眦報怨。其手段一何卑劣也。其悖反於武德。抑亦甚矣。春秋戰國之武士。必不爲。卽朱家劇孟亦所不屑也。自解以還。風益不競。史公傷之曰。盜跖居民間者耳。則武士之面目。被

